



香



00933

圖書館藏

說小爭戰日蘇中

戰 大 東 遠

者記東遠駐國美
著原德赫·治喬
譯 今 語 王

(冊 一 全)



說小爭戰日蘇中

戰大東遠

著原德赫·治喬

譯今語王

乙 項第 4 1 號

出版物第 121 號

有所權版
印翻止禁

1937, 8, 1 初版

1—2000

1937, 12, 5 漢再版

2001—4000 冊

售經總司公誌雜海上

號二十六路通交 : 口漢

號九二三路北民漢 : 州廣

號四二三路馬四 : 海上

角 八 價 實

875-28
26

譯者序言

在世界出版界中，關於未來戰爭底假想的書籍，已經有幾十種之多了。

歐戰結束雖然僅是短短的二十年，在這期間中，人類還未及恢復創傷，不幸的母親爲了兒子底死傷而哭泣的淚痕還沒有乾的今日，人類正應該以絕大的果斷力來避免再蹈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間的覆轍，但是我們却看到了若干帝國主義國家正在瘋狂地準備着新的人類的大屠殺。

誰都知道，未來的大戰底主要燃火者，在歐洲是法西斯的德國和意大利；而在東方就是那軍國主義的日本。無論意大利、德國或是日本，都是如出一轍地要在戰爭中——在以弱小民族爲犧牲品的世界重分割中，求取避免資本主義經濟破產的方法，夢想以戰爭來挽救其必然要崩潰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剝削階級底統

言

序

國家圖書館



001685303

治。

日本底御用學者直截了當地宣稱：日本在亞洲、太平洋和遠東乃是秉承天意的主宰。田中義一底同情者底見地就更進一步：他們認為日本人不但是在亞洲大陸，即在歐洲也是當然的優秀民族。從此就產生了所謂的「積極政策」，而「九一八」就是它底實現底開端。

在田中奏摺以及黑龍會和日本軍部每年所發行的小冊子中，處處都表示着是向着同一個目標前進的：爲了未來的大戰組織了日本民衆，燃起了排外的愛國思想，使民衆深信歐洲國家和中國乃在合力使日本陷於孤立的地位，日本爲了自己底主權和民族底生存，不得不起而奮鬥。每一本小冊子底內容，日本總是以戰勝者的地位自居的，日本民族在勝利的戰爭之後，就可以把她底統治地位遠遠地伸張到亞洲以外去，而且能收穫勝利的果子。日本前陸相荒木貞夫在自己底小冊子裏寫過這樣的話：「……經過幾年的損失而戰勝敵人之後，日本民衆就可以享受

世界上一切的福利了……」

戰爭應當在什麼地方爆發，在西方呢，還是在東方？這個問題佔據了專門寫作戰爭小說和報告文學的時論家底頭腦。他們說，戰爭之火無疑地要在東方燃起來，因為日本統治階級現在是站在歧路上：不是發動戰爭以苟延其統治地位，就是實行剖腹自殺。軍國主義的日本，在中國的冒險，已經浪費了過多的生命、金錢和物力。中途而止，又絕不能做到。那麼只好孤注一擲地冒險了，但是對象呢？繼續侵略中國呢，還是進攻蘇聯呢？

我們看到，蘇聯自建國以來，就一向爲世界和平而奮鬥。蘇聯從未有過侵略鄰邦的野心，乃是事實。酷愛和平然而以實際行動來保衛其祖國的蘇聯革命領袖曾經說：「我們不要別人底土地，我們底土地一寸也不給別人」。不僅我們知道這句話，侵略主義的日本人也知道。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却故意把蘇聯描畫成赤色帝國主義國家，一個有「征服」日本野心的國家。

自從日本帝國主義佔據了中國最富裕的領土——東四省以後，五年以來，我們看見了日本軍閥是在不斷地向蘇聯挑釁，以便引起廣大衝突，不到一個月，在蘇聯國境上至少要發生一次衝突。蘇聯底忍耐竟至使人驚異，蘇聯對於侵略者放棄了應該斷然給予的打擊，而遵守着和平底信條，始終以和平手段來解決一切的衝突和糾紛。然而侵略者則不然，隨時都在準備反蘇戰爭，隨時都在蘇聯國境掀起糾紛，而今日，在華北，日本帝國主義者底屠刀，已經染上了民族抗戰英雄底鮮血——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僅是遠東的反蘇前哨，而且是東亞弱小民族底當前的大敵，所以這一英勇的民族抗戰，乃是答覆野心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底侵略，乃是答覆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反蘇戰爭中欲以中國人民供其驅使底不可能；這一鮮血淋漓的英勇的民族抗戰，將喚起無限的世界弱小民族的奮起，將促成日本帝國主義者自身的滅亡——這一反蘇戰爭底序幕——華北事件是侵略者維持其苟延殘喘，不得不做孤注一擲地燃起大戰底巨火，而民族抗戰，乃至蘇聯保衛國土所表現的

事實，是證明了誰是世界大戰底戎首。可是這並非蘇聯恐懼戰爭，蘇聯不但爲和平而奮鬥，而且準備對於任何擾害其民衆底安全和工作的人們，要給以斷然的打擊；對於弱小民族底解放運動，將以充分的力量援助，不僅給予侵略者以打擊而已。所以弱小民族抗戰底力量，與維護世界和平的友人——蘇聯聯結起來是必要的。上述的這些，在本書中便有力地證明了。

著者在本書中描寫未來日蘇戰爭底景象，表現得最明顯的，是蘇聯在維護世界和平這一前提之下，除了對於敵人在他所來目的地給以殲滅以外，在別人底領土上並不以戰勝者底地位自居，而是處在解放日本壓迫下的殖民地底地位。意大利法西斯在佔領阿比西尼亞的當時，會殘忍地屠殺阿比西尼亞的人民大眾，相同的，意大利和德國底「志願兵」在已經「征服」了的西班牙領土上，也是大批地屠殺人民。而紅軍則不然，紅軍在佔領日本帝國主義者作爲根據地的殖民地時，只有幫助當地的人民共同去打擊他們底敵人——日本底殖民地掠奪者。本書底作

者曾經以紅軍佔領滿洲和朝鮮以後，幫助當地人民共同反帝爲例子，證明了蘇聯的立場。

著者在本書中所描寫的紅軍，並不是帝國主義底嚮導，而是忠實的保衛祖國的戰士，是被壓迫者底摯友。

原文寫得非常生動而有趣。譯者是根據中國導報 (China Daily Herald) 逐日登載的「日落」(Sunset) (自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起刊) 而譯的。只是因爲譯筆很拙劣，所以只能努力保持原著底精神，以謝讀者。如果讀者有所指正，譯者當以至誠接受。

譯者一九三七·七·二十七於上海

一
夜襲

莫斯科急行列車快到伯力了。輾座車的包房裏，兩個乘客一邊收拾東西，一邊仍繼續着談話。空軍上校索樂維約夫向同行的裝甲車隊上尉布列瑪爾半說笑話，半鄭重地說：

「您知道，我永遠當臨近黑龍江橋的時候，總覺得有些神不守舍似的。可笑得很，但真是這樣呢！尤其是今天……這樣的霹雷，這樣黑暗的夜色，真是我們底可愛的鄰邦底勇者在空中消遣的好機會啊！一直到現在，他們還沒有利用過空軍做挑釁的攻擊。不過，誰能擔保他們將來不會利用它呢？」

「他們不敢啊，上校。他們已經得到不少的良好教訓了，所以他們當然是知道了我們底不客氣和我們底準備程度，而且知道得很清楚。」

「對固然是對的，不過我們底不客氣，早就是如此了，而冒險者仍然派了部隊到我們底國境裏來送死。您要明白，簡直是送死！對於他們算什麼呢，例如，當現在在大雷雨的黑夜中，把防空監視站底效能給剝削得等於零的時候，飛來把黑龍江橋炸燬了，這值什麼呢？您當然明白這是有什麼作用的。」

「那麼，那就是戰爭啊，索樂維約夫同志！戰爭啊！現代日本底統治者大概還不敢發動吧。現在當後方有着大得可怖的而同時懷着仇恨並且有同日本抵死抗戰底決心的中國，除非瘋了才會發動大戰吧？固然，他們並不是孤獨的。希特勒『同志』同波蘭底上校們是不會拒絕幫助三島的『亞利安人』的。不過，您大概也看見了吧，最近關於東京與柏林間底關係惡化的消息，越傳越頻。德國底傾銷政策已經逐漸地佔領了中國市場，德國之向南京供給武器也不能不刺戟日本：……不，他們不敢！」

「也許不敢，不過不要忘了——這種夜襲不一定要有政府底命令才會發生

的。這在現代的日本完全可能……嘿，這一道閃電！這實在是空中海盜底一個良好的黑夜。」

「別像烏鴉那樣不祥地叫啊，上校！」

火車底速度緩了下來，快到江橋了。車裏的乘客都擠到窗子邊，借着閃電底光，好奇似地貪看着那靜得很奇怪的大江。正落着稀而大的雨點，但並沒有妨礙了人們底視線。雷是滾着一般地響了起來。劇烈的霹雷在離橋很近的地方爆炸開了，突然地，震耳欲聾地，像附近爆裂開一顆砲彈一般的雷聲震撼了每個旅客；閃電底劍鋒極不規則地劈裂了夜底黑暗。在列車走近右岸的時候，一個新的，可怖的爆炸，震動了空間、江橋與列車。

「嘿，魔鬼！您看，您看！」上校非常興奮喊着，指着江岸旁邊底水中那從江底衝起的兩支火和水柱子。

不必等人喊出來，乘客們就已經很疑惑而驚恐地看見了這個不平常的現象。

「上校！這是魔鬼才會知道的事情。我底預言大概在意料中實現了。日本人轟炸江橋！您明白，轟炸啊！」

「是……什麼轟炸？您說夢話吧？」

「夢話，夢話，鬼纏住您了！您看見了嗎？……」

似乎在很近的什麼地方又發出了兩個爆裂的聲音把上校底話截斷了。火車很奇怪地痙攣了一下。列車停止了。車燈也滅了。

過道裏立刻就被騷擾的聲音佔據了。誰都不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在蠟燭朦朧的微光裏，乘客們在猜測和議論着剛才發生的事情。一個老人在拼命地向相談的對手證明是雷殛了附近的一輛客車。誰也不肯相信他，因為爆裂的聲音太不像雷殛的聲音了。

乘客們要走出客車去親身探視一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底企圖被阻止了。從車廂裏到橋上去是禁止的，祇有上校底中執委會的證章幫助了上校開了車門。

「上校同志！要小心啊，您看多麼黑！」車役在警告他。

「不要緊，反正能對付着過去就行了。怎麼回事，您知道嗎？」

「大概是奸人底陰謀……爆炸。幸虧列車還沒有損壞。狗養的，真會揀時候！……」

上校很小心地從火車踏板上走到橋上去，像摸索着一般地走到了橋上底人行板道上。雨點像潑下來似地洒到臉上來。到列車底尾端，就是到那發出爆炸聲音那裏去既沒有什麼意義，而且在這樣漆黑的暗中走過去也很危險。雷聲向遠處滾了過去，不大明亮的閃電也沒有作用了。突然，從岸上閃過來手電筒的燈光，很快地走近了上校底面前。持燈的人們走得很快。索樂維約夫決定等他們走到面前，以便一同去視那爆炸的地方。

「誰？」不知道是誰很粗暴地向上校喝問着，同時把電筒底燈光移射到他底臉上。

「上校索樂維約夫。」

「您爲什麼到這裏來？」

「我想看看那邊出了什麼事情。」

「上校同志，符號！」

守橋的軍官看清了符號以後，就准許了上校到爆炸地點去。

探照燈射出了巨大的、淡紫色的光柱，許多道光線同時掃探着低懸的密雲。

有時交叉着，有時分散開到四面，它們有計畫地搜索着天空。無益的工作！

地氈般的密雲很細心地掩飾着「天空的秘密」。探照燈像明白了尋找是無益地熄滅了。

突然，飛機底聲音從很遠的地方傳了過來。聲音越來越大，也越臨近江橋了。

「這是我底弟兄們哪！見鬼，我却在這裏站着。我若不被火車耽誤，我早就

到目的地了，並且也就同他們在一起飛了。」上校很懊喪地牢騷着。

「沒有關係，您還來得及。很明顯的，他們發動這次事情絕不是開玩笑的。」

「守橋的軍官發現了什麼似地說「這次的戰爭底氣味太濃厚了。」

他們走到了爆炸的地方。被驚擾的最後幾輛客車裏的乘客們都擠在客車旁的橋上。隨便車役怎樣勸他們回到車上去也是無效。

「上車啊，公民們。不要在這裏擠啊！」人們不大高興地服從了守橋軍官底命令，分頭走進車廂裏去。多數的人都聽從了。人們很騷亂地搶着喊：

「車都快翻了，我們怎麼進去？車都快掉進黑龍江裏去了。」

實在，最末一輛客車歪斜得很厲害，確有翻倒的危險。

「躡到別的車裏去，快點！」

車役強推硬擠地把旅客排開，守橋軍官和他底同僚，以及上校等，一齊在手電筒底燈光下視察着爆炸的地方。

離開最後一輛客車約有五十公尺遠的地方，一齊停了下來。再向前走就不能夠了。橋上堆了彎曲而翹起的鐵軌和鐵樑，前面再過去十公尺的地方也有同樣的東西。橋上的鐵架有一面很顯著地彎曲了。

「這些王八旦們燬得真不輕！鐵架大概要換新的了。上尉同志，您知道嗎？」
上校向守橋軍官發問「您知道是誰替他們造下了機會？」

「誰造下的？」

「你們，你們底照橋燈造下來的機會……」

「您大概等着那一個混蛋或是一個找死的人會游到橋柱下面來，冒着你們底機關槍的彈雨，在那裏做炸橋準備吧！沒有那樣的混蛋。你們爲了警備橋下面設的燈光恰好把江橋造成了空襲者最好的目標。」

上尉想要用上峯底命令爲理由來解釋，不過他底理由很不充足。
「到底還是您底主意吧！好吧，再見，我現在要回到車上去。」

上校消失在黑暗中了，只留下了沒有好結果的上尉以及一些他底同僚在小聲議論着空襲。

當上校在破曉穿過城走向他底飛機場的時候，天上的濃雲已經消失了。遙遠而蒼白的星光在閃爍着，城市還在寂靜地睡着。上校在飛機場底驟然出現，使得大家又驚又喜：他們都很愛戴他。

「這是哪一陣風啊，索樂維約夫同志？」同組的參謀長問他。「我們在六日週尾那天曾經等候你。我們這裏頗有些新聞呢。」參謀長於是就很興奮地把空襲的詳情報告給他聽。

「如此說來，是耽誤了！好吧。那麼，就是沒有能夠在敵人空襲之前迎擊，而是在擲彈後十分鐘才去追擊的嗎？那末他們還追得上誰呢？」

上校也明白向空中去迎擊敵人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情，不過，總沒有放過機會

罵幾句負監視責任的人。

「不對，若是用這種步驟，那末我們早被砸爛了，我們連飛起都來不及，炸彈却來得及把飛機、格納庫和人一總炸成碎渣，然後再崩到半空中去。」

● 交通兵送來一封剛才收到的無線電報。參謀長打開之後，一聲不响地轉遞給上校。「追及敵踪，已開火。達拉迦諾夫」。

「嘿！好傢伙！」上校很興奮地喊了，「不過，可不要追得太起勁了。否則給騙進了埋伏，不損失一點是逃不出來的。等着看吧，達拉迦諾夫是有經驗的小夥子，不容易受騙的。」

● 一小時之後，上尉達拉迦諾夫在上校辦公室裏向索樂維約夫報告着追擊底結果：「他們大概迷失方向了，所以我們很快地就追上了。不過他們却來得及躲到密雲裏去。少校伊凡諾夫立刻就發現了他們。這時候，風也幫助似地吹開了密雲，於是日本人就落在我們的手裏了。我曾經打算逼迫他們下降預備活捉的，可是

他們明白了，拚命地向旁邊衝過去，同時向我們開了機關槍。在某一個日本防空監視站上，我們被發現了，並且也被探照燈照着了。高射砲手發射了幾砲，不過立刻又停止，大概是看見了自己的轟炸機。這時候伊凡諾夫底飛機正攻擊着日本人呢。他們底兩架轟炸機幾乎是同時被擊落了。不過第三架却僥倖地逃走了……我認爲我底任務雖然沒有全部完成，但總是做到了，所以我就返回伯力來了……我們什麼損失也沒有，祇有三架飛機上中了幾顆機關槍彈。我們底運氣還算不壞。」上尉說完了他底簡短報告。

「好，謝謝你底工作！現在休息去罷。其實連我也該回家了……」

*

*

*

*

在家裏，妻很多話而又和藹地迎着索樂維約夫。「你真不知羞，米沙！扔下了行李自己也不回家，一直就跑到你那心愛的飛機場上去了。你真不是好人。我不吻你。就是這樣！」

「你不吻我，我吻你。」上校很溫柔地擁抱了自己底妻。她也忘記了她所準備的威脅而以動人的，愛好的親切回答他。

「我們底那個土匪呢？凱迦！」

「簡直是英雄！在少年先鋒隊露營的時候晒黑了，也結實了。真是個漂亮小夥子……像我一模一樣。」

「唔，若是像我，那麼就成了怪物嗎？」

電話底鈴聲打斷了談話。

「我是索樂維約夫。您是哪一位？你們那裏怎麼啦？啊……啊……這些死鬼！以後怎麼樣呢？……這些狗養的！……啊，好！謝謝！」

上校掛上聽筒之後，向妻很關心地說：

「我忘記告訴你了，凱迦，爲什麼我從車站一直到飛機場去了。是這麼一回事：當你還在甜蜜的夢鄉裏的時候，有三架日本轟炸機把江橋炸了。我們所坐

的那列火車順着江橋已經快走到江岸上了。真僥倖，誰也沒有遇到什麼不幸，祇有江橋……方才賽苗諾夫告訴我，他們又襲擊了伏羅希洛夫——烏蘇里司克城。六架飛機在鐵道連絡站擲下了許多燒夷彈。車站和許多建築物都燒掉了。炸死了十五個人，受火灼傷和炸傷的約有五十個人左右。他們底損失也不輕——三架在伏羅希洛夫城附近被毀了，兩架毀在離伯力一百公里左右的地方。可惜，我們底一架飛機被日本人打傷了，落進了滿洲境。現在這些『英雄』們一定會掀起很大的浪潮來，真難說這件事會得到什麼樣的結局。」

「戰爭啊！米沙，真是戰爭嗎？」

「難說。現在和平解決恐怕沒有什麼希望了……我得睡一會。明天，就是今天啊，大概很熱吧？若是沒有人叫醒我，那麼你在九點鐘把我叫醒吧！」

上校底妻坐在丈夫底床上，默然地而很愛護地撫摸着他底頭。

二 哀的美敦書

空襲的次日，即是一九三八年八月六日，東京底報紙簡直發狂了。關於襲擊伯力和伏羅希洛夫兩地底消息沒有來得及登載，所以在早晨九、十點鐘的時候，就發行了千百萬份的號外。

「布爾雪維克發動了攻擊我們的戰爭！」

「駭人聽聞的蘇聯底，暴行！」——號外是歇斯特里地喊叫着。

御用的通訊社——同盟通信社慷慨地向各報館供給着滿洲與蘇聯邊境上事件底材料。同盟社關於事件的第一件稿子裏說：

● 「加倫將軍發動反大日本戰爭。昨夜十一時有蘇聯軍用飛機數十架，利用大雷雨黑夜之良機，突然襲擊我方第□號空軍根據地，並向飛機格納庫施行轟炸。我方高射砲隊技術精良，當擊落蘇聯飛機四架，此外敵方飛行技術

異常幼稚，故我方飛機格納庫乃得無恙。

「於千鈞一髮之危機中，我中山大佐以下之聯隊升騰空中，即與數倍於我之敵方交綏，後卒將敵機擊逃。

「我方直追至黑龍江之上空。於伯力上空互鬥時，我英勇之戰士又擊落敵機一架，嗣奉最高當局之命令，始退還原根據地。

「昨夜幾於同時，另有大批俄機襲擊我第□號及第□號飛行場。我方受到防空監視站所發敵機來襲之警報，故亦在空中予以迎擊，並亦將布爾雪維克擊逃。迎擊初起之時，即有敵機一架爲我方擊傷，落於飛行場之附近。我飛行中隊追敵至伏羅希洛夫城：：嗣奉最高當局命令乃飛返原飛行場。

「軍政界認爲血腥而無人道之戰爭已由布爾雪維克發動。日本皇軍及帝國臣民必將此野蠻敵人於短期內殲滅之云云。」

晚報上爭用大字將日本致莫斯科底哀的美敦書底要點刊出。

在歷數加倫將軍部隊底「無數暴行」之後，外務省即提出要求：

- 一、將加倫部隊撤往貝加爾湖以西。
- 二、在蘇聯境內沿蘇聯及滿洲國國境劃出百公里寬之緩衝非戰地帶。
- 三、解除海參崴之軍事設備。
- 四、蘇聯軍隊之撤退及軍事設備之解除，於日本派遣軍事專門委員會監視之下執行之。

本通牒自交付蘇聯駐東京大使館時起計算，限四十八小時以內答覆。通牒底結尾是：

如不於要求時限內答覆，或作不圓滿之答覆，則日本政府認為因而所產生任何可能之事件，均由蘇聯政府負完全責任。

日本政府酷愛和平，苟蘇聯政府亦具誠意企求和平，則蘇聯政府當不至拒絕接受我方之要求。反之，舉世皆將洞悉蘇維埃聯邦之帝國主義侵略行爲也。」

三 東京底暴行

下午，在東京各中心區內已經有「在鄉軍人會」，「國光社」以及一切排外愛國主義組織等，開始召集盲從的市民大會。

喊着「打倒布爾雪維克」，「天皇陛下萬歲」，唱着軍歌，人羣在純熟的組織之下，走向麻布區赤坂溜池的蘇聯大使館那裏去了。

警察似乎沒有看見人羣底凶暴的情緒一般地不睬着。

蘇聯大使館得到日本友人底關於激動的人羣撲來的警告之後，立即通知了京師警視廳，並且請求警戒和制止可能發生的事情。警視廳很親切地回答：立刻就
有警隊派到。

羣衆毫無阻碍地擁到了大使館。大使館門前底崗位上孤獨的、唯一的警察很

顯然地同情於羣衆而悄然地消失了。

帶着激怒的嚎叫，羣衆撲到了大門。大門已經落鎖了。在院子裏狂吠着並且噉着狼牙的幾條狼狗正在往來地奔馳着。它們被木棍和石塊所擲擊，所以牠們更激怒了。

有幾個大胆的人爬上了牆頭，但是看到了狼狗底凶像就伏在牆頭上，不敢向院子裏跳了。

「打布爾雪維克底狗呀！」一個伏在牆頭上的暴徒在喊着。

院子裏又有木棍和石塊擲進來了，但是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這時候從人衆中擠出來兩個刑事犯似的傢伙。從污黑的和服裏掏出手槍來，他們就向狼種的狗開始射擊了。

一條已經浴了血的狗臥倒在地上了，哀憐地嚎叫着並且掙扎着要立起來。一顆新的鎗彈到底打死了牠。

突然間，從大使館底屋子裏發出了一個「來」的命令聲音，於是羣狗就很快地從院子裏消失了。

人羣擁近了使館大樓前面的時候，從窗戶裏發出來什麼人底喊聲，他是企圖壓下人羣底騷音，用日本語說：「警告你們，任何人，如果誰想走進屋子裏來，他就要被打死的！我警告你們……」

從人羣中發出了鎗聲，警告的人聲也就寂然了。

在這個時候，大使館秘書處正在向各使館發送筆記電話：

「蘇聯大使館通知貴大使館。現在有極多的強暴的日本人羣聚集在蘇聯大使館院內，並企圖擁進使館內部。人羣中有數人攜帶手槍。本使館底請求羣衆維持秩序的人已受槍傷甚重。本使館迭次以電話召喚的警察，迄今尚未到場」。

已經被堵塞了的大門雖然被羣衆所衝動，但並沒有破裂。衝門的人羣開始用不知從什麼地方尋來的大石塊在大門上猛擊。許多人砸毀了使館院內的小房子。在黑暗中發出了搗毀傢俱，磁器底破裂聲音和暴徒們底叫喊聲。

攻擊大樓的人羣終於把大門衝開了。丟開了堵塞大門的桌椅之後，暴徒們衝進了黑暗的前廳。

大前廳底黑暗和寂靜使暴徒們安靜了幾秒鐘，但是領導者却胡亂地向黑暗中開槍並且搶先向前進攻，領帶着在後面觀望不前的人羣。

在這個當兒，從前廳底暗處，突然發出一道光度極強的手電筒底燈光，眩目的地射到突進的暴徒底面前。發出來一片手槍聲，然後又有幾響單獨的槍聲，暴徒羣衆碰到了看不見的阻礙便騷亂地向外奪門而退，拼命地互相擁擠着。

正在這時候，警察到了，把羣衆勸到街上去。

前廳中的燈光明亮起來了。在無秩序地被搗毀了的木器中，發現了四個暴徒

，其中有一個是騷亂的首領。他已經死了，其餘的人僅僅受了鎗傷。

● 在視察使館院子裏其他屋子裏面的時候，發現已經完全被搗爛了：窗戶完全碎了，木器砸壞了，到處都飛散着碎紙，畫底碎片，照片和書底碎片。

颶風底摧毀能力雖大，也做不到像野獸般瘋狂了的羣衆所做出來的如此的混亂。

視察工作完了以後，警察長就要求蘇聯大使到警視廳去說明事情底經過。

使館職員雖然想要解釋他底要求是不合理的，但終於失敗了。他仍然堅持他底要求。

一等秘書只好用電話向大使請示。請示之後，他就轉向警察長說：

「警察長先生！奉敝國大使命轉達，敝國大使職權之內，並無與下級官吏談判一項。敝國大使委派本館三等秘書供給貴警察長所需的必要材料。」

警察長，他那與事無補的情怒簡直是沸騰起來了。特別使他瘋狂的是這些話

被在場的他底屬員也聽見了。

爲了挽回「顏面」起見，他堅決地拒絕了同「使館中的下級官吏」談話，並且要求以大使親自署名的拒絕說明事經過的書面文件給他。

「這完全沒有必要，警察長先生！您是被派來保護敝使館的，同時您自己却又提出無理的要求。關於貴警察長的行爲，我們一定立刻要通知內務省。再見，警察長先生！」

一等秘書當時就帶着其他的人們離開了前廳。只有兩個值日的職員留在自己底位子上。

警察長帶着詈罵和威脅的話離出了使館。警察們隨着他把死屍和受傷的也抬了出去。前廳又被黑暗所籠罩了。

防範暴徒們底再度的闖擊，使館底人員藉着手電燈底亮光迅速地把前廳底大門又堆上了臨時的障礙物。

早晨，東京底報販喊着：

「布爾雪維克向愛國的示威者開鎗了。最優良而最勇敢的愛國分子憲兵曹長細木死在卑賤的兇手手中了，另外有三個人被槍傷了。我們要打死兇手！」

「日本」報底社評在「我們要毀滅兇手底巢穴」底標題之下，作着再度攻擊蘇聯大使館的煽動。

日本勞農黨底機關報對於事件之客觀的敘述底結果，異常悲慘，報館和印刷所被不知哪裏來的一羣暴徒搗毀了。機器都搗毀了，館內的員役也被打得遍體鱗傷。

不過，各報紙除了誇大其詞地登載着向示威運動者開鎗的事件以外，幾乎是貪婪地在同時喊着最主要的事情——關於戰爭。

「明天下午六時，我方通謀的時限就屆滿了。明天就可以揭開莫斯科當局底

愛好和平的假面具了。對方能接受我方底要求一事，已毫無希望。任何人都深信布爾雪維克黨人們一定要發動攻擊我國的侵略戰爭。」

*

*

*

*

東京底各街頭像祭日一般地都被旗幟所裝飾所點綴了。一羣一羣的人們帶着愛國主義底叫喊和歌唱，擠到廣場和神社裏去。看着他們底那些興奮的甚至於帶着喜悅容顏的官吏們、店夥們、小商人們和大學生們簡直有些奇怪。今天的日子是爲他們所佔有了。他們「自由」地要求着戰爭。到明天他們要變成炮火的食糧，並且將被遣送出去爲武士道精神、爲「王道」、爲偉大的日本、爲祖先、爲子孫、以及爲一些魔鬼才能知道的一些什麼東西去犧牲。

牲畜般的人羣在報紙底鼓動、喊叫和「黑龍會」、「在鄉軍人會」、「血盟團」以及數十個其他法西團體的魁首底呼聲鞭撻之下，擁到了廣場和神社。

在「表忠碑」底祭壇前面，薩伐·達尼雷契，荒木將軍帶着他底同功袍澤們

迎住了羣衆。羣衆略微安靜一點的時候，荒木開始演說了：

「大和民族！現在的遠東情勢和全世界情勢正在昭示日本有出動底必要。日本已經秉承天意而完成了第一步的工作；滿洲和內蒙古已經由中國政府橫暴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了。我國皇軍所到的地方，是發揮其現實偉大能力的地方，現在那裏都保持着和平與安甯。皇軍從不無因而發地運用他們底武器。祇有和平與正義才能使皇軍拔出他們底寶劍，而這只是實現其理想的唯一方法。」

「日本是如何地愛好和平與追求全人類底安甯與幸福，憑天皇底勅書上可以很明顯地證明這些。」

「但是，侵略者——赤俄帝國主義底瘋狂已經幾百次地在滿洲境界上破壞了和平，以完成其挑起與日本作戰底陰險而卑鄙的企圖。我們已經忍受了許多侮辱。但是最近的凌暴，我們不能再忍受了。爲了保持和平，皇軍和全

民衆都應當一致地起來擊碎我們底敵人。

「三十幾年以前，我們曾經給了他們以極重大的打擊，在那次之後，他們底元氣許久沒有恢復過來。現在我們應當給這個無理性的敵人一個最後的打擊」。

演說終了時的詞句，完全爲羣衆不知所之的「萬歲」底聲音所淹沒了。

四 世界底不安

全世界都被遠東傳來的新聞所刺戟而不安了。報紙簡直有些供不應求的情勢。在各報館裏都擠着許多等待號外出版的失業人們，以便藉它能夠賺一些錢來糊口。「戰爭」這一句話永遠掛在人們底嘴邊。戰爭底威脅雖然很遠，但是每一個人都非常明白這種威脅有陡然轉變爲全世界大屠殺底可怖的危險底可能。

戰爭！戰爭！……報紙都用最大的字體標題着。戰爭！千百萬人都在戰慄地重複着這兩個字。

戰爭！小戰爭兒啊！世界上的投機家、掠奪者、血腥的軍火商都在愉快地嘻笑着。

交易所裏發生了空前未有的活躍。軍火工業底股票飛一般地騰漲着。日本

股票底持有者拚命地向外拋出手中的股票。交易所裏沒有一個人相信日本會勝利的。

沒有一個歐美底正當報紙相信日本方面所傳出的關於伯力和伏羅西洛夫城那裏所發生的事件。同盟社底創作太明顯了。倫敦泰晤士報在「對換角色」底標題之下，在最近五十年來日本所參加過的戰爭底檢討中，有這樣的話：

「日本僅有過一次遇到真正強大的敵人底機會——這就是日俄戰爭的時候。當日俄戰爭終了的時候，日本已經涸竭了所有的一切財源，倘若俄國當時再支持下去，日本一定會瓦解的。日俄戰爭中的勝利如同在一切戰爭中一樣，並不是日本軍隊獲得了的。不是！日本不過是碰到了俄國革命底好機會而勝利了。當時俄羅斯底政府是正處在無能力而拙笨的時代，因之她沒有能力忍受內外兩重的壓迫——主要的還是內部的。」

「第一次日俄戰爭以及所謂日德戰爭，如果嚴格地估計一下那末這兩次

戰爭都談不到戰爭兩個字。至於與雖然廣大有如洪水而實質上是非武裝的並且是無力的中國戰爭，那不過是現代化的、強有力的日本軍隊底武裝行軍而已。以六萬大軍壓迫四千名駐青島的德國衛戍軍的日德「戰爭」，尤其可笑。

與現在的俄國作戰，那不僅是對於日本軍隊，而同時是對於日本政策作整個的、嚴重的測驗。

「日本會不會成爲一九〇五年時代的俄羅斯呢？」

只有法西斯德國底報紙和一部份波蘭底報紙，帶着很明顯地掩飾的喜悅調子，反應着遠東方面的新聞。這些統治者和民衆意見杜造者公開地表示他們希望着「人類脫離莫斯科所產生的、對全世界文化和進化的長時間威脅底到來。」但是對於戰爭底恐怖，就在這些國家底報紙上也時常流露出來。

五 莫斯科

莫斯科是這般安靜，如同一個自信其具有裕如能力的人那樣安靜。

但在安靜之中，也有些與往日不同了。在工場裏、在機關裏、居家與街頭，隨便在什麼地方，遠東方面底新聞成了熱烈討論和爭執其將來結果底中心題材。時常也可以聽見「戰爭」兩個字。回想一下幾十次日本在邊境上的挑釁底結果，由於戍邊的紅軍嚴厲地給予的反擊，知道自己底力量確是高於日本軍力，所以許多人都認為日本不敢發動戰爭。就連這一次，許多人都以為日本軍事冒險家既然受到這樣的打擊，像以往的一樣，那麼又應該安靜很長的時間。

祇有軍事當局和密切地注意事件發展底趨勢的人們，沒有那麼過份的安靜。而同時，生活底另一方面正在活躍着。休息日中，汽車、無軌電車、有軌電

車和地下火車都在奔馳。在文化休息公園中、在莫斯科河上、處處都有人們在休息和娛樂；到處可以聽到歌唱、戲謔、樂隊和留聲機底美妙的聲音。

許多露天跳舞場中，都被青年的男女擠滿了。食堂和咖啡館裏也充滿了快樂的青年男女底喧嘩、笑聲和戲謔。

偉大的都市在休息和快樂。

戰爭底霹靂並沒有震驚這些壯健的、富於肌肉的健兒和姑娘。前輩們曾經談過他們所經歷過的窮困、饑餓和英勇地對內的解放鬪爭那些事情。但是現在的情形難道能夠和那不知道多麼久遠以前的情形比擬麼？現在，國強了，人們也有力量而幸福了！讓音樂響着吧，讓歌曲唱着吧，祖國用到我們的時候——我們會像惡魔一樣地去打仗！

在午夜十二點鐘的時候，無線電報告着東京底暴徒搗毀了大使館和東京以及其他日本大都市中所舉行的挑戰的示威運動底消息。

在哈爾濱的高察果夫黨徒和謝米諾夫指揮下的白俄把蘇聯領事館和蘇聯小學校搗毀了，幾百處蘇聯人底住宅遭到了搶劫並且被搗毀了，幾十個無辜的人民也被打得遍體鱗傷。強盜行爲表現之後，暴徒們又舉行了一個大會，大會中俄國的法西斯「黨」黨魁羅宰耶夫斯基大聲疾呼了：「每一個忠直的俄羅斯愛國份子都應當爲『祖國』底服務盡天職，並且應當竭力幫助大日本皇軍以向奴化俄羅斯的布爾雪維克黨徒進攻。」

在大呼「俄羅斯底光榮」之後，大會議決：「向日本當局呈遞請願書，請求逮捕一切蘇聯公民，並且送到反省院裏去。」

莫斯科底報紙，第二天把這些新聞和日本提出的哀的美敦書一齊登載了。戰爭之不可避免已經成爲每個人最明瞭的事情。

在下場裏、在營業所裏、在機關裏、在千百個大集會上的宣傳員們一再反覆地闡明着遠東底事件，並且要求以共產黨爲中心而結合的人們準備起來，準備在

政府與黨底第一聲召喚中，立即站到保衛自由和幸福的生活以及和平的勞動底旗幟下面去。

巨大的「鋼珠」工場大會上，工場長卡加諾維契很簡單而扼要地敘述蘇聯爲和平而奮鬥的功績，蘇聯爲保護和平已經不是第一次向日本軍閥讓步了。——

「但是，同志們！我們不能無限度地讓步。日本軍閥要求把遠東軍管區的紅軍調到貝加爾湖以西。這是什麼意思？誰都明白這是日本人想要很快地侵佔我們底遠東啊！這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進一步要攫取西伯利亞。日本軍閥底貪慾簡直是無底的深壑。我們固然希望和平，但是我們不能以我們底城市鄉鎮和不僅流過汗，而且流過遊擊隊和紅軍底鮮血的土地，以及葬送幾百萬勞動者做日本底奴隸等這樣昂貴的代價去換取和平。

「我們固然要和平，但是我們絕不要征服者面前底卑鄙的和平。沒有人征服過我們，也不能有人征服我們！我們底相當強大的力量，足夠與以一個

重大的回擊，答覆人家給我們的進攻，這個回擊不但可以使日本冒險者一世不會忘記，並且可以使一切好大喜功的輕舉妄動者也一世不會忘記它。

「不僅過去，而且將來我們也絕不是日本民衆底敵人。我們沒有也絕不能有敵視他們底理由。日本民衆都是在死刑威脅底恐怖和虛偽的排外愛國主義底宣傳之下，才到戰場上去的。我們和日本民衆底共同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日本資本家、大地主和軍閥們。日本兵士們一旦覺悟到這一點，他們自然會把他們底鎗口轉向自己底真正的敵人那一個方向。我們將與日本民衆同時獲得勝利！」

「但是，這不會自己到來的。我們必須以我們底陸海空三軍底偉力，應用絕大的能力與毅力，作毀滅的打擊，以圖與勝利迅速地接近。」

「今日日本底統治者尚不曾懷疑到，而且也不肯想到他們引起了多麼強大的對他們的回擊。這樣，他們就滅毀了自己。」

「我們一向所避免的戰爭，在這次很明顯的是不能避免了，它給每一個蘇聯人，每一個勞動者底肩上都放置了極高貴的责任。我們底親愛的紅軍將在火線上表現他們底世間所從未看見的英勇。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深信不疑的事。

「我們在後方的人也應當表現出不讓於前方的英勇來。如果幾百萬勞動者在平時把所有的力量都貢獻給偉大的社會主義底建設，那麼現在當戰爭之烈火在社會主義的祖國底頭上燃燒着的時候，我們越發應當把所有的膂力，能力和智慧完全貢獻給保衛祖國的事業上。每個鋼珠工人能在指定生產量以上再增加它底生產，那就是等於多製出一顆爲敵人而預備的槍彈。」

在報告底結論中，「諸位同志！請允許我引用一句親愛的約瑟夫·維薩良諾維契底話：『我們不要別人底一寸土地，但我們也不給任何人以一分土地。』」

數千個聽衆底鼓掌聲在報告完畢之後，越發地響亮了。

在震喊鼓掌聲中溶和了口號：斯丹林萬歲！紅軍萬歲！撲殺日本帝國主義！

六 覆 謀

在哀的美敦書時限屆滿的前一小時，蘇聯大使帶着秘書向外務省出發了。東底街頭一如昨天一般的囂鬧。隨時都可以遇到囂叫的「愛國者」羣。晚報在拚命地銷售着。在外務省附近的街上擁擠着極多數的人羣，多得使大使底車在不斷的鳴着喇叭中只能緩慢地前進着。

人們發現了這是蘇聯大使的車。就立刻發生了詈罵、嘲笑和威脅。

「看啊！看啊！車上乘着的是殺害日本人的懦怯的兇手啊！」

「打啊！」

「把他們拉出車來！」

不知道從哪里來的年青而手快的日本人，從車上把紅色的旗子扯了下來，在

人們底嘻笑與鬨叫之中，扔到地上去並且在旗子上面不斷地踐踏。

突然响了一個銳烈的槍聲。大使趕緊把放在前面座背上的手抽了回來。但是已經來不及了，從受傷的手上汨汨的向外流出了鮮紅的血。

「彼得·依凡諾維契！衝過去！」大使命令着司機。

不斷地鳴着喇叭的汽車迂緩地向前爬了過去。聽着槍聲的警察趕過來排開了一條路，汽車這才走快了一些。

秘書把自己底襯衫撕破了，代替了綑帶很匆忙地、很不安地而又很拙笨地爲大使裹紮着受槍傷的手。因爲匆忙與不安而使撕下來的布塊頗有些不聽秘書的指揮。

「把布條扯長一點，別着急，不會要命的！」大使在向秘書說。

汽車到達外務省的時候，秘書已經把大使底手包紮好了。

「您底手這個樣子了還要到哪裏去，彼得·瓦西力耶維契？」

「到外務省去，朋友。到外務省找有田先生去。讓他也看一看他們底國內的英雄幹的事。您看，離開哀的美敦書的時限還有半小時了。大概有田先生等我們也很着急吧。」

受傷的手起了劇烈的奇痛，血已經滲透了臨時的綑帶。大使咬緊了牙齒來忍受着疼痛。

乾瘦的、在日本人中間是身材長大的有田帶着有訓練的微笑迎接着大使，一眼就看到了受了傷的手，就忘記了常有的寒暄語。

「貴大使受傷了麼？是汽車出險了嗎？」

「不是，我恐怕這是日蘇關係出險了。」

「是……？」

「貴大臣當然已經知道昨天的羣衆中不知是什麼人把敵使館的職員給打傷了，在十五分鐘之前，本大使也受了同樣的遭遇。」

「對於貴大使發生如此不幸的事情，本大臣非常遺憾。閣下需要救急治療的。本大臣立刻就召喚醫生前來。」

「謝謝，本大使現在不能讓醫生治療：現在差十分鐘就是六點鐘了。本大使來此是爲了轉達敵國政府對貴國底通諜的覆文的。同時，藉此機會，本大使對於羣衆攻擊使館，槍傷使館館員，攻擊本大使，以及服務於日本及滿洲機關的白俄底攻擊哈爾濱蘇聯領事館及慘暴無理地毆打蘇聯人等事件提出嚴重抗議。」

外務大臣底態度很安靜，但是從他那職業化的安靜態度中，也可以看得出很難保持的不安來。外務大臣底手指神經質地痙攣着。

「本大臣對於貴國與敵國之間，尙無高度的諒解非常惋惜，但始終却希望兩國能努力排開一切障礙而達到互相諒解的程度。希望貴大使個人底健康早日復元。希望貴大使能允許向閣下介紹醫生，並能陪送閣下到治療機關作一點必要的服務。」

富於經驗的老官僚繼續談着祝福的話，把受傷的大使送到了前廳，在那裏就很誠懇地同大使分別了。

外務大臣獨自留下了，不耐煩地把蘇聯政府對哀的美敦書的覆文拿了起來。

蘇聯底覆文非常簡單：

外務大臣閣下：茲奉敝國政府之命，本大使謹向貴國一九三×年八月六日之通牒奉答如左。

貴國所稱八月五日之事件，毫無事實之根據，至貴帝國政府通牒內所提之要求各點，亦毫無接受之可能，是以蘇聯政府對此予以一併駁覆，並以判明真象爲目的，蘇聯政府要求立即舉行關於立即成立日蘇兩國派遣代表出席之調查八月五日事件委員會之談判。

蘇聯政府並爲預防戰爭起見，重申其以往所一再主張締結不侵略條約之

原意，而要求日本帝國政府立即舉行關於締結前述條約之談判。

謹致最高之敬意……

外務大臣懊喪地把來文擲到桌上，很不安地在辦公室裏踱來踱去。

「戰爭?!」

「這多麼危險！皇朝、帝國、三千年來的歷史……一切一切都要作孤注一擲了！也許？……」

外務大臣從思想中捉住了這個「也許」；同時突然想起來很久以前所學過的一句話言來：「凡不能把握住必勝的軍隊，它就已經被擊潰一半了。」如果這樣，那就糟了。——大臣很簡單但扼要地向自己說出了這句話來。

門外有書記官在謹慎地敲着門。

「陸軍大臣閣下。」

陸軍大臣並沒有等候屋內人底讓請就挺然走了進來。他是有田底老同學，並

沒有經過什麼客套，陸軍大臣就開始談話了。

「覆文收到了嗎？我聽說俄國大使出了什麼事情嗎？」

「其實也不過什麼浪人把他打傷了而已。這就是覆文。」大臣把覆文交給了陸相。

「你看！這步棋走得不壞。李維諾夫老頭子這步棋走得真聰明啊！」

「是，你說得很對。他們這一下既有力又巧妙，而且你連反應它都不容易。不過，話又說回來，現在反應也未必有什麼用處了。」

「不過你要明白，先生！他們憑這幾句話就把我們像一個侵略者一般地，送到整個世界底面前了。」

「對於這種事，現在也該習慣了，我底朋友。我們也不是第一年同世界底輿論隔絕開的，迄今却也沒有因為這個生出什麼不好的事來；當然，假如第六強國能同我們站在一起倒也更好呢！……」

「……歐美各國底那些頭腦簡單的官吏們和懦弱的統治者們，現在寧可不惹動世界燃火者的共產黨們，只要後者不去碰他們就於願已足了。將來怎麼辦呢？他們對於將來只是守着十八世紀法國貴族底那句混蛋格言：『但圖現在，將來發大水也不管它。』」

七 四頭會議

辦公室裏走進了海相和藏相，他們很快地、默然地把莫斯科底稽諜看了一遍。四頭會議是由外相底演說開始的。他說得很慢，並且時常作着長而重的間歇。

「我們必須要審察一下莫斯科對我們，不客氣地說就是哀的美敦書的覆文。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應當最後決定而不遲疑地解決對俄羅斯戰爭底問題……這個問題底提出於帝國政府底面前，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而每一次都總是因為這個或那個原因就一直延擱到現在還沒有解決。依現在的局勢看來，我們似乎不能再延擱下去了，因為我們必須立刻決定發動戰爭或是決然放棄戰爭兩條路中的一條。時間一物是主持戰爭的證物，無疑地它是在同我們對抗着。此外，我們底國內的情勢也在要求着戰爭。不過，我以為反對戰爭

底理由或者還要多一些……

「頭一件，我們差不多是孤立的。本人對於德國頗不敢過份地希望。我並且深信，如果德國肯同我們作一致的行動時，那麼她所要求的補償數目，將恰等於我們所奪得的數目。關於這一層，陸相閣下必能作一個更詳盡的解釋與提證。」

「與現代的俄羅斯作以一對一的搏鬥，對於我們是非常費力的事情。而況也決不會以一對一，因為中國即或我們承認給她以巨大的擔保讓步和允諾，她也不會同我們取一致行動的。」

「我們底讓步既能喚起她底食慾，同時也能揭露我們向她示弱來。即或我們能夠收買多數的中國軍人，中國也不會同我們站在一起的。我們不能自己騙自己——中國人底仇日的心理是不可忽視的。中國決不會保持中立的。」

「中國底領袖如果不利用第二次日俄戰作反敗為勝的復讎戰，那就等於

自殺一樣。是的……無論我們願意不願意，中國一定會同俄羅斯聯合的。不止如此，即或我們能夠獲得中國底中立的諾言，中國也由不得政府作主，而是要和俄羅斯聯合一致的。這事使我非常關心，同時我以為這事也未必不使別人不安。雖然我們底軍力強大，但我總以為在現代場合下與中蘇作戰是一件不祥的事情。是的，是不祥的事情。」

藏相點了一下他底頭，表示同意。

「世界底輿論都反對我們，同時我們又知道英國，尤其是美國以戰爭來削弱我們底力量的情事，任何一國也決不會反對的。」

「彼時，遠東將沒有阻撓歐美國家奪取遠東底力量存在了。俄羅斯底軍隊，中國本身底反抗及與我們競爭的國家這三組力量，將迫使我們冒險——以至於使我們在中國長時間甚或永遠不能立足。」

「如果我們現在不發動戰爭，那麼這種危險我們就可以避免了。是的，

我們可以避免的！

「我一再想過了因與俄羅斯¹戰而生底結果。我恐怕共產主義的俄羅斯會把滿洲、朝鮮甚或一部份日本人，鼓動起來反對我們。如果使用這種方法，那將是對我們最危險的武器。

「在第一次日俄戰的時候，我們不必顧慮到這些事情。然而現在我們必須估計一下所下的賭注：帝國國運、皇朝、我們底社會、政治、經濟的一切制度和體系。我實在不敢負起戰爭底正面的責任來。

「我底意見以為可以同俄羅斯締結不侵略條約，以便等待一個更好的開戰機會底來臨。

「我並不反對戰爭，因為我們同蘇聯底並存，那對於我們是太危險了。如果沒有人能使我相信我過份誇大了的危險的話，我是反對立即開戰……或是不久以後就開戰的。」

藏相開始演說：

「有田先生，您底畏懼，我頗有同感。犧牲幾百萬人命和若干百萬金元底問題，解決起來頗不容易。

「隨便什麼樣的戰爭，無疑的，都含有冒險性的。不過，當我們在朝中決定應否開戰的時候，我們另外還須要把勝敗兩事底可能也都估計到才對。所以，如果冒險性過於巨大的時候，那麼何妨就忍耐一步，忍耐那危險的一步呢？！

「我認為，如果我底觀點並沒有錯誤的話，在現代戰爭中幾乎扮演着左右全局的角色的，是交戰雙方底經濟和財政。

「戰爭會吞下去駭人聽聞的鉅量的五金、石炭、石油、機械、金錢。這是在火線上。

「後方呢？

「憑現代軍事技術和武器底威力而論，我國隨便哪一個地方都能為燬滅武器

所及，戰爭同時也能把後方底鉅量寶藏吞噬下去。我國經濟底和居民底中心，苟一開戰，無疑地即將被或深或淺地毀壞。

「我們能不能，以及能夠多麼長久地供養着無饜的戰神呢？會不會在我們所計算到的勝利應該到來以前，即可發生經濟和財政底破產，因而決定我們底崩潰呢？」

「我國底國債，諸位都知道，是一百二十萬萬元，農村所欠銀行、大地主和高利貸者們底債款又有八十乃至一百萬萬元之譜。這就是說，每一個日本人，甚至連初生的嬰兒底身上，都負着三百元的債務。再行增加捐稅底負擔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差不多已經走到極端了。」

「希望向國外舉債，如果數目過大，那是不可能的。所餘的方法也只有：使用現金準備，舉內債和通貨膨漲三種了。」

「以第一和第二兩個方法按通常戰爭每日支出計算，依我們底經濟家和財政家底推算，我們只能支持二百天乃至二百五十天以下的大戰，再多，我們就不能

支持了。

「可是誰又能担保戰爭一定會勝利地完結於這個可能的期間內呢？！

「當然，我們還可以採取第三個資源——通貨膨漲，不過這個辦法，並不具有良善的效力，同時又是非常危險的辦法，我們也只能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才能採用。

「這種計算底標準是按日俄以一對一的方式為標準。若中國再加入對我國作戰時，那麼此種情勢，當然更形惡劣了。

「自然，德國若獨自或帶着芬蘭與波蘭一起加入反俄羅斯戰爭時，此種計算當然會向有利方面猛躍的。

「無論如何，我認為現在同俄羅斯作戰，依經濟底觀點看來，總是有冒險性在作梗。

「另外，我們不應當忘記我們底敵人最近十五年來在經濟方面，突然進步了

許多。俄羅斯產鋼量比我們多六倍，銑鉄多五倍，石油多十倍，每年的汽車生產量有五十萬輛，有色金屬底生產量較我們多很多，據統計報告蘇聯底產金量佔世界第一位，每年生產黃金三十五萬餘公斤。他們底飛機工場每月可以造出飛機至少四萬五千架以上，質言之，較我國飛行工業全年的產量還多。

「這些簡短的數字就很嚴重地告訴我們：我們單獨與俄羅斯一國作戰是不能的事。」

「俄羅斯既然自己願意簽訂不侵略條約，我認爲這個要求可以接受。」

陸相很不高興地聽了這些話。對於藏相，他早就沒有指望着，但他却沒有想到他底朋友有田也會反對速戰論。實在說起來，連陸相自己也還沒有對這個問題作最後決定，並且他對自己也承認他堅持的態度並不澈底，尤其是當一個軍人處在如此嚴重的時候。

但是，他現在是天皇陛下底軍隊底代表。

他不能現露出他是在動搖中。在這次會議席上他應當比任何地方都要說出些更爲堅決的話。

陸相開始演說了：

「我非常明白你們底恐懼，我也頗有同意之點。關於以帝國存亡做賭注一節，你們並沒有說錯。

但是，我們恰恰因爲這一點才應當表現出堅決的態度；也就恰恰因爲這一點我們應當立刻，而不是等到尙不可知如何久遠的將來，作「戰」與「否」底決定。

我恐怕你們沒有能夠澈底地考慮到時間底實在性的問題，如同有田先生在他底演說詞中所提及的。應當清醒地承認——時間是在同我們對抗着。因此我們就應當把對俄開戰底問題決定下來。

動搖與遲疑的人們曾經放過了以前的一個最良好的機會。這是說當昭和五年——六年（一九三〇——一九三一）的時期，彼時正是俄羅斯國內大改造與鬥爭最

激烈的時期，彼時的幾百萬農民在對外作戰的條件之下一定會發動內戰的。百年一次的機會被輕輕地放過了。歷史永遠不會忘記那些放過機會的、有罪的執政者們。」

陸相又向藏相說：

「您舉出的數字都是正確的，但是您並沒有提到日俄兩國工業生產高度間的距離是年復一年的在加寬，其中惡劣的部份是屬於我們的。如果他們底產鋼量現在六倍於我們，若是再過三年，或是四年，那麼一定會十倍於我們了。其他生產部門當然也會如此的。」

「因之，我們對俄抗門底工作必定越來越困難，困難底情形當然是年甚一年的，並且一定有那麼一天，俄羅斯會有扼住我們底喉嚨而索討滿洲、朝鮮和樺太島的那一天底到來。」

「她會盡她所喜歡的向我們索討，而我們就只好向她投降。」

「如果我們現在不運用重大的打擊去克服俄羅斯以作預防，那麼我們不久的將來就會有如此的遭遇的。你們說，我們是孤立的。但是憑什麼或在什麼上能担保我們不再繼續孤立呢？我以為會有別的情形出現：羅斯福底美國在完成其超過需要的軍備之後，即可成爲我們不能置之不顧的新軍事勁敵之一了。現在我們還可以對於這個敵人漠然無睹地處置他。

「中國呢？再過幾年之後，她會成爲較之現在絕不可比擬的強大。土肥原將軍及其繼承者底活動，結果大出意料之外。

「如果我們立即與俄羅斯開戰，那麼我們還來得及使中國無害於我們——利用大批收買和挑撥內戰，必要時我們還可以用武力來制服她。總之，中國有使她在我們對俄作戰期間中完全中立化底可能。

「對俄作戰上，我們可以不必期望我們自己底力量，我們可以期望反對蘇聯制度者，我們可以儘量利用他們底積極的力量。從二百萬流蕩的白俄中，我們可

以用很少的金錢收買七萬五千乃至十萬名謝米諾夫將軍式的御用軍隊。幾十萬名流配政治犯底家族和親友們；爲共產黨所毀壞了的，以往生活充裕的人們，一定也能分出幾萬人來幫助我們，作顛覆他們所怨恨的政治制度所應有的行爲。初步，我們在遠東先組織一個滿洲國式的國家，在法律上一切都由俄人充當領袖，實權則一切都由我們操縱。

「我同樣也期望德國能有現實的幫助給我們。在爭奪中國上，我們底利益越來越相接近了。

「德國現在還不能同俄羅斯開戰，因爲她一來怕法蘇協定底力量，二來她對大戰底準備尙不充足；此外，她同我們一樣地幾乎是處在孤立的狀態中。她在我們給俄羅斯以極重的打擊之前，絕不會動手的。

「不過，同時俄羅斯也不能過份地希望她底同盟者；她只能期望自己底力量。所以，我認爲未來的戰爭有可能是以一對一的，決鬥一般的。在這次戰爭中，

我們底勝利的機會比俄羅斯底機會多得極多。」

將軍不再做聲了。他幾乎沒有聽見海軍方面底同僚在很無力而又枯燥地向政界大臣們證明着非立刻開戰不可的簡短演說。海軍上將提出了可以把日本底主要的敵人——美國與蘇聯個個擊破底戰略。他又說到這兩個有結合可能的日本底死敵，是準備從日本手中奪取朝鮮、滿洲和內蒙的，因此日本將會由現在一等強國底地位一落而為可憐的三等國家。說到這裏，他簡直興奮起來了。

將軍照舊在沉思中緘默着，他在思想中「對自己」演說着。自信力又離開了他。德國嗎？她底態度比什麼都厲害地使將軍感到不安。他知道德國法西斯底領袖們，是在如何貪慾地搜尋着國外底掠奪與殖民地。

意大利在菲洲底勝利給了他們以希望。不過意大利是準備了三十年而後才發動戰爭的。固然德國也許不必準備同樣長的時間，不過若是現在同俄羅斯去打仗，同時也許會同法國、捷克甚或與英國去打仗，不，這太不可能了！若是同中國

一齊對日本作戰，不是比這個簡單而容易得多多嗎？

在這裏誰也不能打攪她。看吧！台灣、朝鮮、南滿、樺太島、以及太平洋中幾十個有軍事要義的島嶼——那寶貴的戰利品，真值得爲它們冒險一次啊！若是布爾雪維克們不肯讓我們有朝鮮與樺太島，那麼德國不肯讓我們有的，一定更多。

到臨了的緘默（海軍上將底單調演說已經完畢了）使得陸相不再沉思了。

「怎麼樣，諸位！我們底意見分歧了吧？！我恐怕我們底武裝同僚們並沒有使我極度相信，其實，就是藏相似乎也與我們底意見不相融洽吧？！」有田說。

「不過，有田先生，您並沒有想到，假如我們在致送哀的美敦書之後再接受莫斯科底提議，那對於我們簡直是慘敗，我們將爲全世界所嘲笑啊！這對於我們底威望是有絕大的損害的。」陸相帶着很明顯的憎惡說。

一個沉重的間休。有田回答說：

「並不完全這樣，我底朋友！外交上有許多不丟顏面而確能從困難處境中找出路的辦法。我們現在用一用這樣的辦法還不算晚……尤其是如果我們知道俄羅斯不願意同我們開戰的時候。」

「雖然不願意，但却轟炸我們底空軍根據地，毀壞我們底飛機……」

「是不是在這些事以前伏羅西洛夫城的鐵道聯絡站和伯力底江橋就被炸燬了呢？」

「不能同你講話，有田先生！如果一有戰爭，那你就不能作大臣了。」

「你說對了，如果一有戰爭，我就不會作大臣了。」

出席會議的人們都陸續散了。

八 紫維了夫少校底失眠夜

紫維了夫少校已經失眠兩夜了。自從日本人襲擊伯力和伏羅希洛夫城之後，空防部隊底工作特別含有責任性了。紫維了夫所率領的空防部隊底駐在地，恰好是極重要的——它駐在海蘭泡和西伯利亞鐵路主要交通站——保赤卡列佛之間。這些夜裏，因他底命令也不知用探照燈搜索過天空有多少次。每一次的警報都是白費事的——探照燈所照見的，只是蘇聯空軍底飛機而已。

於是，今天又失眠了。巧不巧，副隊長一個禮拜之前休假走了；才三個禮拜之前少校就結識了一個共產青年團女團員，她是快樂的、聰明的、而且又是誘人的。現在若是同她在星光下並肩散步該多麼好！

夜裏十點鐘。天空裏非常平靜。

連自家底飛機也不知道爲什麼聽不見了。

煩悶啊！……

電話鈴響了。紫維了夫很不高興地摘下了聽筒。

「你是誰？啊？你們那裏有什麼事嗎？」

「紫約了夫同志！從西南方聽到了飛機底嗡嗡聲。大概在十架以上，而且越來越近。它們現在已經飛近「字第七號防區了。」

「好吧！向兩方面都偵聽吧！」

紫維了夫用電話把不知所來底飛機飛近的消息，報告給防空區司令部，通知探照燈手和機關槍手們「準備再待新令」，通知了防空燈火管制部，通知了隣近的小化學工場、電鋸廠和工人住宅區以後，就從自己底家走了出來。

這正是一個涼爽而明亮的新月之夜。

沒有名字的小河仍舊在歌唱般地潺潺流着。

他走近那在小樹叢中設置得很適當的防空聽音機那裏去。巨大的、四稜的管筒正向西南方張着。

聽音機班長並沒有等待紫維了夫訊問就報告說：

「長官同志，牠們正向這邊飛呢。無論如何，二十架是總會有的。它們現在大約在H字第六區的上空。再過五六分鐘就會到此地了。」

紫維了夫回到了自己底指揮部。用電話向防空司令部報告最後的消息以後，自己又附加了意見說，依他底計算，來機大概有每小時二百七十里底速度。

兩三分鐘之後，電話鈴響了。

防空司令部底長官發了一個很簡短的命令：「勿使空中發見地上情形，每三分鐘對來機飛行及機身情形作一報告。」

幾分鐘之後，耳朵已不必藉任何幫助就可以聽到飛機底嗡嗡聲了。再過幾分鐘，先是很模糊，後來却是越來越清楚地可以看見在天空西南角上有着大批飛機在

飛着。

在防空區司令部側方，約有二千公尺高度底天空上，飛機隊是迅速地移動着。

又是像以前一般的安靜。誰也不能說出來這是誰底飛行隊。也就因為這個而使人們感到不安。

祇有紫維了夫接到了司令部底最後的命令，才猜到了這是日本飛機。不過他也並沒有深信。

自從飛行隊向北方保赤卡列佛那裏飛去後約十五分鐘或二十分鐘，接到了司令部底命令，才把大家底疑團打開。

「準備迎擊在保赤卡列佛未得逞而企圖飛回本土的敵方飛行中隊。爲避免猝不及防底打擊起見，當敵機飛入高射火線中的時候，用探照燈照射並且開火。射擊底時候要注意我方驅敵飛機底飛近爲要！」

事情發展得非常之快。接到司令部底命令不過幾分鐘之後，就有聽音班關於有飛機飛近底報告到來了。

越來越近……越來越近……飛機底嗡嗡聲爲空中機關槍底斷續的槍聲，擴成了怒吼。

空中正在戰鬪着。

極度不安地注意空戰的紫維了夫在決定的時候，很安詳地發了命令：

「照！」

一瞬間，二十架強力探照燈同時燃明了……

在燈光裏有數十架成畸形排列的飛機在發着銀白的顏色。

突然，在探照燈底光線裏，它們以驚人的速度分裂開成爲四組：一組在中間，兩組在兩翼，還有幾乎看不見的一組殿後。

紫維了夫用望遠鏡立刻就看出了中間一組機身上的紅日標幟，這是日本底飛

行中隊。它正處在蘇聯一些飛機從左右與後方的壓迫中。

「向當中的一組開火！燈光集中到敵機上去！」飛機底吼聲和空中機關槍底響聲立刻分不清了，一切的聲音都陷入了紫維了夫六挺四管高射機關槍和十二挺雙管高射機關槍底怒號中了。高射機關槍陣地每一秒鐘向敵機射發五百顆槍彈——每一分鐘三萬顆！

被探照燈底炫目的燈光所逼射、空中三方所逼迫與攻擊、又被地上機關槍火所射擊的空襲者顯然是混亂了，展開極整齊的行列也錯亂了。領頭飛機突然向後方陡旋了過去，同隊中的其餘數機也隨着旋了過去，顯然，這是要騰到蘇聯左翼機隊底上頭去，並且準備要向寬廣的空間掙逃的。

紫維了夫先前沒有注意到，其實是處在日機底高空裏的一組蘇聯驅逐機，此時急速地向日機方面撲了過去。日本飛機中的一架晃蕩起來，略微平衡一下之後，立刻就向上空飛了去，但是不到一秒鐘的時候，却又無秩序地顛翻着墜了下來。

來。

幾乎是同時另有一架燃燒了起來，並且像巨大的火炬般地隨着前一架墜落了。在遠空中又發現了一個新的火箭也在向下面落去。

追擊飛機底最後幾架穿過了紫維了夫管區底司令部的上空。機關槍也發完了最後幾聲。幾分鐘之後，飛機底噏聲消滅在遠空了。又恢復了原有的寂靜。

幾小時之後，紫維了夫得悉了日本飛機襲擊底結果：人造偽裝火車站，被日本人錯認爲保赤卡列佛站而燬壞極烈，十八架日本飛機中被擊落十一架，蘇聯方面也損失了兩架飛機和四名航空員。

九 黑龍會

大連大和旅館底寬敞的房間裏，舉行着「鷄尾酒宴」(Cocktail Party)，赴宴者計有：身爲日本政治團體黑龍會領袖底中堅份子內田君——這是一個長着一對藐視青年人的眼睛同時身軀短而健的老人，四個日本軍官，汎回教運動領袖中之一一的苦爾般·葛黎耶夫，以俄國內戰中虐待革命者馳名遠東的謝米諾夫將軍，他底同功者巴克舍耶夫將軍，哈爾濱教區底僧正和「俄國法西斯黨首領」未老先衰的洛澤耶夫斯基。

內田開始做祝辭的演說：

「諸位！我們現在的集會，正是恰逢一個歷史上的偉大的時會：莫斯科實際

上已經對我們開戰了。換句話說，也就是布爾雪維克底莫斯科自己走上了沒落的道路。

「亞洲民族和陷入布爾雪維克壓迫之下的俄國民衆，現在都應當立在偉大解放者的大日本之下，做從來所沒有過的密切團結。

「黑龍會自西曆二十世紀初葉產生以來，一向是爲保持正義和維護名譽而奮鬥的。最近數年以來，本會底三萬名會員都已具有決心，準備和現代的文明與進化底主要敵人——共產國際做必死的搏鬥，最先到剷除的就是俄國共產黨徒們。

「當我們現在所處在的歷史底階段中，凡是我們底會員以及會友，都應當用全力和決心去負起唯一的重要使命——毀壞共產黨底勢力。爲完成這個使命，無疑的，俄國人將扮演重要而有責任的角色。

「這個鬭爭，當然是不容易的。因此在統一的權威領導之下是有必要的，把一切的力量集中並劃一起來。

「我希望，我們能夠把這種思想與行動底統一做到，並且能夠永遠地保持下去。

「我現在先乾一盃，謹祝大日本皇軍未來底勝利，謹祝皇軍底萬世不滅的輝耀煊赫的光榮，並祝現時處在共產國際奴役下的人民底解放和他們底復興！」

被命令似地，都舉起盃來，而後喝乾了。

主人和客人都不慌不忙地喫着，談着。因飲酒過多而顯着臃腫的、沉重的謝米諾夫將軍立起來了。用他底豬形的眼睛看着內田，開始演說了：

「先生們！我不是演說家，我是軍人。您還記得我在赤塔的時候，彼時我們兩個人比現在要年輕二十歲，那正是白軍解放運動底全盛時期；後來，命運指示我們不得不離開我們底祖國。先生！您知道，無論是我，或是我底最好的一同工作的人，我們在國外誰也沒有停止過同布爾雪維克主義底鬭爭。

「憑良心說，我應當特別指出來，黑龍會和日本帝國政府當我們處在最困難

的時候，並沒有把我們拋掉，沒有任我們『聽天由命』去。我們一向，迄今還受有貴方底永是一般的愛護和照顧。

「現在，我底俄國的心臟和其他俄國人底心臟，都在極端歡喜之下一齊跳動着；我們底朋友與保護者——大日本帝國現在正向着我們共同的敵人揮着她底懲惡之劍。把我們底力量，我們底血，我們底生命，我們都奉獻給日本底武器底勝利，因為這個勝利就是我們底勝利！」

「先生！請允許我爲共產主義底滅亡，爲大日本底光榮，爲睦友的俄羅斯底復興而乾一盃！」

官樣文章的演說之後，赴宴者就開始做「正經的」問題底討論。實在說起來，這並不是什麼一般解釋下的討論。主人是內田，他底話就是命令。「俄羅斯底代表」和「回教徒底領袖」們知道日本人現在用他們，所以竭力找尋機會，以便從自己底保護者底手中，儘量弄一些什麼「非常支出」、「事業發展費」、「宣傳

費」等等。

他們很恨這個平額的聰明日本人——內田。他們知道他把他們看得非常的透澈。內田從來不胡亂用錢，就是對於極重要的事情，也從不浪費一文錢。

內田對於這些同工者也不怎樣的熱誠。他對於他們底本質的實價，知道得非常清楚。

他也恨這羣僱傭人，不過他們總是爲達到他底目的底最合適的人，所以也就利用了他們。

主客之間，並沒有經過如何過大的爭執就談妥了。內田底經過測驗確是可靠的同工者——謝米諾夫將軍得到了最大的一筆現款。

凡是加入已經定名爲「勝利者」——聖·喬治」軍團中去的志願兵，每人發五十元——這筆錢不少啊！再想一想，他將要親自統率這支軍隊，那麼那顆老哥薩克底頭顱，被幻想的未來所昏迷的程度，一定比他因喝下的酒所引起的昏迷還要厲

害。

內田所要求的，並不是完全不能做到。他所要的，不過是軍團中祇須招徠肯冒險的、能完成任何使命的人而已。內田說：

「他們必須能吃苦。他們應當知道，俄羅斯未來的光榮歷史，是將用他們自己底血寫出來的。」

內田是一個頗知分寸的有才幹的人。他雖然明知他底同工者們底心中早已沒有民族的自尊心存在了，不過却尊重這一點似地並沒有說出：「勝利者——聖·喬治」軍團，將來只能做日本司令部 and 內田自己所命令的事。關於該軍團中服務人底付薪一點，他說得既具體又漂亮。

在洛澤耶夫斯基看來，內田有些特別滿意于謝米諾夫，因之這位坐在全俄羅斯舞台上競技迷夢者就有些不高興了。他覺得內田對於他所領導的那個運動底估價，有點不足。內田似乎在用遠東的圈子限制他底發展。

在郭斯迦（註）底腦中突然亮了一了：——他不怕麼？在現在這種時候憑兩三種報紙行麼？真是拙笨的手工業啊！幾十種報紙，幾百萬小冊子，許多傳單——這才是現在所需要的！——郭斯迦這樣想着。不過，反對或是爭論是無益的。於是郭斯迦感激涕零地把內田所給的一份收下了。

苦爾般·葛黎耶夫和僧正，對於內田底支持表示了愉快而卑屈地感謝了。他們是很老實的人，但是却很注意他們所領受的津貼，對於這一點，他們很少向內田表示不滿，即或表示，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希望。

（註）郭斯迦是洛澤耶夫斯基底名字。

十日

上校索樂維約夫在夜裏兩點鐘的時候，被電話鈴聲震醒了。司令部請他務必趕緊到司令部去。

驚醒了的妻很擔心地問他發生了什麼事。

上校自己也不會知道確是怎麼一回事。他毫沒有以說謊來安慰妻的企圖，只誠心地說出了他底猜測——大概是照例的警報又發生了，所以才請他去。

「你睡罷，凱迦！我大概只好明天白天睡了！」

他一到司令部，參謀長就立刻向他報告說，奉令準備人員，攜帶全副戰鬥武裝，以備不久之後的遠距離的飛行；準備好了之後，再候新命令。

「索樂維約夫同志！空軍司令長官請您來到這裏時，立刻就轉到軍司令部去

。那邊剛才給我打電話過來的。」

軍司令部裏，雖然是深夜，却極繁忙。「大概要有什麼嚴重的事情吧！」樂維約夫這樣地猜測着。同時，他立刻被領到空軍司令長官底辦公室裏去。

他以前在內戰中的朋友，現在已是高年的師長了，他很慇懃而又親切地歡迎着樂維約夫。

「坐下，兄弟！不要因為把你從年青的妻子那裏叫出來而生氣吧！事情很嚴重！」師長很詳細而又安靜地告訴樂維約夫聽，據報告說是日本人預備今天夜裏大舉襲擊海參崴。

「你知道，他們對我們開戰已經四天了。至於並沒有正式宣戰這一點，那並沒有關係。襲擊伏羅希洛夫城，伯力江橋和保赤卡列佛站，這都是早就計畫好了的，他們打算把我們從中央隔絕，並且還想把我們底遠東這裏的各部聯絡至少切斷兩三個禮拜。

「他們不能期望比這再多的時間，不過，就是這樣長的時間已經足夠向滿洲調遣軍隊和準備相當沉靜的佈置。不過，這些計畫都失敗了，連最要緊的事——轟毀江橋，他們也都不會準備好；再有兩三天的功夫，江橋就可以照舊通車了。」

「現在，他們又想對付海參崴。我想他們這次在海參崴所能得到的結果，一定會同前幾次的一樣，或是更壞却也說不定。」

不過，他們會獲得一樣東西，那就是戰爭，其實那也就是他們底主要的希望底實現。

如果他們確敢冒險來做這個攻擊，司令部已經決定委派你負一個重大的責任：阻止日本人向本境退却，如果有生力軍加入，那麼就阻止他們飛近海參崴一帶去。你對於這事的意見有甚麼要說的嗎？」

「我說什麼？我飛啊！不過，飛行底距離有七百公里啊！我們飛到那裏的時候，我們底油箱就要空去一半了。」

「不，這都已經計算好了。我們說完話之後，你立刻就飛到伊曼城去。在那裏休息一下，裝好油，然後再等着給你的新命令。也許空襲者會聰明一次，因而放棄了或是改期。那麼，你在晚上就能飛回來了。這樣行嗎？」

「行！」

兩個老友很熱誠地握別了。

「希望勝利！並且希望你不會悞事！」師長這樣說，並且把索樂維約夫送到辦公室底門口。

經過與本組各隊長一度短簡的職務上討論之後，索樂維約夫發出了起飛底命令。

幾分鐘之後，上校底飛機已經騰到空中去了。同組底幾十架驅逐機也先後隨着他飛騰起來。下方的城中稀疎的燈火，很快地閃了過去。

索樂維約夫起初領着飛機隊向東方飛進着，在起飛後十分鐘，才轉向南方飛

了過去。

夜靜而不暗。

空中旅行底浮沉使人感到了舒適。拂曉的時候，飛機隊已經在伊曼飛機場降落了。

一行人剛剛來得及補充好汽油，却又奉到再飛到空中去底命令。

索樂維約夫從簡短的命令中知道，現在日本第十飛行聯隊計有七十五架飛機，在上午四點三十分鐘的時候，飛越三岔溝的國境，現正在向海參崴方面飛進中，又有第十一飛行聯隊，有機約八十架，亦約在同時飛越小溝屯國境，也在向海參崴方面飛進中，又敵方第十二飛聯隊集中到寧古塔做後備隊。在清津已停泊數日的航空母艦，也將要從海上派過來約六十至七十架的飛機。

爲了對抗敵方底勢力，海參崴防空司令部已經派出一百五十架左右的陸地飛機和六十架水上飛機，並且把地上積極防空用的高射砲隊和高射機關槍隊也都調

出備用。

索樂維約夫上校所率領的七十架飛機，若能如時到達，那麼可以出乎敵方意料之外地增加赤色空軍底力量，而打破兩方底均勢。

清晨五點十分鐘的時候，索樂維約夫一行以三百五十公里一小時的速度，又向南方飛進了。

在右翼很遠的前方，微微可以看見有偵察隊在飛着。稍近一點，也是微微可以看見防衛驅逐機隊在飛着。一輪紅日正從小家嶺底的山頂上探出頭來。

「剛出的太陽！」在索樂維約夫底腦子裏突然如此地一閃。

「我們看看太陽今天會給『日出國』底國民帶來些什麼吧！」

下面出現了微小的斯巴斯克城。

沃羅察耶夫底時代，

斯巴斯克底城。

突擊的夜間底狂火喇！

令人迴憶它似在夢中。

索樂維約夫不能約束自己似地，唱出最喜歡的遠東遊擊隊歌中的一段。「突擊的」……斯巴斯克城真幸運啊。它現在又成爲新的，甚或是更英勇的突擊之中心了。

「我家裏那些人大概還在睡着罷！」索樂維約夫很甜蜜地想起自己底妻和子。思想重新又集中到就要發生的戰鬥上去了——實在就是集中到日本人底身上去了。

「他們怎麼敢冒險呢？他們這是用身體上底哪一部份器官所攷慮過的呢？打算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嗎？這太愚笨了！用兩天的功夫做襲擊的準備，向新的地方集中幾十架飛機，再開來航空母艦……然後却以爲誰也不會發現。大概不是他們把我們當做盲目而不可救藥的傻子看，那麼就是他們爲『天下無敵』的自詡所

朦蔽，因而看不見他們已走到不可避免的滅亡之前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鬼才知道！……」

● 最前方偵察隊長用無線電報告說，東南方發現所屬不明的飛機三架，它們前進的方向幾乎與我們所取的方向完全一致。

再過兩分鐘，又收到偵察隊底報告說：「發現的飛機，是敵方底偵察隊。」
索樂維約夫很滿意地深深地吐了一口氣。

「如此說來，我們並沒有遲到。」
他不必向擔任保護工作的戰鬪隊發出任何命令。戰鬪隊底隊長，同別的隊長們一樣，早已受過了遇敵或遭遇戰的必要機宜。

索樂維約夫知道驅逐隊已經同敵方偵察隊開火了，這在勢力上是頗不利於日本方面的。驅逐隊底武器不但精強，飛行底速度也較敵方為高。敵方偵察隊若想從他們手中逃出去，那已是絕不可能的事情。

「東南方，約三千公尺高度的上空中，又發現敵機數十架向我方飛來。」偵察隊又報告一次。第三驅逐隊奉上校底命令飛離了本隊，以一小時飛行四百五十公里的速度向右方飛轉過去，準備向日方底左翼衝擊。

幾分鐘之後，從索樂維約夫底駕駛座上的窗子裏，已經可以清清楚楚地望見日本飛機隊了，它們一共有五六十架的樣子。

在高空飛進中的日本人發現了絕對不利於己方的情形，就立刻把自己底飛機向更高空中飛起來。索樂維約夫底一羣，立刻也相對地向上面騰浮起來。越起越高，雙方的距離却並沒有因而縮短。

日本飛行隊發覺這種方法並沒有發生效力之後，陡然地轉變了原來的方向，向後方轉了過去，希圖逃回滿洲領空裏去。

索樂維約夫這一羣的前哨隊，已經和日本底保護驅逐機格鬪了。日本飛機巧妙地運動着，而且捷敏地抗戰着。高空很適宜於他們迅速地飛動和變更地位的動

作。那沒有來得及從上面攻擊的飛機，時常要陷入不利的地位去。敵方底飛機，因之就轉到旁處、射擊不到的空間去幾秒鐘，同時却能從那裏向自己底敵人方面開槍射擊。

不過，蘇聯驅逐機方面却也有極大的優勢，飛行底速度，比日本飛機每一小時要快到五六十公里的樣子。另外，日本飛行聯隊裏，有二十幾架轟炸機一同飛來，因為恐怕丟掉轟炸機的關係，所以聯隊不能把每小時的飛行速度增到二百七十里以上。驅逐機也因而被牽掣住了。

雙方底格鬪，幾乎從開始就沒有離開過轟炸機底附近。轟炸機飛得很緩慢而且很笨拙，轉動的動作也欠敏捷。但是，它們底火力却非常之強。

索樂維約夫從自己底窗子裏，看到了格鬪中的許多片斷。在那邊，他底六架驅逐機在圍攻着一架轟炸機，四架敵方底驅逐機，在拚命地做解圍的攻鬪，於是，索樂維約夫方面底四架轉向日機去決鬪，其他兩架則用所有的機關槍與炸彈的

火力，竭力地向轟炸機做殲滅的攻擊。一會兒，轟炸機很懶惰地翻轉過去，然後就像翻筋斗般地向下面墜落了。但是，索樂維約夫同時却又看見攻擊的驅逐機中的一架，很不自然地痙攣了一下，然後也隨着墜了下去。

到處都立刻發現了幾個張開的降落傘。這是那些當自己底飛機出事的時候能夠自救的人們。

在另一架轟炸機那裏，正沸騰着特別緊張的惡鬪。在它四圍和上方，有幾十架蘇聯底和日本底驅逐機在急速地飛翔着。

恐怖的格鬪！機關槍瘋狂般地噐叫着。航空員底頭腦都在過份緊張地活躍着。凡當這種時候，每個雲那都能影響局勢底變幻。以轟炸機爲中心的跳舞底終了，是突然的巨聲底頓止。

● 被擊落的日本驅逐機，在跌落的時候，碰到自己底轟炸機底翼上，於是把它也累帶了下去。

在激烈的格鬪中，索樂維約夫在起初還沒有覺到他那方面底勢力已經增厚了許多。他起初看到他那方面的飛機上有從未遇過的號數，只覺得奇怪。

「嘿，見鬼，這是伏羅希洛夫城的弟兄們啊！」上校很愉快地喊了出來。但是喊聲被飛機底吼聲所吞沒了。看到副手和無線電連絡手底臉上，他知道他們也已經看見有生力軍到來了。這大概是一批追擊日方飛行隊的一羣，以前被遺在什麼地方幾分鐘，現在才趕到的。

日本人的狀況，顯然已是很失望的了。但是，這並沒有使他們氣餒，反而使他們底激憤的抗鬪越發地努力起來。像一條沒有被完全打死的毒蛇在臨死前的一霎那，還想再齧噬誰般地在鬪着——競鬪之餘的日本飛行聯隊底殘部，就是這樣地向敵方繼續進攻着。

在這幾分鐘內，索樂維約夫看到了許多的日本人自信地英勇的表現，他們當發現攻擊並無效果，或是發現所有的軍用品都已用罄的時候，就把自己底飛機轉

向蘇聯底飛機撞去，這樣，可以使雙方都同歸於盡。這個事已經有過幾次了——撞着了，於是，兩架飛機就都毀了。

但是，這並沒有能夠挽回已成的局勢。日本聯隊已經在呼吸最後的空氣了。二十架轟炸機中現在只賸下了六架，就是它們也無時不在被殲滅的危脅之中。

激烈的格鬪吞食了所有的彈藥。日本人只好在絕對必要的時候才射擊，有幾架飛機簡直就沒有槍聲了。

在很遠的前方，興凱湖底水在發着光。

日本人高興了。在重大損失之後，他們到底飛到了本境，可怖的空中退却的道路終於快走完了。

索樂維約夫看出日本人底希望快達到滿足的階段了。

再繼續追逐着敵人，自然太傻，他底飛行隊的汽油都已經快用盡了。但是，他知道日本人也在消耗着他們最後的一加侖汽油。

把他們向西飛進的時間再延誤十五分鐘、或是二十分鐘下去，無論如何也非拉住他們不可！

他試驗和第二橫隊長連絡一下。

幸運！彼方在呼叫後，立刻就回答了。

「把敵人西進的去路截斷，逼迫敵人向南飛去。」索樂維約夫發出命令。

幾乎是同時，他看見第二橫隊所屬的飛機，一架跟着一架地從混亂狀態中的雙方飛行集團中脫離了開去。

閃電般的速動，在四五分鐘之後，他們已經飛在日本飛機底高約三百公尺以上的前面了。伏羅希洛夫城的飛機隊按他們自己底主張，也隨着他們飛了過去。經過日本飛機旁的時候，他們一邊向咬牙切齒的敵人用炸彈和機關槍攻擊着，一面自己却向第二橫隊那裏飛了過去。日本人或者從來沒有見過赤俄底這種戰術，或是覺悟到已經別無出路了，所以很無力地還擊着，只管向興凱湖那裏飛去。

在這裏，幾乎在湖邊底上空演出了空襲悲劇底最後的一幕。

隨便是必死的技巧，或是狂暴的勇敢力，或是無論哪一個日本飛行士底單獨的動作，現在都不能挽救他們上司在命運上爲他們所注定了的、不能避免的、無光榮的滅亡了。他們底現狀越發惡劣了，如同索樂維約夫底估計一樣，在第二橫隊與伏羅希洛夫城飛行隊底阻礙之下，日本一部份驅逐機已經耗乾了他們底最後一滴的汽油。這遂逼使他們不得不降落下去，到底不能夠飛還到渴望中的滿洲領土上去。

不過在追擊者的身上，汽油也成了極嚴重的問題。多數飛機都已不能再支持十五分或二十分鐘以上了。無論索樂維約夫多麼懊惱，但是，追擊却不得不放棄了。當一個人在戰鬥方酣的時候，很難使他立刻停止下來，尤其現在眼看就可以凱旋的當前一刻的時候，則更難。

最後幾架驅逐機在未經殲滅的敵機上空做了一個鷹旋之後，就盤到轉向東方

飛去的飛機隊中去了。

索樂維約夫底飛機隊剛剛離開敵方飛機，日本飛機立刻就被戍邊的紅軍底地上的高射砲隊，和高射機關槍底密集砲火和彈雨所包圍了。

幾百朵砲彈爆炸出來的烟雲和幾千顆看不見的槍彈，每一秒鐘都在消滅着日本飛行聯隊底殘餘。

爲火焰所包圍了的、或是爲砲彈所擊殘的、被擊落的飛機，一架隨着一架飛一般地墜到興凱湖底水裏去了。

十一 一杯沒有喝完的咖啡

這是一九三〇年八月十一日底事情。對於自己和又一個女友身上都感到滿足而精神飽滿的克賴司，照例在早晨八點鐘起了床，此時，她却仍然臥在溫柔而寬闊的床上，沒有起來。

一切都很好。連那不潔淨的、多雨的、放蕩的上海底天氣，今天也覺着忽然正常起來了。他底名字——是一個逐漸著名起來的新聞記者底名字，他底撰稿費隨着他底聲譽底比例高漲着，他不能記得他最近一年來，是哪一篇稿子曾經以一百元美金以下的稿費出賣過。太平洋沿岸各大報館寄來的約請撰稿的函件，幾乎把他埋了起來地那樣多。爲日本最著名的、根基最穩固的報紙所寫的一篇「未來的日俄大戰」，昨天才脫稿。五百元日金，五小時的工做。這正經不壞呀，克

賴司君！

他覺着在這篇文章裏的見地確是牢不可拔，他證明出赤俄必亡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已故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男爵底奏摺是具有如何偉大的天才，十幾年前他就爲日本指出了走上擴大發展的道路了！

克賴司有時候覺得他在信仰日本，他信仰她底歷史上的使命，這種信仰並不壞，因爲越信仰得深，那麼稿費也拿得越多。

克賴司刮了臉，洗了一個澡，然後穿上了內田贈給他的和服睡衣，走到餐室裏去。

早餐的時候，克賴司照例拆讀早晨接到的信件的。今天沒有信，祇有報紙。他本來打算把報紙扔到一旁去，預備吃完早餐以後再看，但是華北每日新聞底大字標題却使他不得不中止他底早餐。

「海參崴之崩壞！……日本大空中艦隊之滅亡」

一杯沒有喝完的咖啡被推到旁邊去了。一疊報紙佔了它原來的地位。克賴司忘記了自己底咖啡。

他貪婪地、匆忙地、不安地吞着那駭人聽聞的新聞。

有悠久歷史而極有身份的英國報紙，現在從全張中特別劃出一欄，專載着關於昨天所發生的事件，無論敵意的或是中立的消息，都有。最前，先排着日本同盟通信社底東京電稿。

這是日本帝國空軍底行動與強力的捷報，這是向侵略者俄羅斯所投射的暴怒與憤恨之箭，這是對於大日本底無敵的武力與英勇表現的讚揚底洪流。含混不明的、尤其是對於日本飛行之發現於海參崴底上空，表示疑怪的新聞，也有很多的刊載。但是，不熟悉於正確情形的讀者，却極容易為擠滿於報紙上的各種光怪陸離的、聳人聽聞的材料所吞沒。

啊！克賴司對於日本同業底慣技却知道得非常透澈。

那些驚天動地的新聞並沒有引起他底興趣，因為他雖然不是完全不信它們底真實性，但是相信的成分終是極少。在他現在所讀到的新聞中，因為許多段寫得那麼逼真，以致克賴司在起初都完全沒有想到它是捏造出來的。

報紙上的標題，一個比一個寫得驚人：「日本空軍艦隊海參崴為廢墟」，「偉大之空戰」，「第二次日俄戰中日本底初次勝利」，「海參崴上空之衝鋒已被擊退」，「日本航空母艦『赤木』被擊沉」，「日本空中艦隊已全軍覆沒」。

在有這樣標題的報紙中，克賴司只好在假的、真的、活潑的、枯燥的、詳細的、簡略的，以及各色各樣的電聞裏搜尋着，以便得到一個較正確的事變經過底輪廓。

克賴司忘掉了咖啡，他接着公式般地、一行不漏地、細心地讀着電聞。他先讀日方所傳的消息。同盟社底電稿裏把戰爭中所有的事件都詳細地發表了出來。

克賴司讀着：

「據軍部中人稱，最近據確報，在伏羅希洛夫城及海參崴一帶，赤俄方面正在忙於向該方結集巨大空軍。並悉布爾雪維克黨人以引起戰爭爲目的，已經擬妥向我國首都作強大襲擊之詳細計畫。」

「日本軍方爲防範襲擊，保持和平及懲處大戰燃火者起見，乃決定施以警告之處置，此種處置即發生於八月十日之清晨。受命服務之我帝國空軍部隊，已極有成效地完成其任務。」

克賴司讀同盟社底第二個電稿，裏面載着：「日本空軍在海參崴一帶所出之警告行動，係於昨日清晨五時許發動。由各方集來約三百架之飛機，突然出現於海參崴之上空。「十九俄里站」上空之戰，我空軍艦隊擊落海參崴區各式之赤色飛機百架有奇；我空軍既得優勢後，乃向海參崴城市及軍事防禦部施以轟炸。港口及火車站均被炸燬，城內則遍處起火。多數之軍事防禦建築亦遭炸燬無遺。任務終了之後，我空軍乃奏凱旋之曲，返還各原根據地云云。」

中央通信社駐海參崴的訪員發出的消息裏，却載着與這並不相同的情報：

「昨日清晨有日本飛機一大隊作侵擊海參崴之挺進，在另一飛行隊支持掩護之下，該先達之飛行隊竟侵入海參崴近郊之上空。因之在距海參崴約十公里地方之上空，遂發生空前的、有雙方飛機六百架參與之空中大戰。該時有日本飛機約二十架竟突入海參崴城及港口之上空，並肆行以燃燒彈向列甯街之城中心區及港口區域投擲。惟竟被蘇聯空軍所擊退，日機二架且爲蘇聯空軍所擊落，跌燬於金角灣中。城中之火亦被迅速撲滅。另有日機約一百架自海上襲來，乃中途爲蘇聯空軍所截止，海上空中遂亦演出激烈之戰，嗣據蘇聯官方發表稱：在該役中日機被燬者，達三十架之多。當蘇聯空軍在海上追擊日機時，追及泊於清津港之日本航空母艦，蘇聯之轟炸機及驅逐機經與該艦相鬥後，即將該艦擊沉。城內及近郊共死居民約一百五十名云云。」

從蘇聯官方公報中，克賴司更看到一些使人忐忑不安的東西出來，公報載

着：

「昨日上午四時三十分左右，有日本第十、第十一及第十二各空軍聯隊飛越蘇聯滿洲間之國境，以圖實行其襲擊海參崴之新挑釁底巨大陰謀。」

「日本空中聯隊，加以自海上飛來之六十架飛機之輔助隊，共組成三百架之巨大空軍隊，竟突入海參崴一帶之上空。」

「防禦地帶之高射砲隊，及高射機關槍隊在與防空部隊所屬驅逐機之相互呼應之下，乃將敵方主力部份截於城外。一部份之敵方轟炸機竟幸而衝至城內上空，但終爲我空中及地上之砲火所擊退，並擊落數架，其主力部份則昇至六千公尺之高空，而不得不放棄其擲彈之工作。當是時，我飛行生力軍翩然蒞至，在通力合作之下，遂迫使敵機一改初衷而行退却。戰線既已開展，地上高射部份亦極活躍，是以復加我軍之追擊，其結果乃爲日本空軍艦隊之整個的崩潰。計在海參崴上空之戰中及追擊之途中，日方共失機約二百架，航空員約五百五十人。此外『赤

木』號航空母艦亦已被擊沉，全體船員亦均覆沒。空中殘敵則僥倖遁入滿洲境內而去。空襲後調查，計死居民一百二十餘人，輪船被擊沉三艘，車站及民用港微有損傷。空戰中計陣亡駕駛員八十三名，傷三十五名。」

報紙和雜誌都飛到地板上去了。沒有喝完的咖啡也傾到檯布上面了。克賴司暴躁了起來。

聽着聲音，他底穿着花色絢爛的中國旗袍的女友從臥室裏跑出來。她用惶忪的睡眠看了看克賴司，在餐室底門邊帶着奇異的心情，立了一會兒，便又鑽到臥室裏去了。

「大概又是什麼同行的冤家觸怒了他吧！」她在跳進溫柔的被褥中去的時候這樣想着。

克賴司底忿怒並沒有繼續了很長的時間。連他自己其實也不知道到底是爲什麼而暴怒了起來。隨你日本人打布爾雪維克也好，隨你布爾雪維克打日本人也

好，他都不在乎。那麼他到底爲什麼生了氣呢？噫，對了！他不是僅僅昨天還會在自己寫的那篇稿子裏用「舉世無敵的日本皇軍」把布爾雪維克打得落花流水嗎？這僅僅是昨天啊！今天呢？今天她底空中艦隊却成了碎片，屍體底碎肉、血、以及一些金屬的碎片。醜惡呀！極端的醜惡呀。

他們用了幾十年的歲月，用了幾十萬條人命和幾萬萬的金元，用了強制和欺騙的方法，不知用了多少的代價才造成了天下無敵的海市蜃樓出來，現在，現在却自己被這座海市蜃樓所迷惑了，掀起了新的日俄戰來；新的戰爭底開始，却帶給了他們以自己方面底空軍之燬滅。

他們在一小時的格鬥中銷毀了幾十年的心血。天下無敵的迷夢也跑到魔鬼那裏去了！是再有一次或兩次的這種空襲，就什麼也都要毀滅了。什麼樣的海市蜃樓也沒有了。現在，無敵的「朝日」，也一變而成爲恥辱的污點了。

克賴司不自主地開開了無線電收音機，在這時候他照例是收聽國際新聞的。

「啊囉，啊囉，本台是伯力廣播無線電台，」一個青年女子底聲音在很清楚地用英語報告着。東京底消息：對蘇聯開戰問題底討論，意見不一致底結果，有田內閣已經完全失敗。議會也已經被解散了。政權已經落到荒木將軍一派手中。東京市內的排外愛國主義運動異常激動。據一般人底推測：新內閣成立後，一定決定正式向蘇聯宣戰的；實際上，一般冒險分子已經對蘇聯作戰五天了。

「啊囉，啊囉，本台是伯力廣播無線電台，遠東區政府和東西伯利亞政府因為日本陸軍和空軍底不斷侵略，已經下戒嚴令了。」

「如此說來，戰爭是開始了，」克賴司說出這一句話之後，就把轉柄撥到別的電台底位置上去了。

長春電台與伯力電台同時播送新聞。克賴司聽報告員底報告裏，帶着很重的日本口音。他只聽到了報告底末尾：「……陛下。帝國底軍隊已經動員了。皇帝陛下諭告每一個忠心耿耿和敵愾同仇的臣民，都應當援助偉大的善隣——日本，

並且諭示陛下極信日本底寶劍，必定會爲滿洲帝國開闢一條發展國勢和蒸蒸日上底新途出來。」

克賴司驟然間，很劇烈地把轉柄轉了一下。

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在播送着譏嘲似的、鬆懈無力的探戈舞曲。

他平常很喜歡探戈，但是現在却使他厭惡它。

「……已經暴落。日金仍在狂跌不已。昨天收盤前，日金行價跌落二角……」
克賴司覺着自己頗有些神不守舍似地。他把收音機底開關閉了。

「我在這裏踟躕着等什麼鬼?!」

一刻鐘之後，他已經到了愛多亞路。

這裏是許多重要報紙集聚底所在，因之也是重要新聞底集匯地方。他從家裏跑出來的時候，甚至忘了同他底女朋友接吻告別，他向來對其他的女朋友却從不忘接吻的。

他跑遍了每一家報館，但是新鮮的消息却什麼也沒有得到。得到的都和報紙上所載的完全一樣：弦外有音，實際却既無聊又空洞。各報都沒有爲日蘇戰爭能否爆發的問題所佔據。沒有！它們都在說着中日戰爭一時有爆發的可能。誰也不真知道，僅都在猜想着。

克賴司無心地聽着別的記者對他說的話，偶而也做着必要的提示，實際上却和沒有聽見一樣。在這些談話之中，他最注意的題目是中日戰爭。現在最主要的不是猜測，而是從別人人口中探取出較好的消息——克賴司在向各報館裏出入時，腦子裏總也不忘記這一段事。

他不愛說話地、苦悶地、回到了自己底家來。很無聊地吃過晚餐之後，他底女友又沒有看見克賴司是什麼時候走了出去。

他同她一向不談他底職業上的事務。

這些事只與他有關係，而對於她們則沒有興趣。她們底生活中心，只是被和

褥、衣服、一些價值昂貴的無聊消遣和扯閒話而已。

他跑出去獵取「大野獸」。「野獸」把他延請進他底寬廣華麗的住宅裏來了。「野獸」是一個不很顯赫的社會地位的人。不過他底財富和他底社會關係以及他底勢力却能做到任何官高位顯的人所不能做出的事來。

這個身體堅實，有着年青的樣子和一對詭詐的眼睛的主人，時常喜歡做一些「私人地位」的，「不爲登報用」的公開談話。

現在，逆友似地把克賴司君按排坐在自己底身旁之後，他又無變化地說出了那句陳舊的標準話來：

「我只能以私人底地位來說話，並且不爲登報才說的。如果您對於這個條件認爲滿意，那麼我極高興同您談一談。」

這自然能使克賴司滿意，於是他坐得更舒適一點，就開始了談話。

「戰爭，依我們看來，已經開始了，徐博士！這個戰爭是中國等待多少年才

來到的。貴國政府現在打算怎樣辦呢？」

「戰爭還沒有開始呢，克賴司先生！不過，它不日之後大概就要開始的。我不知道我國政府如果在真正開始以後會做什麼事。

「不過我以為政府總會審察情勢的。」

「就只如此而已麼？」

「不，它當然要有一個決定的。」

「也許它會決定不做任何的決定吧？」

「您今天，克賴司先生，大概很暴躁，但是您却說對了。事情會如此表現，極有可能的。難道還能有別的辦法麼？」

「我是新聞記者，徐博士，不是貴國政府底要人。不是我，而是貴國底政府才會解決這個問題。英國，連美國也算上，都不是想知道我關於這個問題底意見，而是想知道您底意見，就是我時常所寫的『中國最高要人』底意見。」

「無論如何，假如您處在我們底境遇中，您該怎樣地解決這個問題呢？您知道，這一場戰爭對於我們簡直是生和死的問題，對於全世界則也是懷孕般的一個極端重要的難題，假若問題解決了，那麼一定會引起各大強國底命運上及對比情形的巨大變化來。」

「關於這一點，我希望您能比我想像得更好一些。那麼您將怎麼辦呢，克賴司先生？」

「我很難於回答這個問題，尤其在我沒有好好地思索一遍的時候，更難。也許就因為我沒有想得透澈，所以我以為處在你們底地位的時候，我也這樣決定：不做任何的決定。靜觀，等待機會。」

徐博士表示承認地點了點頭。他底狡獪的、微微燃了火似的眼睛，在閃着微笑的火星。

「是啊，親愛的克賴司先生！就是這麼樣啊！我以私人的資格，就這樣想。」

得要先看看有什麼變化，然後再決定。」

「好吧！不過，如果日本人想把你們拉進對俄戰爭裏去，你們彼時該怎麼辦呢？」

「等一等，再看一看。現在誰也沒有證明出這會比與蘇聯一同向日本作戰還要不如的呢！對不對？不過，我完全不是要說中國一定會與日本一同去向蘇聯作戰的。」

「若是那樣，徐博士，那麼您是要說什麼呢？」

「就是說我所說過的。不多，也不少，克賴司先生！」

一向好說的徐博士底拐轉繞角的、和吞吐不明的話，很使克賴司生氣，而不能從談話的對手底口中釣出來任何有興趣的材料這一點，尤其刺戟得克賴司感到自己的無力。

「徐博士！在我們底談話中提到什麼問題的時候，我一向是從您那裏聽到清

楚而明瞭的意見，這我都聽得很習慣。但是今天，請原諒我底不客氣，我大概什麼也沒有聽到吧？！」

「親愛的克賴司先生！您想知道我國政府對於您所提出來的問題底意見，那就恰好是如我所說的一樣！」

「謝謝您，徐博士！您底最後的解釋，使我頓開茅塞，完全領悟到了。」友誼地告辭之後，克賴司君對於徐博士底談話很滿意地離開了徐公館。

徐公館底主人，對於自己底談話也沒有理由不滿意。噉！當然不能！他把那個「日本底英籍的僱用人的」談話情形重新又描寫了一遍，自覺極妥。這個綽號，是他同克賴司極親暱的時候，時常叫着的。

「看他在他底電稿裏怎麼寫吧？」徐博士很滿意地想着。

坐在「別克」牌汽車往家裏奔馳的克賴司君想：

「這個好說話的傢伙到底把最要緊的告訴我了！他們現在是慌張失措了。這

些賢者們現在不知道他們應該做什麼才好。他們懦怯，大概還是照舊地「等待着吧？」

克賴司到家的時候，他又恢復了早晨底舒暢的、滿意的情緒；這是由於成功、女友、本人……所造成的情緒。

「是啊！你才四十歲，年富力强，聲音很高，生活也富裕，一切又都順利……總之，一切都非常好！」

十一 部長底會見

外交部長穿着襯衣坐在自己底臥室裏生氣。若把一個禮拜之前約定的，一切事情都還在太平時候約定的會見延期，那太不便了。尤其是今天，現在，什麼都預備妥當了的時候。若是在現在的情勢中舉行會見，那就越發不便了。

托病馬？這太明顯而且又是一個不值得一弄的花樣。戰爭雖然還沒有正式宣佈出來，可是已經打得比正式戰爭還熱鬧。兩個大使都會來，也都曾用妬嫉的眼睛來注意我對於某一方面所表示的好感。其餘那個集團自然也會虎視眈眈地監視着我的。

部長本來很喜歡動物的，不過現在當哈叭狗湊近的時候，牠却因為挨了一掌而叫着逃開了去。部長原很不喜歡手腕的表演，可是現在，當目前的這種局勢，

若是表演起來，無疑是比以前更要難得多多。每一步、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腔調，什麼什麼都得預先計畫好了，都得預先想好了才成。可是，部長是
一向不愛想的。

也許今天會見的那個「獨眼狗」——廣松底情緒不佳吧？是，是啊！當然，這頭島國的豬仔把一切都毀了。他們在海參崴那裏受攻擊，他却仍是在這裏無禮地唾星四濺地逼着對方底誠意。他甚至於用拳頭敲着，雖然敲着的却是他自己底膝蓋，重複着二年以前就說過的那句老話：「請你們投降我們，不然就是戰爭！」他們用戰爭威脅我們，實際上，大概他們比我們怕戰爭還要更厲害。這頭肥驢！他說得多麼高傲啊！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他提議以外蒙古和新疆做我們參加蘇俄戰爭的交換條件。拿我們底領土贈給我們做爲反蘇俄戰爭的戰利品！不行，你看看這個「獨眼狗」吧！

不過，誰也沒有功夫看看這個「獨眼狗」。走進臥室裏來的僕役，很恭敬地

提醒着主人說該穿上會見用的衣服了。他很純熟而又敏捷地給他底主人穿上了一套不便的，粗野的西式晚禮服。

從外交部駐上海辦事處向約定會見的地點那大上海市政府去的途中，部長比往日更關心地觀看着兩旁向後面退過去的街道。部長底意思是要消閑和休息一下，不過，他並沒有能夠休息。獨眼者所給他的刺戟還沒有完全消滅。濕潤的街道兩旁，年紅廣告燈底血紅色的光輝，使得部長底腦子裏生出一幅大戰底圖畫來。一剎那間，他覺到街上似乎真的被人血所渲染了。部長抖了一下。這不是胡鬧嗎？！但是，在部長底腦子裏不知道哪一個小角落裏，終於留下了一個街上流染着人血底印象，因而生出了極暗淡的、微渺的驚慌。

這個驚慌一直留了下來。當部長到大會客廳底門口同他底屬員向一些客人握手，說着照例的寒暄話的時候，也一直留了下來。部長底客人中什麼人都有：外交家、軍人、新聞記者、文官，一些熟識的和不熟識的中國人和外國人。部長對

於這羣無表情的、穿得極合禮儀的國際集團，並不感到任何興趣。可笑的、臃腫的猴皮短上衣和繡着金紋、色帶和金線飾的軍服在參差地交輝着。人們在咀嚼着，吸着煙，並且在談着些什麼。部長覺着這個集團像一羣戲劇中的扮演者一樣，主角是日蘇兩國大使，主要的配角是：從倫敦、華盛頓、巴黎、柏林和羅馬各地方派來的大使。

部長機械地繼續握着來參與會見的客人底手：胖的、瘦的、枯乾的、潤澤的、古板的、活潑的，他們像一條帶子似地從部長底手裏一個一個地經過了；而他僅作着最普通的、標準劃一的握手禮。

在走廊底深處，出現了兩個人：枯瘦的東京所派的大使，他旁邊是堅壯的獨眼的廣松。

部長青年般地挺直了身體。他帶着歡迎的、幾乎是和藹的微笑向來者方面走了過去。

「歡迎啊，近田先生！我祝您康健！」部長用非常流利的日語說着，並且用更親切的口氣轉向獨眼人說：

「祝您康健，廣松先生！」

兩個日本人很快樂地同部長寒暄着，並且沒有在他身旁多耽擱，就走進入羣中去了。

部長很小心而幾乎是偷偷地注意着他底客人是走到什麼地方去了，並且是在同什麼人談話；但是，人羣很快地遮沒了他們，等到不列顛大使霍平一到的時候，那簡直把部長底注意力移開了。

部長向這位赤頰而皓首的紳士特別注意地寒暄着，但是，他剛剛來得及說出兩句寒暄話的時候，一個身材高大的、但很適中的、活潑的新客人走到了部長跟前了。

這梭亨 蔡夫——蘇聯大使。

部長沒有注意到自己。他直到後來才明白他同梭亨蔡夫底握手，較之應該的限度是時間長而且有力。他一套又一套地，比向別人所說的話要更多地說了許多無聊的話；在梭亨蔡夫之後，他頗爲不高興地看見了那有着軍人底舉止的，紅臉的，強壯的豐·克黎格博士——柏林派來的大使。

部長彌補着前衍地同他談了比應該說的還多的話，因而又耽誤了其餘的客人，其中就有華盛頓和巴黎派來的大使在裏面。

部長着急了。他恨不得罵誰一頓，打誰一頓，或是摔壞一些什麼東西那才痛快。但是，他底手却正在握着克黎格博士底手，在這個人身上維繫着許多事情，同時這個人也能做許多事的。他底手握著希特勒私人代表底手，部長用失望之餘的最大的努力抑制了自己底怒恨，而在嘴裏說着含有快樂調子的歡迎詞。

這種中和的作用，同時也在身材高大，聲音宏亮，同時也極樸質的大使威廉·生底身上使用了。

客人底巨流稀薄起來。客人差不多都到齊了。部長如釋重負般地喘了口氣，然後又很仔細地把前額和臉下底汗都擦乾了。他看了一眼聚集在客廳中的客人。

在煙草底烟霧中，在人肉底氣味中，在低垂的電燈光之下，許多無表情的國際人羣的臉在迂緩地動着。這個人羣永遠地是很整齊而精緻地穿戴着，也是很精緻地飲食着，和藹而不知所指地談着，極有禮貌地笑着、諂媚着、欺騙着、允諾着、詭詐着，並且也在煽動地挑逗着。這些外交家、新聞記者，以及陸海空軍底各式軍官、文官、財政鉅子、間諜，有爵位和沒有爵位的冒險家，他們今天都聚到這裏來參加那非常的，安息日的蒙面跳舞會。

若是能夠有命令，那麼即可以從他們底臉上扯下來各式各樣的假面具：和藹的、誠意的、寬宏大量的、友誼的，以及各種使人作嘔的和醜陋的；扯下假面具之後，那麼也就可以現出這是一個猙獰可怖、狼心狗肺的大集合。

外交部底司長羅博士打破了部長底沉思。

「您注意到了嗎，部長，俄日兩國大使互相地在『熟視無睹』着嗎？在場的人都談着這事呢！」

「對了，對了，羅博士！他們之間底情勢非常嚴重啊。」

「都在談着，部長！都在談着日俄戰爭和我國底態度這兩件事呢！——部長！對於您與俄國大使談話的親切，都注意了。這很有重大的意義呢！」

「是麼？這是照例的謠言，羅博士！也許您能說一些更有興趣的事情吧？」

「對不起，部長！不過我以為這很重要！」

「哎！好吧！也許您沒有錯吧？對於今天底會見滿意嗎？」

「不止滿意而已，部長！」

於是那個不美麗的、善動的、身材短小的羅博士消失到人叢中去了。

人底巨流向回流動了。部長是照舊不斷地向散去的客人們伸着手，嘴裏也機械似地說着嚶語般的送別祝詞。

客人發現了部長由於這次的會見感到了疲倦。連送別廣松也都是那樣地機械而枯燥。

部長底領子已經不像會客前那樣平整潔淨了，部長自己也覺得是既疲乏而又不高興。當會客底節目完全終了之後，部長幾乎是全無禮貌地向屬員們很快地告別一下，就離開了市政府。

明天清晨，他還有一件不高興的事情應當做——乘飛機到牯嶺去。在那裏有國家底元首在休養着，並且到那裏去的還有應他所召集的中政會底委員和各部部长；他們要討論一些與日俄有關的問題。

在飛機裏談天，發暈，再加上時時都可發生的危險。不！這不是他所需要的愉快。固然，國家底元首却已經有十年了，老是在飛機上飛來飛去作他底沒完沒結的旅行。

善說笑話的人說，他是在空中征服了中國的。

不！部長永遠不會付那樣冒險的代價，來換取甚至高貴有如國家元首那樣的職位的。

十三 哈爾濱的早晨

內田一向不喜歡這個城市。它是五十年前在松花江與才修築的中東鐵路交叉之間生長起來的，在日俄戰中長大了的，在歐戰中與各國向俄羅斯出兵的時候底無數的投機、欺騙、冒險之中茁壯了起來的；現在，當它活了四十餘年的今日，却鬆弛下來了，並且像梅毒病者一般地霉爛着。

甚至於依內田所承認的担負真正文化與進化精神的日本軍隊佔據之後，也沒有使它好轉起來。更糟！隨着軍隊來了幾千個內田底同胞們：投機者，後方掠奪者，人口販子，嗎啡、海洛英、高根、鴉片底出售者，娼寮底鴉母、窩主、竊盜、騙子、和尚、以及一些其他下流人們；他們來了之後，立刻就把城佔據了。幻想的、先覺的官吏們並不是這城底主人，以上的人們才是真正主人呢！

內田來到此地僅是第三天。上次，他是在日本軍隊臨入城的時候來過的。在那時候，他很嫉妬。他在離開它的時候想過：很快，很快地，此處就要刮起一陣清除的颶風來，刮風中，一切毒煙瘴氣、腥臭腐爛都將被毀滅的；城市中將似開花般地有學校、圖書館、戲院，花園和高樓大廈——都會把這俄國人底巨窩替代下來的。

內田第三天在城裏走着。他非常仔細地觀察了道裏、南崗和道外這三個部份。他第三天讀着哈爾濱底日文、俄文和中文的報紙。他第三天同屬員、商人、軍官、文官和工人們談話。他越認識這個城，他越失望，也越生氣。

他看到了無數的酒館、鴉片烟館、夜酒店，以及一些日本的、俄國的、朝鮮的和中國的妓館。他看到了幾千個爲嗎啡、白面和其他麻醉劑所毀成活的飢餓之形的、襤褸的俄國人、朝鮮人和中國人，以及男女娼妓底淒慘的面容。他所看見的幾千個飢餓的，襤褸的失業人們，他們底眼睛差不多都使他生出憎惡的心來。

但是，在放蕩的窩巢底上面，在鴉片煙館底上面，在當舖底上面，在放高利貸底舖子底上面，內田却處處都看見有象徵勝利的，旭日的太陽旗幟在飄盪着。

他讀過哈爾濱日日新聞，哈爾濱時報，他甚至於也讀過柴拉報和我們底路報。所有這些輿論機關，這些民衆底喉舌在正面上都登載着奴隸似的、諂媚的、令人作嘔的公事般地頌揚着新帝國底現階段的生活。其餘的篇幅上只是登載着驚人的自殺的、強搶的、姦殺的、支解無主屍體的一些消息。這一類的新聞，每天都有。

內田一向是喜歡早起床的。今天他在四點半鐘就起床了。一面穿了衣服，用了早餐，等候每天五點鐘應當開來的汽車，一面把最近三天所看到的事情歸納地反覆回想着。

現在，他乘車先到極樂寺去，在那清晨薄霧中，在那行人尙稀的曠野中，他會恢復一下他因職務上的關係所丟失了的力量和自信心；他爲他底職務已經盡了

自己底生命中的二十年的歲月了。

門被極謹慎地敲了幾下。屋子裏，走進了陸軍少佐中村。這是一個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夏季在滿洲野原上被中國土匪所「打死的」人。

那時候，中村（彼時尚是陸軍大尉）底隨從兵很慷慨地替代自己底長官死了。嗣後，整個的日本都在極興奮而感動地追念着這位「優秀軍官中之一的，英勇而光榮戰死的烈士」。中村少佐退伍之後，就到內田這裏來充當他底隨從副官。

「先生！汽車已經來了。我們什麼時候出發呢？」

「我已經準備好了，中村先生！我們走吧！」

早晨五點鐘，內田所住的北滿旅館對面的塔維娜跳舞場尚在作散場前的歡娛的時候，內田已經帶着自己底副官向極樂寺進發了。

汽車走到毗連南崗與道裏之間的霓虹橋前的時候，突然停了。中村剛要問汽車夫爲什麼停下來緣故的時候，幾乎同時，他聽到了空中的叫聲。內田也傾聽

聽着，然後開了車窗把頭伸出去向天空看了一眼。幾乎同時，全城都爲各工場底汽笛聲和鐘聲所籠罩。

在尚未出現的太陽底曙光中，中村和內田看見在天空中有無數巨量的大批飛機以最高速度向哈爾濱飛來了。

天空底東部，於是就完全爲它們所佈滿了。近了……更近了。

內田被這些有興趣的現象所吸住了，並且緘默着。汽車夫和中村恐懼地把視線從天空移到自己的主人身上去。

內田仍是不響。汽車夫幾乎喊叫似地說出來：「俄國底」，內田這才說：

「我們就停在這裏不動！」

「但是，這太危險了，先生！」中村忍不住地說了。

「羞恥啊，中村先生！看！」

北方底天際線上又現出來了一批普通人眼幾乎看不到的巨量飛機隊。在遠處

傳着高射砲底聲音。砲聲越來越響，越來越離城近了。

幾十架日本飛機由飛機場飛起來，向着逐漸飛近的敵機方面衝了過去。日本飛機在蘇聯兩大批的飛機隊的襯比之下，顯得像一羣麻雀似的。但是，這些有胆量的人們却仍向敵人方面衝了過去！

內田看着這個景象，心中有兩種感覺：他很讚許本國航空員底勇敢，但又恨着他們底行動之無益。他們明明去送死；不必等到交鋒，勝敗就已經可以判定了。

如果蘇聯底飛機已經飛到哈爾濱底上空，那麼它們已經把阻止進行的障礙無疑都擊破了——內田這樣地想。

他所認為這是誘敵深入底自慰，立刻就在他底腦子裏消滅了。誘敵深入埋伏的中心固然是可以，而且應當；但是放縱敵人深入腹地，讓敵人在未被擊滅之前先毀壞重要的中心都市，這太豈有此理了。看來，布爾雪維克一定是把沿途地上

和空中的阻碍都掃除了。

●從東方和北方飛機隊裏分出兩股驅逐機，向日本飛機方面撲了過去，飛機隊底主力部份就像是一個注定的惡運一般，頑固地繼續着向哈爾濱飛進。

在遠方，大胆的飛機已經失掉理性般地在和蘇聯底飛行隊做着英勇的抗鬥。此時，赤色空軍底主力部份，遂分裂成爲幾隊，着手做自己底工作。

事件發生得如此之快，幾乎是思想也沒有那麼迅速。

四架轟炸機組成的一小隊，幾乎無聲般地飛到霓虹橋底上空來，幾乎同時，內田和他底同行者都看見小隊中的一架飛機突然倒衝下來了……很奇怪，它並不像一架被擊落的飛機那樣翻跌下來，而是像一顆重炸彈般地向火車站那裏飛落下來了。

一剎那……一個震耳欲聾的聲音響了。

泥土、磚、折斷的鐵軌、枕木……吼着飛起幾十公尺地噴到空中去了。接着

，又是幾十顆碎的，照眼欲盲的，光亮的爆炸；整個的火車站及其附近完全陷到火焰中去了。在全城底各方都燃起了巨大的火焰，濃厚的黑煙敷蓋了全城，「自殺飛機」一個接着一個地爆炸着。

內田在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經過一次大地震，但是現在，他竟分不出到底是天然的地震厲害，或是有組織的人工地震厲害……

轟炸後還不到五分鐘，全城凡是受到轟炸的地方都燬滅在絕大的篝火中了。僅是五分鐘之前，街上還沒有幾個人影。現在，失了理性的，半裸體的人羣像蒙受野火襲來的野獸羣般地，帶着像從眼窩中突出來一般的眼睛，窒息，失望，向着自以為安全的地方忙亂地奔竄着。

一組人羣帶着吼聲往彩虹橋方面奔了過來。內田命令汽車夫向南崗方面開車。「這非常危險啊，中村先生！」內田指着人羣說，「我們若是被人羣圍上，

那麼不僅汽車而已，連我們也都能被人搗得粉碎的。」

南崗還沒有像道裏那樣的騷亂，只是火車站一帶和鐵路管理局一帶在熊熊地燃着巨大的火焰。

內田底汽車剛跑到各不相接的住宅區的時候，在南崗底上空，突然出現了幾百架飛機。它們如同在火車站那裏一樣地，毫不遲疑地跌下地來爆炸開去。接着，就又發生了大火。

掙扎着向極樂寺去的馬路上逃去了，內田停下了汽車，自己跳到馬路上。中村很不願意地在他後面跟着。內田在馬路旁的一株樹下停了下來。從這裏差不多可以鳥瞰全城之貌。

「看，中村先生！道外一處起火的地方也沒有！也許它還沒有輪到次序吧？輪到以後也許更糟吧？他們不願意轟炸中國人集居最多的道外嗎？」

「在那裏有二十五萬人口。中村先生，您和道嗎？但是，……道外上空也有飛機在飛着了。您看見了嗎？看見飛機了嗎？」

「是，先生！它似乎往下散傳單呢！許許多多的傳單……在那邊！您看到了嗎？先生！您看見了嗎？」

內田看見在道外底上空有着幾十萬張白色的紙片，若隱若現地飄蕩着。幾架飛機繼續着一網一網地往下擲着新的傳單。

道裏、南崗都在巨大的火焰中燃燒着，炸彈也在爆炸着，但是，道外底上空，却垂幕着清晨的淡霧和幾千百家住宅、廚房、工廠底炊煙。

內田命令把車向道外開去。當他們走到道外底東部的時候，突然一切都靜了：炸彈底爆炸的聲音停止了，爆炸之餘的高射砲隊底砲聲也沒有了，越離越遠底飛機的嗡嗡聲也消沉了——蘇聯底飛機隊已經已離開了這裏。

● 一向人多的道外底街上，現在已經集聚了許多中國人。他們在大聲地、興奮地談着空襲的事件。

人們聚集了許多的小羣，並且在朗誦着蘇聯的傳單。人們把所有的街道都佔

據了。滿洲國的警察企圖維持秩序，但是失敗了——他們自己也加入到羣衆中去了。

內田和他底同行者看見了幾百幾千隻忿怒中燃燒着的眼睛，在迎送着他們底汽車。有些地方，有些青年人在汽車後面半小聲地罵着：「打死你們這些日本人」。

在一塊由多數日本和滿洲警察把人羣驅散而空了的地方，內田停了下來，並且同中村一起從佈滿馬路上的傳單中拾取了幾張。他很快地把那長篇的傳單瀏覽一過，那是用生動的、大衆化的白話文所寫成的戰爭底說明書。

在「告中國民衆」的標題下寫着：

「我們不要中國底寸土！」

「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所發動對我們的戰爭裏，我們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把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撲滅。我們喚起你們中國弟兄們：起來！去反抗那奴

化你們的、強凌你們的、征服你們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向那個中國底漢奸，欺騙人的滿洲政府納稅。和所有的日本賣買、日本工場及與日本人合作的漢奸們絕交！一個中國人也不要替日本人做事！

青年們加入遊擊隊！大家都要援助英勇的中國遊擊隊！

用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方法去阻撓日本軍隊作戰。拆鐵道、炸火車站、炸橋、翻兵車，截斷電話線和電報線！組織救國會，組織抗敵會！

「中國弟兄們！拿起武器來！我們同你們一路！撲滅日本帝國主義！」
在蘇聯司令部底「告中國兵士和滿洲軍官書」裏寫着：

「兵士和軍官弟兄們！把你們底槍口對着奴役你們的祖國的日本底侵略主義者！」

「加入遊擊隊！到我們這邊來！我們把你們當武裝同志一樣地歡迎。」

「用你們所有的方法和力量無情地撲滅你們中間的奸細，漢奸，他們底

主人——日本將軍、日本軍官、日本憲兵，以及一切幫助日本奴化中國的人們。

「兵士和軍官弟兄們！你們若同中國民衆，同我們聯合到一起，那就是無敵的和強大的力量！」

「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定會被撲滅的。」

內田看完了傳單，就很小心地把它們疊了起來，然後放到衣袋裏去。

他看見附近有一個日本警官在那裏立着，他走過去，把自己介紹一下就向他打聽現在的詳細狀況。結果，那個警官却什麼也不知道。

「先生！電話在空襲剛開始的時候就不通了。大概電話局也被炸毀了……」

「這可怕的空襲真是慘不忍睹。我們一定要報仇。我們一定要殘酷地對這些野蠻人報仇！」

內田向警官用幾句很快的言語告別之後，就回到自己底汽車那裏去了。他坐

在汽車裏茫然地想着：「這該怎麼辦呢？」

從道裏吹過來帶着炭味和煙味的風，給他解答了他底猶豫。內田命令汽車夫往道裏開。但是，他們不能夠靠近道裏。

從道外底另一端轉過去的時候，風更強烈地吹送過來熱氣，煙和焦炭底氣味。但是這還能被忍受。雖然烤熱的空氣，越來越強，但是內田却仍是執拗地向前移動着。突然，轉到向道裏伸延過去的馬路上的時候，內田底汽車幾乎沒有衝進從對面跑來的人羣裏。

在喧擾騷亂的人聲中，內田聽到了被人一再重複地喊着「老鼠，老鼠！」汽車穿過人羣的時候，內田和他底同行者都聽到了人羣中傳出來的嘲笑聲音：「去吧！去喂老鼠去吧！」「那邊也許人死得太少了，現在還送一車去。」還有一句與先前一樣的話：「打死你們這些日本人！」

內田，以及他底同行者，誰也沒有明白這個奇怪的叫喊是含有什麼意義的。

後來，直到汽車已經走過羣衆很遠，並且走到寬敞、的幾乎一個人也沒有的街上，他們才明白了。

儘着馬路底寬度，一片灰色的，翻滾的水流般的，向着汽車這方面爬行過來幾千萬隻老鼠。汽車夫在慌張無措中煞住了車。

「向前走嗎，內田先生？」他驚恐地問着主人。

內田沒有能夠決定是否繼續向前進，但是，碰到老鼠而後退，那又太可笑了，尤其當着後面一羣中國人正在看着的時候。

「停在這裏！把車關嚴了，等這羣小獸過去再說！」

老鼠們在這時候，已經很快地爬到汽車前了。巨大的、雄偉的、健壯的老鼠底領導，已經從汽車旁邊穿了過去，對於汽車連睬也不睬。接着，汽車就溺到那令人作嘔的巨流中的第一道浪潮中去了。一隻緊挨着一隻地、一隻壓着一隻地、很迅速地順着馬路脫離着這所將要完全燬滅的城市。牠們遇到汽車，但是並沒有

停下來，牠們從它底下，跳上它底車翼、腳踏板，從它旁邊，起伏不定地流了過去。

汽車夫撇了兩下喇叭，企圖用這個恐嚇牠們，但是，牠們並沒有因此停下來一秒鐘。

這無變化的、死板的現象，使得內田顯出不耐煩的、被刺戟了的樣子來；這是中村在主人底身上所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事。

「這什麼時候才會完呢？」內田不耐煩地問着。

聰明一點的事，是轉回頭去的話，中村沒有取說出來。他僅用了一個確可希望能夠很快地擺脫開這個熱鬧的表情，來鼓勵他底主人。

果然，幾分鐘之後，老鼠底巨流確是稀疏下來，在馬路上僅僅有幾隻零星的老鼠在向前面追一般地跑着。汽東又開動了。

越走近道裏，呼吸越困難——空氣越來越熱。走到道裏底交界的時候，內田

知道確是不可能再前進了；於是，他爲沒有能夠達到目的而憤怒地命令汽車夫向回開轉去。幾分鐘以後，他們又追及老鼠的巨流了。因爲怎麼樣也沒有方法繞着過去，所以只好再停了下來。過了一刻鐘之後，他們才能夠把車掙脫出來而開上向南崗去的馬路上。

內田決定到衛戍司令部去，以便在那裏探問一下空襲底結果。但是，他突然地想到，也許是任何的衛戍司令部現在已經不存在了，因而使得他很不安，很焦燥。穿越着沒有燒完的、尚在繼續半熄半燃地燃燒着的建築物，內田在馬路上越走越不相信他會看見毫末損傷的司令部。在一條街上，一座已經翹曲的無線電台天線底鐵架子，在馬路中心橫臥着。不遠的前面，從前曾是巨大宏偉的中東鐵路管理局底石頭建築物那裏，現在是一片正在冒着烟的瓦礫場。

衛戍司令部所在的街上，內田已經分辨不出到底是在哪裏了。就連司令部在哪裏，他也認辨不出來了，因爲在司令部那裏，現在只是一堆碎磚，彎曲的鐵筋

和一堆垃圾在凌亂地堆積着。在半堵沒有崩毀的牆上，入口底門旁，懸着一塊沒有損壞的搪瓷鐵牌子——

大日本軍衛戍司令部

瓦礫堆底左近，有幾個憂鬱的、担任警衛的日本兵守着司令部底餘燼，並且在往來地踱着。內田走向一個青年的、主持警衛的軍官面前去，想從他那裏打聽一下司令部裏底職員底狀況。但是，那個軍官用了懷疑的眼睛打量他一遍，就命令內田立刻滾開。隨便怎麼樣解釋也沒有用，軍官仍是固執地持着他原有的態度。於是內田只好再回到道外去——這是全城中唯一沒有絲毫損傷的一部份。

快走到一家最好的旅館之前，內田在因為很快就可以得到休息底愉快之中，突然覺到身體是極度地疲乏了，而且幾乎是從來所沒有過的疲乏。

他走進第一間介紹給他的房間裏去，立刻就躺到了沙發上去，並且幾乎是立

刻也就睡着了。

哈爾濱在燃燒着。

十四 紳士協定

克賴司坐在大連日本滿洲每日新聞社裏，在同他底老友戈登談着話。克賴司是爲了探聽滿洲前線上的現狀剛剛從上海飛來的。

他底老友是一個上了年紀的愛爾蘭人，在十年以前就把自己底筆賣給了日本人，主持着滿洲每日新聞。他並不愛他底主人，他們對於這個驕傲的、永是半醉半醒的批評家，也是在將就地忍受着而已。不過，戈登是缺乏錢的人，而主人方面則缺乏流暢的英文和新聞記者底天材與能力。於是，戈登與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之間，遂生出了相互提攜的事業關係。

以一九三一年「中村大尉事件」爲中心，戈登寫了一篇極漂亮的攻訐中國人底「殺人」的文章；第二件，是以萬寶山事件爲題材；最後，就是關於赫赫有名

的「九一八」底前夜的「中國人炸燬」瀋陽附近南滿鐵路路軌的事件。憑這些功勞，戈登很得他底主人們底青睞，因而對於他底一些過份的行爲也就不甚苛求了，倘若他不能夠樹立相當程度的功勳，那麼他底那紅髮的頭顱就頗有冒險的可能了。他曾經兩度拋掉他底職務，而沉迷在港口一帶的水手酒店裏。把所有的錢全都喝光了。每一次都是由他底關心的主人把這個天才家尋找回來，每一次都是骯髒的、襤褸的。他滿頭生着凌亂的紅髮，並且是因過度的飲酒而浮腫了。因之，他也曾兩度地再回到他底主筆底位子上去。

現在，他同着他底朋友對坐着——那便是更成功的、更沉靜的、更機警的、更莊重的克賴司君。

克賴司關於滿洲最近的事情什麼也不知道，同時，戈登也不能做材料豐富的誇耀。與哈爾濱底連絡從早晨起就不通了，從早晨七點鐘起，長春底連絡也斷了。軍隊方面保持着緘默，黑龍會那裏也沒有任何消息到來。不過，無論如何，

戈登比克賴司總是知道得多一點。他接到一封從哈爾濱來的電報，這是社裏最好的訪員。他底學生所拍來的一封雖然很簡單，但是很珍貴的一封電報。

「哪！你看看吧，昭！」他說着，並且把電報遞給克賴司。

那個人讀：

「『哈爾濱被飛機轟炸，遍地起火。』」

「詳情呢？」

「詳情？昭！詳情還在我底訪員底肚子裏呢……也許是已死的訪員底肚子裏呢！你明白嗎？！他所以不發出來，也許是他死了，也許是無線電台和有線電台也都成爲死屍了。總之……是哈爾濱已經粉碎無遺了。哪！你再看看這個！」戈登向客人那裏擲過去駐長春訪員底電報：「晨五時三十分警報突起。十分鐘後轟炸開始。赤色飛機約五百架。自殺飛機及燃燒彈焚燬車站。遍地燃着巨火。兵營被焚。火藥庫被炸。」

「這還有一封，也是他發出來的：

「『舉城被焚。皇宮起火。司令部已燬。騷亂。』」

「怎麼樣？」

「這很值錢啊，藍多！這是空前的駭人聽聞的事件。這是從地獄裏拍來的電報……你明白它底價值是多麼貴重嗎？」

「但是，誰會准許你把它公諸于世呢，親愛的？你用什麼方法呢？」

「可是，這是震撼天下的大事件啊！」

「主人們被攻擊了，並且被攻擊得很厲害，昭！任他一千個魔鬼吧，但是這幾封電報却非讓世人看見不可！這是……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呀！」

「鎮靜，昭！你對於『白馬牌』底感想如何？」

「戈登給客人並且給自己都斟得幾乎溢了出來那樣滿的兩杯威士忌酒。」

蘇打水沒有動，兩個人都喝着純威士忌。

「好吧！你對於現狀的估價是什麼樣呢？昭，你在遠方自然看得清楚。你是旁觀者清啊！你們上海那裏，現在很安靜，所以頗可以用冷靜的頭腦思索一下的！」

「我以為對現狀作估價的事，現在還早。」

「我在臨來之前，曾經同一個腦筋相當清晰的日本人談過——他是日本大使館侍從武官，姓森下。他，自然，同其他的日本軍人一樣——也是一個『無敵將軍』，但是，他却有腦子。他看出來大戰初起的時候，有許多的不幸和失敗，他向我說，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這種情形已經早被計劃到了，所以雖是難免，但對於戰事底繼續發展却毫無危險的。據他底意思，在大戰初起，日本沒有能夠向滿洲集中大軍以前的一個禮拜之內，俄國方面一定佔着優勢的。他甚至簡直向我說：『大戰底初期，一些城市，幾千中國人以及幾千我國底軍隊確有受傷害底可能。我們接着就退往最新式的，早已修築好了的防禦地帶去，這樣，

我們還可以保持繼續作戰的戰略上的能力。到那時候，一直到那時候才是真正的戰爭底開始的時候。」他談論這件事的步驟，他底安詳的態度，以及他論到許多城市和幾千個人將要受到損害的調子，使我深信這是真實的，是他們底戰策中所預先知道因而預先計畫好的事。你注意，他說完這話之後才兩天的功夫，哈爾濱和長春就真的被毀壞了。所以，他底話即或不全部可信，但他底話多少是可以相信的。」

「我不同你爭論，昭！不過，把滿洲底中心都市，鐵路底主要連絡站，電報局和無線電台都毀壞了，使得百萬居民成爲無家可歸的災民，再加上併行的共產宣傳，我以爲這點會造成一個相當的局勢的，憑這一個局勢就足夠使日本軍隊在滿洲領土上作戰成爲不可能的事情。」

在門上有人敲了幾下，接着立刻有一個年青的、漂亮的日本人跑了進來。

「對不起，戈登先生！不過，我爲這空前的事件所刺戟得太厲害了……我剛

從飛機上下來。我以為您對於我底不速而來不會見怪的吧？」

「請坐，年青人！這位是我底朋友——克賴司先生。請坐，並且請你把你們前線底情形講一講！」

「戈登先生！這簡直是像神話似的！我甚至於永遠不會相信這是真事。戈登先生，您是知道我的！我敢向天發誓，凡我所說的——全是實話。這是從所未見，從所未聞的事情。但是，這是目睹的奇聞啊，戈登先生！我知道這是有些不愛國的意味，但是我却要說實話——這太使人驚服了。」

「嗽……嗽……小夥子，你講正事吧！」

「長春沒有了，先生們。康德皇帝，以前的溥儀也沒有了，先生們，什麼都沒有了，先生們！」

「鎮靜啊！年青人！我們還在着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戈登先生，我全都看見了。您收到了我發出的詳細記載事變情形的最後的

「一封電報嗎？」

「是第二封嗎？」

「不是，是第三封。」

「我沒有收到，年青人！」

「可惜！那麼我逃得是時候了！」

「您這是什麼意思，您對您不等滅亡的到來就逃了出來覺得可惜嗎？」

「不，不是這事。我所可惜的，是你沒有接到我底第三封電報。它大概和無線電台一起毀掉了，您知道嗎，戈登先生？我在長春的最後幾小時，正同一羣無線電台裏的年青人在一起混着。電台所在地很高，從台上可以憑覽全城。當我被警號驚醒之後，我就跑到那裏去了。於是，手底下有着無線電發報機，同時，全城也都一覽無餘。」

「那麼，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訪員先生！鬼才知道您胡里胡塗地說了些什

麼，可是關於正事却一句也沒有說到！」

「對不起，先生！我跑到電台那裏的時候，一切還都安靜如常，整整經過兩三分鐘的樣子，這個事情就發生了。整個的天空，爲朝日之光所照耀着的那些無數的布爾雪維克底飛機，成爲黃金般的顏色了。」

「少說抒情詩那樣的話，年青人！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呢？」

「我看見在全城底各地，飛機一架隨着一架地往下墜落。但是，見鬼！這並不是被擊落的。它們都掉到最有用的地方去了。蘇聯底航空員自己跌死，然後把週圍幾百公尺以內的一切也都毀壞了。這是一種不可言狀的，可怖的爆炸！一九三二年，我們底肉彈三勇士在身上綁着爆裂彈，曾經衝過中國底障碍物，爲的是給自己底軍隊以通過的機會。不過，彼時，我以爲他們並沒有走到障碍物之前就爆炸了。但是這些人們，却一直向火車站飛着衝過去，連自己以及週圍幾千公尺以內所有的都一齊炸毀了。這真是英勇的表現！我真欽佩他們，雖然他們是我們

底敵人。」

「也許他們不是這樣做的吧？！年青人！您沒有想到這或者是用無線電操縱的飛機吧？」

「狂話，戈登先生！像蘇聯飛機所做的那樣，機器絕不能做出如同人所希望的那樣準確的工作。」

「好，請繼續講吧！」

「我從高崗上看見兩架飛機，一直落到衛戍司令部那裏去了，巨大的火柱、碎石、碎磚都飛了起來，於是司令部就炸完了。戈登先生！我還看見一架飛機落到火車站上，一秒鐘之後就什麼都燃燒了起來。它炸毀了車站，它身上帶着的燃燒彈却把其餘的都燃着了。當時我覺得，甚至於不應該着火的地方也都跟着燃燒了起來。另外，戈登先生，我看見有一架飛機向着無線電台撞過來……但是，它沒有撞着。駭人的爆炸啊！您知道，我被震聳了。幾架小房子當時就消失了。無

線電報生真是英雄啊！他們並沒有停止他們底工作。我當時就給您發了那第三封電報，然後，我立刻乘着汽車往飛機場那裏跑去。當我離開無線電台約二百公尺的時候，另一架『自殺飛機』又準確確地落到無線電台上了。大概因為這個緣故，您才沒有接到我底第三封電報吧？！後來，當我快到飛機場的時候，我底汽車着火了，於是，我只得把它丟掉。我身上也燒傷了一點，並且我在那極熱的空氣裏幾乎沒有死去，幸虧這種情形不久之後就過去了。我簡直是瘋了。全城都在燃燒着。我跑到飛機場的時候，飛機場居然也在燃燒着。我僥倖得很，我抓住了幾乎是在飛動中的一架飛機，就飛來了。

● 我們飛到空中的時候，看見下面的長春正被劇烈的火焰所擁抱着呢！滿洲國底重要都市全都毀滅了。大概康德皇帝現在也已經變成死屍了吧？！現在還有誰能夠繼續那光榮的、名揚中外的大清底大統呢？……是啊，布爾雪維克做得真漂亮，主公！

「還有什麼別的呢？」克賴司問。

「別的什麼也沒有了。您看見我在這裏坐着，那麼這就是滿洲每日新聞底最後的，空前的新聞。」

「您是一個極能幹的記者。田中先生！不過……您要知道，凡是您方才所說過的，我們大概一個字也不能登載出來。新聞檢查所一定會把全部都扣下來。」

「那太可惜了，戈登先生！是不是多少能登載一些出來呢？因為這太有價值了，這是極重要的新聞哪，戈登先生！」

「您說得對，年青人，呶，您去休息吧。您事情辦得很漂亮，並且值得受誇獎的。不過，您方才所說的那一篇話裏，一個字也不能登載出來。您難道不知道一向有人攻擊着『大日本××嗎？而又因為有新聞檢查存在的關係，而總看不見攻擊底表現嗎，您明白嗎？休息去吧，親愛的，爲萬一的準備，您按自己底意思寫一篇報告吧。現在若沒有用，那麼將來也許有用的。再見吧！」

只賸下兩個人——朋友自己的時候，他們彼此默然對視了許久。後來，戈登站了起來，走到在牆上懸着的滿洲大地圖前面，用手指着訪員方才所提及的地方說：

「你底感想是怎樣呢？你明白不？這一下子多麼厲害！同一小時之內，也許是在同一分鐘之內，把三個中心都市毀成灰燼。也許還不止三個，我們不是什麼也還不知道嗎？他們在滿洲底領空上飛來飛去，像在自己底領空裏一樣。他們現在是空中底主人。我懷疑我們底主人們是否能鬥得過他們，我真懷疑，你對於這事有什麼話說呢？」

「什麼話也沒有，親愛的！無論何如，關於換地方做事這一點，現在想來還早。報館一時不會關門的，而況報館裏面對於我們既有許多興趣，又有有利可圖的東西！」

「你真是麻木不仁了，昭！對於這個將有百萬人死亡的，不可避免的戰爭，

難道可以這樣冷血地談論嗎？」

「它是這樣，無論我們是否被刺戟，我們底態度不能改的，並且我們連一個人也救不了。所以，何妨以哲學底冷靜來看着它，同時多注意一些切身的問題呢？我對你倒有點擔心，我怕你在此地很快地要坐不住了，甚至於比你所想到還要快。現在，是不是已經到了替你自己打算一個比較穩當的位子底時候的時限呢？我自從聽到你們這裏的那位青年所講的話之後，我對於親自認識滿洲事件底情緒，現在已經沒有了。我寧可在自己底家裏，在一個漂亮的女人底懷抱中突然地死去，而不願意用自己底血肉去做滿洲土地底肥料。」

電話響了。克賴司把聽筒摘了下來轉遞給戈登。戈登同一個克賴司所不認識的日本人寒暄了幾句之後，就很注意地、偶而插着短促的、肯定的話，在傾聽着對方底言語。最後，他掛上了聽筒，向他底客人說：

「國通社。最後的新聞。關東軍發表了關於早晨空襲的公報。」

「噯，噯，很願意知道一下他們又編造了些什麼！」

「又簡單，又不聰明。空襲底情形，自然比我們底訪員所報告的要嚴重得多。據司令部底發表，『野蠻的』人們轟炸了五個地方：哈爾濱、長春、吉林、拉法站和……，各處都『微有損毀』，不過，死了許多無辜的居民，而且當然是婦女和小孩。哦！婦女和小孩！在歐戰的時候，協約國、以及中歐各國底報館和通訊社，不知道有多少次應用過這幾個字了？！現在這種情勢又輪到了我們底主人們底手裏了，大概，布爾雪維克也利用它吧。不過，他們多少要聰明一點。這套公式被用得太陳舊而且已經用得體無完膚了，而他們則不大喜歡用古老的公式，腐舊的調子的。」

「據司令部所發表的消息看來，……然是日本底『無敵的』空軍和高射武器隊，幾乎把所有參加空襲的赤色飛機全都擊落了。據說似乎擊落了三百多架赤色飛機！」

「妙哉！結果是，被擊潰的、畫虎反成犬的、赤色空軍底『殘餘』反倒逃回自己底領土裏去了。」

「在這些胡里胡塗的事件裏，有着一個極明顯的特點，那就是空襲轟炸了最重要的中心都市而使各處都『微有損毀』之後，它底結果却顯而易見地，已經把日本軍隊底集中，以及其他戰略上的計畫，完全撕破了。倘若再計算一下，將來還能有空襲底再來，以做完第一次空襲所未竟的事情底可能，那麼就更無疑義了。」

「你說在此地快坐不住了，這是不錯的。但是，在沒有人用力來逼我走開之前，我是絕不離開此地的。我要留在這裏，昭，我要親眼看一看那巨大的、驚人的事變底發展。昭，如果我在有死的可能的時候不死，那麼，我一定寫一本書出來，它將足以驚震全世界，而且也要使你震動的。昭！你對於這個要說什麼呢？」

「祝你成功！今天，頂晚也要明天，趁着我底兩條腿還長在我底身上的時候，我得趕緊把它們帶走。我將爲你寫一篇亡人小傳。這將是一篇極漂亮的東西，藍多！我將題名爲『足以震撼世界的人』，固守閨範的夫人們一定會帶着發狂的喜悅讀它，老處女們也將會用像她們底本身一般純潔的眼淚灑到它上面去。」

「好，昭，來握手！我們締結一個紳士協定吧！——你替我寫一篇亡人小傳，而我則爲紀念你而寫一章極透澈的、極誠懇的幾頁，編到我底書裏去，我把這一章題名爲『想死在自己底家裏的床上的人』。你同意嗎？好極了！」

● 兩個朋友喝乾了玻璃杯裏的威士忌之後，就很親熱地分別了。那個「足以震撼全世界的人」在朋友走後，就開始做他那爲談話而耽擱了許久的工作。明天的報紙應當出一份驚人的，勝利的一期。戈登把滿洲每日新聞報底已經很可憐的原形，故意弄得使它成爲不可辱視的樣子。

十五 穿安全背心的人

海是平靜的。人們爲了平靜而溫暖的天氣，爲了豐富的食物，爲了休息，因而感覺到滿足。沒有親近的人似乎稍微煩悶一點，但是有了新朋友，新的印象，幾千種的新東西所造成的新環境，自然會使人忘掉了家，忘掉了那微渺的喜悅和關心。

他們在海上航行着才是第二天，但是覺得家裏所有的，似乎已經是很久的事了。甚或覺得永遠不會再有的了。這個名古屋市，三櫻村底年青的、堅壯的、快樂的農夫也不會再有了。他底新朋友，那個同一市，但是另一個村子裏的，知道許許多多故事的新朋友也許不會再有了。他們現在都是皇軍第十二師團底兵士。他們現在正被搬向那個新的使人感到莫大興趣的鄉土——滿洲去，關於她，

正有一首很美麗動人的歌在讚詠着。葉山還不大會唱它，但是歌詞却還記得：

「啊！滿洲，我底滿洲呀！

你像在朝日底陽光裏的，

櫻花般地開着的花！」

天皇有着許多如同在上海的「肉彈三勇士」一般忠勇的兵士。世界上就沒有不能爲天皇所征服的力量存在着。大日本把在她前進的道路上的一切的人們都要掃除。大日本將在世紀裏享有着幸福和光榮。

這是在名古屋舉行向天皇御容拜別儀式的時候，一個在鄉軍人會裏的老退伍兵在儀式終了時所說過的話。

「人民將爲幸福所籠罩的」，這個老兵說得真好。「戰後，等我掛着勳章回家的時候，我也將爲幸福所籠罩的。連名古屋的同鄉們也都將如此。只要仗打完了，那麼都將爲幸福所籠罩的。」這是在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兵士葉山在從

日本開往滿洲去的太田丸底船舷上這樣想着。

思想像小鳥似地飛動着，一會兒想想這個，一會兒又想到別的上面去了。
葉山並沒有把自己底思想穩固在任何一件事物上面。何必？

「今年底收穫又不好」，葉山繼續地想着，「稻米又不夠，菜蔬也不夠。借債也越來越難。父親大概又要賣小妹妹吧？我現在不在家，也就沒有誰去攔阻老頭子了。她一定要受罪的——那個又小又聰明的女孩子。母親一定也更苦惱，父親自然也是一樣。不會的……不會的。日本將要被幸福所籠罩的，父親不會賣掉她的，我將來受了傷，帶着勳章回到祖國去的時候，我們家裏就會父母子女都全了。」

「啊！滿洲，我底滿洲呀！

你像在朝日底陽光裏的，

櫻花般地開着的花！」

「你在想着些什麼，葉山，並且你爲什麼這樣高興？」一個名古屋底人問。

「我想家裏的事，並且想着名古屋那們老兵所說的人民將爲幸福所籠罩的話。他說的話許是真的吧？」

「也許不是吧？」

「也許不是？不過我總要當它是真話那樣想。因爲那樣可以高興一點，並且不覺得害怕。」

「我知道那個老兵。我底父親同我曾經說過，他在第一次日俄戰爭的時候，曾經當過看護兵，並且掠奪過死人底財產。他從前線回到名古屋的時候，是帶着錢來的，到名古屋之後，他就開始掠奪活人底財產。他是一個高利貸者，葉山先生！」

「怎麼可以把他底買賣叫作掠奪呢？他在別人困難的時候幫助人啊！你們怎

麼另一個樣子想呢，小住先生？這或者就是軍官和曹長向我們所說的那個「危險思想」吧？」

「你是個傻瓜，葉山先生，我真後悔對你講了那個掠奪者的話。你所看見的世界太小了，並且你也不懂人生。你等一等吧！如果你不死在前線上的時候，那麼你就會多看見，也會多認識一點，那時候你也就不會再說這些傻話了。」

葉山本想對於這個侮辱他的名古屋人生氣的。不過，這是一個很可愛而又誠樸的年青人。而況天氣很好，海也平靜，肚子裏又填飽了雪白的稻米飯和一些魚菜，所以，不生氣了，以免殺風景。他想要到甲板上去，好讓太陽晒一晒，並且讓涼爽的風吹一吹。他招呼了小住便一同到上面去了。

在那裏的人很多，都是和他們同樣年青的兵士。他們都很活潑而且很快樂，講着可笑的故事，互相戲謔着，有的在唱着一些城裏的歌曲和兵士們底歌曲。

他們在船舷旁邊，找到了一塊空閒的地方。把他送往前線的長短不一的艦隊底活動的圖畫，他們已經欣賞多少次了。在他們底頭上，很遠的前右側的空中，飛翔着幾十架飛機。它們忽隱忽現地，有時像水鳥一般地落在海面上休息一下，然後又飛了起來。

海船太田丸在成直線的艦隊中間航行着。在很遠的前面，在天際線那邊，在後面也都航行着其他的海船。烟突裏冒出來的烟，像一條無限長的道路般地把天切成了兩半。

小住從船舷底外邊往下看着。透明的，茶褐色的海浪很和平地，像馴狗般地舐着海船，而它則很威武有力地向前鼓進着。兵士們談話底音聲並沒有能夠掩住海船底心臟——機器底有韻律般有力的噙聲。

「聽着，葉山！現在，我看着我們底艦隊，我就想起我在很久以前所讀到的一本書上所描寫的一個武士豐臣秀吉來了。這很早了，差不多在三四世紀之前

了。他領着一大批艦隊到朝鮮去，爲的是要把她從中國底手裏奪過來。他在當時大概也有着一些如同我們一樣的英勇的兵士，不過海船要壞一點，因爲那時候還沒有輪船。他們在當時也同我們現在航行着一樣，而且我們幾乎也在同一條航線上航行着。

「他們到底航到了朝鮮，並且也征服了她。但是豐臣秀吉却並沒有因此而滿足。他又回到日本，又湊了更多的兵，預備去征伐中國。不幸，中途在海裏遇到了很大的暴風，幾乎把所有的軍隊都覆沒了。」

「這段故事有趣嗎？」

「這太有趣了。小住，但是你爲什麼偏在這時候想起來呢？不要想這些沉痛的事情吧！」

「那個豐臣秀吉大概觸忤神怒了，所以他才受到了天譴的。喂！那邊唱得多麼好聽啊！我們到那邊去吧！」

很大的一羣兵士在左右搖擺地、很有韻律地唱着一支很老的鄉下歌，這是敘述着一對青年的愛人不得不離別的悲緒，和後來白髮蒼蒼時候又相遇合的驚喜的

歌曲。

歌底尾句還沒有被唱出來，突然聽到一道嚴厲的口令：

「就位！」兵士覺得很奇怪，但是立刻就服從了這道命令。小住和葉山以及一些別的兵士都擠在階梯口那裏，準備順着秩序到底下那一層去。人羣在過份的安靜中相互地猜想着突然中止休息底原因。

「我們快到了。大概是準備登岸吧？」

「胡說！曹長說過只有明天拂曉我們才能到達。這一定是發生了別的事。也許是檢閱吧？」

「也許是俄國人來了吧？」

「真是傻蛋！俄國人沒有海軍，飛機從他們那裏却又飛不到。」

關於俄國人的、關於危險的假想立刻就傳遍了全船。這個假想也許在幾千個兵士底頭腦中同時就出現了，不過誰也沒有肯把它說出來而已。假若說出來，那不是表示自己底怯懦麼？！

「這也許真是俄國底布爾雪維克吧？」當小住和葉山擠到人羣裏去的時候，葉山問他底朋友：

「你想爲什麼把我們這樣快地攆開了，小住？」

「我想那個提到俄國人的小夥子，並不是傻蛋。」

「不是傻蛋？那麼別人就都是傻蛋了！他們怎麼能夠到這裏來呢，這麼遠。」

你儘想些不好的事，小住君！」

「你爲什麼要問我底意見呢？我最好是不說話，或是對你撒個謊才對。」

這時候第三個朋友擠到他們底身邊來了。

「他們會擊沉我們的，弟兄們！」他底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的樣子說「是他

們啊，布爾雪維克啊！」

「這個葉山說是快要下雨了，我們却沒有傘，我們底長官把我們攆到這裏來，爲的是免得把我們淋濕了，也免得我們感冒的。」

「下雨？下什麼雨？你胡說些什麼？」

「這是他嘲笑我底謊話。我方才說過俄國人離開此地太遠了，只有傻瓜才會喊着說是俄國人呢！」

「你是村子裏的第一名傻瓜，葉山！他們底飛機可以不着地地飛到我們底名古屋去作兩次往返的訪問，並且還可以特別地飛到此地來看看像你這樣的傻瓜。在我們底學校裏掛着一幅地圖，上面畫着紅色的箭頭，表示着布爾雪維克如何能夠從海參崴飛到東京，或者還更遠一點。我們那裏底每一個傻瓜都懂得這個的。」

曹長底命令把這幾個朋友們驅散了。

「站前來！」

兵士們很快地聚攏過去，並且排成了隊。

曹長又命令着：

「立正！看齊！」

在中隊底前面出現了一個有了年紀的步兵大尉——中隊長。兵士們很和藹地、很整齊地回答了自己底中隊長底問候。步兵大尉命令「稍息」之後，就開始演說：

「弟兄們！我們遵奉×皇底旨意被派出來保衛我們底朝鮮底領土，保衛我們在滿洲的權力和利益；在滿洲，現在正被那共產黨底俄國——侵略者最近幾年來不斷地、土匪般地襲擊着和平的鄉村，居民和我們底守備隊。昨天，這些野蠻人底飛機又轟擊了我們底清津港，打死幾百個無辜的婦女和小孩。我們底空軍當時就做了極有價值的、對犯罪者們的懲罰，但是，我們爲了防止這類事件永遠不再

發生起見，那麼我們就應當果斷地、不憐惜地銷滅我們底敵人。在每一個兵士底心裏都應當激起對於敵人底殘忍性的勇敢和忿怒來。」

步兵大尉單調地、沒有抑揚頓挫地、像背書般地一口氣把這一段演詞吐了出來。他原想就此結束他底演說的，但是他突然想到他還沒有說出最主要的話來，幾百隻活潑的，安靜的眼睛却正都在集中地向自己底長官底身上射着。

「弟兄們！你們應當把上海肉彈三勇士底英勇的表現永遠記在心裏。」

步兵大尉努力地想着三勇士底名字，可是它們却在他底腦子裏亂轉着，並且同一些別的名字在攪混着。於是，又生出一個侷促的間休。後來，確信人名是任怎樣地努力也是白費事之後，步兵大尉用了一個攏統的句子：

「他們底名字應該是如同頂天立地的英雄底名字一樣，你們每個人底心中都要存有他們底名字。」

「我們底敵人既無恥又殘忍。他們企圖阻止我們達到戰場上去。我們一定

要從我們底路途上把他們掃除開，在前線上也是如此，因為大日本帝國底皇軍是舉世無敵的！」

「萬歲……萬歲！」幾百條青年的喉嚨一齊喊了出來，聲音既長又高。步兵大尉下了發給兵士每人一件軟木背心的命令之後，就走開了。

現在，誰也明白俄國人確是到了附近的什麼地方了，不過，那立在左舷船窗旁的一小隊兵暫時還無所見而已。天空和海面仍是那樣地保持着平靜。

「那麼，誰是傻蛋呢，葉山？是指說俄國人的那一個呢，或是別人呢？」

葉山在疑惑。大尉自己方才說過他們要阻止我們到前線去的。不過，這麼能夠呢？

「你怎麼不說話呢？」這是他底同鄉武籐嘲弄他，「你簡直像北海道的野人。聽說他們和你一樣，也是什麼也不懂的。」

葉山生氣了。他們這些弄鬼聰明的人爲什麼嘲笑人呢？死都快臨到頭上了，他們却還嘲笑人。

「喂，你們這些口齒鋒利的人們！」他喊着，「你們底嘲笑，這太蠢了。」
 「不要生氣，葉山！你不信朋友對你所說的話，那是很不好的事情。
 我是從來沒有騙過你的吧？！你爲什麼沒有相信我對你所說的關於俄國人的話呢？」

葉山覺着自己被這些善於詞令的小夥子們嘲弄得體無完膚，於是他不再說什麼了。他帶着不必要的注意撫摸着新發下來的、軟木製的背心底每一個連結的地方。用鼻子嗅了一嗅，覺得它有着染色的紡織品底氣味，並且微微地還發着黴味。他想，這件背心真發明得有用。即或不會涸水的人，穿着它也可以在水裏浮一個星期！幾百個人底喉嚨都發出來編成嗡嗡的聲音。不知什麼人說出來對於安全背心底質的懷疑的話來，於是人們立刻也都注意到這個上來了：

「它若不是軟木，而是什麼假軟木呢？」

那就只有死了……可是，爲什麼死呢？……時間不停留地過去了。人們儘可能地娛樂着。誰也不肯相信危險底真實性。以爲這不過是「假警報」而安定人心的方法，很快地獲得了許多人底信賴。但是，此時，忽然都聽見了從遠方傳來的爆炸底聲音，礮聲，再過一會兒，太田丸底高射機關槍和速射砲也都開火了。在遠方正在與此地所看不見，因而認爲神秘的敵人在格鬥了。說笑話的人沒有說完他底笑話。談話底聲音也死了一般地靜了下去。人們都在極緊張地傾聽着上空「那邊」所發生的事情。這個緊張的寂靜，突然被一個巨音所打破了。海船像一個有生命的東西似地痙攣了一下。

葉山還能模糊地記憶起在那之後的情形。什麼人在命令着、喊叫着、咒罵着。人們因爲對死的恐怖，都爭先恐後地搶到階梯口那裏去了，排擠、打架、呻吟、嚎叫、什麼樣子都有。帶有蹂躪性的騷亂，當有人喊出「着火了」的聲音，

而又看見火焰帶着溶化了的金屬流向外面奔放了出來的時候，簡直變成爲野性的騷亂了。在幾分鐘之前還是恪遵命令地有紀律的軍隊，一變而爲因懼怕死亡而失了理性的、幾乎瘋狂了的野性羣。小住和葉山因爲早就處在階梯口上，所以最先搶到甲板上來。甲板上正在劇烈地燃着火。葉山看見身上被火燃著的人向海裏跳了下去，自己迷亂也跟着他們跳到海裏去了。他到水裏之後的一霎那，什麼也都明白了，也清醒了。海船像一個巨大的篝火般地向海裏吐着千百個人。有的人像火炬般地燃燒着，有的人正在冒着烟，有的人已經變成灰燼了。人們仍是不斷地向那冰冷的海水裏跳着、跳着。

安靜下來，並且也在新的狀態中習慣了，他確信他在水上是很安全地漂浮着之後，葉山就開始尋找他底朋友們。同時，他貪慾地看了看海船和天空。天空上，此時已經什麼也沒有了。只在很遠很遠的地方，尙可以看見最後的幾架飛機逐漸消失了去，在海上，盡眼力所能看到的，只有無限長的大篝火，

以及幾千個，同他自己一樣的，在水上徘徊的，黑色的頭顱。

「葉山，喂，葉山！你活着哪？」

葉山喜出往外地向小住撲了過去。這就是他底那高身的，好心的，好嘲笑的朋友。

「你沒有看見武籐嗎？喂！武籐，武籐！」沒有回答的聲音。

「我們離開海船遠一點的地方去，葉山！快一點！」

着火的海船底可怖的模樣，尤其是自己乘過的那一隻，特別盪惑般地使人不能不去欣賞它。葉山帶着一種驚恐的混亂的情緒，並且有着可惜的和別的不清楚的心情，不時地回頭看看那兇烈的大篝火。

這一隻海船，或是那一隻海船，偶而發着爆炸的聲音，接着，帶着破裂的聲音，嘶叫的聲音從海船裏向空中崩出了鉄塊，碎鉄，冒着煙的木塊，支解的人體。太田丸有些不妙了。它很明顯地向右側傾斜了過去。葉山每一次回頭去看，

每一次也都發現海船在很快地傾斜着。海船上還有一些人攀援在上面，他們似乎不能決定，或是不肯往海裏跳。海船沉沒的最後的形狀，葉山沒有看見。當他在最後一次回過頭來的時候，太田丸已經沒有了……葉山哭了起來。

他很羞恥，他怕他底朋友發現他底稚氣。但是，他底朋友似乎在他底爲海水和眼淚所潤濕的臉上，並沒有看出什麼來。

他底朋友底出現，使他鼓起了些勇氣。他幾乎有些快活似地問小住：

「我們現在到哪裏去呢？」

「到哪裏去？你忘記步兵大尉和名古屋底老兵對我們說的話了嗎？上前線去，葉山君！在那裏有勳章等着我們哪！」

「你看，你又說笑話，小住！我是誠實地問你，我們現在怎麼辦？」

「我也誠實地回答你：到前線上去！怎麼？你想要開小差，浮水回家裏去嗎？我們現在一直往西游去，到朝鮮去，從那裏再到滿洲去。『每一個兵都應當

知道他底策略』。你知道這句話嗎？」

葉山覺着他底朋友是在嘲笑他，不過他說得那樣正經而嚴重，以致使葉山幾乎相信小住是在真正地貢獻意見。

「我們恐怕游不到朝鮮吧？小住？那太遠了！我們會因飢渴而死的啊！」

「你真是一個怪傢伙，葉山！在你底腦子裏全是些危險思想，你簡直不相信我們底長官所給我們的關心。你不要傷心，長官不會忘記他們底英勇的兵士們的，他們一定派船來把我們撈起來，然後幫助我們到前線上去。」

他們加入到一羣人堆裏去了，這是不知哪一營的兵士們。在這一營裏也在談着與他們所談過的，關於是否被撈救那一類的話。誰都在談着，什麼樣的說話都有。這樣，可以使得他們忘掉了悲哀，可以使得他們振作。對於愁悶的、緘默的臉上洒有眼淚的一些人們，總有一些嘲笑和詈罵飛了過去。以不久之後就可以得救而自慰的人們，竭力地使別人相信確可以得救，至少，自己是確信不疑的。

對於落水者底救濟，果然很快地到了。避開空襲的海船在竭力地撈救着落水的人。幾十隻小帆船，摩托船從海裏往外撈救着人，然後再把他們送到海船上
去。

這樣，使得已經快僵挺了的，以最後的力量泅浮着的人們振作了起來。最後，按着次序地輪到了小住和葉山所在的那一羣。幾十分鐘之後，太陽快沉落的時候，兩個好朋友已經立在一隻不知名的海船底甲板上了。

十六 解決國家命運底所在

外交部長來得很合時——不遲，不早。出乎意料之外，空中旅行是非常輕快而舒適。當他看見晨霧瀾漫，輕雲繚繞的牯嶺的時候，他反而覺得旅行的時間太短促了。

終於，走完了空中旅行的長途。

當他被山轎抬到最高領袖別墅的時候，應當到的人都已經到齊了。部長走到每一個人底面前用照例的話寒暄了幾句之後，就坐到籐椅上去，等着會議底開始。

會議底開始，是最高領袖底開會詞。

身材不很高，略微庾瘦一點，低音調的聲音，略有些口吃的，他並沒有一處

長得不合最高領袖的身分，雖然並不十分嚴厲，但却充滿着和藹。全國實際上差不多都握在他底手裏。人們崇敬他，也有人懼怕他。現在，當國家底命運應當決定的時候，穿着中山裝的、帶着質樸而略現迂緩的舉止的他，開始在十六個屬員與主人的同僚面前致詞。

與會的人們都在傾聽着：

「我們在以往曾經討論一再的問題，今天又要討論它了。我們等待已久，我們已經計畫的武裝抗日底機會，終於到來了。

「日蘇間的戰爭已經開始了。這證實了我們底預言並沒有錯誤，同時也證明我們對於日本忍辱讓步以拖延戰爭的政策，也沒有錯誤。

「戰爭造成了國際間的新局勢，我國底環境也驟然改變了。所以，我們以往所持的拖延不戰政策以及讓步政策，現在都不適用了。我們應當計畫出一條新的策略，我們並且應當做最後的，最有效的決定。

「戰爭雖已發生，但這並不是說我們也非攪進去不可，雖然有許多過份熱情的人很希望着。發生戰爭對於我們的影響，在以前固然對我們不利，但是現在，它却能以極迅速的步驟提高我國在國際間的地位。」

「我國與戰爭底關係，不但對於兩交戰國有重大的意義，就是對於那些企圖直接，或間接加入這場戰爭，以求私利的各國，也都有極重大的意義。在我們底周圍，現在已經有人來講價錢了，而這種事實，也會將來不斷發生的。現在的主要的問題，據我底意見，是我們同哪一方面講價並且講到什麼樣的限度，以及我們在什麼時候才做加入戰爭底最後的決定。」

「我們底責任非常重大。整個國家底命運都操在我們底手裏，所以，我們在做任何決定之前，都應當多方面地而且細心地考慮一下那關於有關戰爭和我國新政策底問題。」

致詞之後，最高領袖就請出席人申述自己底意見。但是，一個使人難堪的寂

靜籠罩了會議場。

每一個人都想先聽一聽別人底意見，而後再說出自己底話來。這個沉悶的空氣，終於爲一個年老的將軍打破了。他是一個有着很長的歷史的人，其中的經歷，有無數次的倒戈，有以「愛民」和感傷主義爲反宣傳的事蹟。

現在，他已經沒有一小塊的地盤，也沒有一名兵士屬於他了。他在反革命的鬥爭中丟失了所有的一切，後來，他在長時間的沉思與考慮之後，動搖了，並且跑到自己底以前的敵人那裏去投靠。已經毫無敵意的、丟失了一切實力的他，在最高領袖看來，也就並不可怕了，此外，他底懊悔和他肯作最高領袖副手而担任繁冗的職務，對於最高領袖非常有利。這是值得昭示於全國與世界的，因爲這是由一國底領袖統一全國的事蹟。

這個老人知道他對於最高領袖是有用的，所以他並不顧忌着自己底思想底自由和「愛民」底表現，因之，他於此兩端所表現的形式，時常是爲最高領袖所絕

不喜愛的。但是，後者却在有計畫地容忍他。老人却以為這是最高領袖怕他。於是，在這場或者可以成爲歷史的會議底席上，老人並沒有放過這個機會，他要針對着那永是猶豫不定的，從無決定主張的最高領袖，表現出來他底勇敢、果斷力和義無反顧的「愛國心。」

其大如塔的他立了起來，用一種友愛而親暱的眼光掃過每一個人之後，開始演說了。他對於最高領袖底賢明表示讚美，並且稱讚他是神意的天才者。他又舉出許多古代的英雄來和最高領袖相比擬。

當他發覺若再繼續地恭維下去就反而容易成爲虛僞的時候，他遂把口氣改成爲對於最高領袖底靜觀主義的批評，那是忠實的，有步驟的，同時又是極有力的批評。

「諸位，如果在現階段的國際情勢中，我們仍然奉行着靜觀主義，那麼民衆絕不會諒解我們的。我恐怕，甚至我們向民衆解釋我們底政治主張，他們也不會

諒解我們的。但是，我們却又不能向民衆闡明我們底主張，因為那太有利於敵國了。

「我們底民衆在過去很信任我們，同時他們也會極耐性地等候着日蘇戰爭底爆發，他們相信那是我們發動解放戰爭底最好機會。現在如果我們不履行我們底諾言，不去證實與滿足他們底期望和所等待的，那麼民衆就會起來反對我們。我恐怕民衆會把我們當做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看待。假若那樣，那麼將是很危險的，不發動因爲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底戰爭，反而能引起新的革命與內戰來。」

老將軍知道出席人底弱點確在什麼地方，於是他就向這塊地方不遺餘力地攻擊着。

「有燃起內戰底火焰底機會，日本人任用什麼樣的代價也絕不肯放它過去的。請傾聽一下民衆和青年底呼聲吧！民衆隨時都準備去參加抗敵戰鬥，假如他們在這條路上發現了阻止他們前進底障礙，那麼他們一定要粉碎它。民衆忍辱負

重的時間太長久了。他們仇恨日本的情緒足夠衝潰我們所設立的『堤壩』而有餘。一旦這般目不能見的衝『堤壩』底巨力發動起來，我們將無力去控制它。這個自然底力量將把我們從地面上掃蕩開去，同時，也將把國家毀滅掉。

「所以，我提議：聯合一切反日勢力，不問其隸屬何黨何派；不問是否已有充份的準備，立刻發動反日戰爭；並且與日本底敵人——蘇聯締結聯盟。」

老人在自己底位子上坐下去，拿起了一條差役遞過來的熱手巾就開始擦着那流滿了胖得有縐紋的臉和脖子上的汗。

會議底空氣活潑了起來。每一個人都明瞭這個老人底演說詞底真實的重量和價值，和他演說底目的。無論如何，他底演說確是給了人們以極明顯的印象。

第二個演說的，是一個有細窄長鬚的老人，某院底院長。他也是先頌揚最高領袖底賢明與謹慎，而後就直接而完全地附和了那前一個演說者底意見。

「開戰！我主張立即開戰。戰爭裏含有我們民族自救的機運。日本現在不能

把她底全國軍力底四分之一以上的力量，撥來對付我國，否則她將爲蘇聯所擊破的。我們若去對付日本底四分之一的力量，那是極可能。馬將軍說得對極了：如果我們不對日本開戰，民衆會反對我們的，到那時再對日宣戰，那就遲了。到那時候，我們將不爲任何人所信賴，我們對於任何人也將無用了，因爲，那時候的民衆會找到他們底新的領袖來領導他們。

先總理現在若是在世的時候，一定毫不猶豫地接受這個提議的。

「先總理是深謀遠慮的，」一個出席人反駁着。

「我對於這一點也確信不疑，初先生！所以我才說，先總理在現階段的國際情勢下，一定毫不遲疑地接受了宣戰底提案！」

財政部長——身體微胖，有一副青年底面貌，百萬富翁，身兼最高領袖底有力的副手和親戚的呂博士，現在很莊嚴地立了起來，安靜地，自信地開始說他底話了。

「贊成立即開戰的人，在我國內並不少，關於這一點，我國元首在他底演說詞中也並不是毫無原因地指出的。現在附和立即開戰底責任，無疑要比以國家利益爲前提而統治國家底責任要輕得多多。

「中國底每一個無知識的人，現在都贊成立刻開戰的。但是，這並不是說負有國家興亡責任的執政者就應該以無知識的人底意見爲意見，甚而認之爲必須遵行的意見。無知識的人底知識，非常有限，因此，他們不能想像到一切事件底複雜性。

「無知識人底思想，是原始的，甚至於不是什麼思想，而是一種人云亦云的感覺而已。

「假如國家執政者在國家危亡之秋做一國危安底決定的時候，完全以羣衆底意旨爲依歸的話，那麼，那個國家底生存不待今天底會議，就早已喪失了。

「據說，拿破崙曾經說過，要有戰爭，必須第一是有錢，第二是有錢，第三

還是有錢。他說得對極了。可是這三件之中，我們有一件嗎？

「我們底錢已經消耗在國內的戰爭中了，將來，是要消耗在對日戰爭底長期準備上面去。我們現在連充作非常戰費的一分錢都沒有。假如我們現在同日本開戰，那麼她立刻就能把我國收入的資源奪了去。——她會佔領上海和其他海口的。」

「我們需要錢，或是貸款。而且我們應當在決定開戰日期之前得到錢。我們現在有籌錢的希望麼？錢是必需的！」

「現在，已經有人拿錢來，求我們保持中立，也有人求我們加入戰爭了。我們試同他們講講價錢，那麼，我們就可多得到一些錢。而只有那時候我們才可以發動對日戰爭。」

跟着部長，立起來了那年老的，臉上有縐紋的銀行界底鉅子史某。他是一個不善於演說的人，其實，他也不必要是一個善於演說的人。他用低而發噤的聲音

說了幾句話。他反對立即開戰。他贊成歐洲大戰中美國底政策。講價，靜待，以至於必要的關頭，看兩方面底勢力底不平衡而去幫助有力的那一方面去。

無力地咳嗽着，並且哮喘着的老人，在演說完畢之後，帶着無可無不可和愁悶的樣子，在自己底位子上坐下去了。

會議上發生了反對和贊成立即開戰人們底劇烈的爭論。誰也知道，會議底議決案早已經定好了。雖然出席人在會議上似乎是真事一般地企圖說服對方，實際上這僅是法律上的點綴而已，議決案早已由國家底主宰們定好了，主宰們底代表就是那病狀的老人和財政部長。

幾乎在會議之前，外交部長早就被自己底發言所控制了。同別人一樣，他知道他底演說既不會改變任何情勢，而且也不能說出新事物來。不過，他是一個很忠於職守的官吏，所以假如高最領袖請他們發表自己底意見的時候，他絕不會不服從這個命令。他現在應當講一篇他自認爲對自己和國家都有利的演說了。於是

他就開始那樣講了。

部長既無勢力又無影響別人的能力，所以，當他演說的時候，在會議裏就表現了些無聊和有無均可的表情出來。部長很快地發覺了這個，於是他底平淡的，背書般的演說詞就越來越鬆弛了。

他當然也說了些愛國和民族解放戰爭之必要這一類的話。他從心深處仇恨日本人，但是多少年來爲顧全國家利害而養成了抑制個人底情感的習慣，使他時常說一些他內心所絕不能同意的話出來。於是，現在，雖然不是在敵人底面前，雖然不是在「獨眼狗」底面前，而是在本國底領袖底面前，他却仍是說着謊話。他謊言着中國同日本立即開戰底不可能性，「因爲她底勢力不足以對抗她底敵人」。他對自己說着謊話，他底話既不足以說服自己，同時也不足以說服持立即開戰論的人們。他明知這樣，但是他仍然繼續地按着原定的計畫說着，因爲假如他說出相反的話來，那麼就要不可避免地丟失自己底顯赫的，受人恭敬的地位，丟失

在上海法租界修築洋房的希望，丟失那已成習慣的、高等官吏所享的、豪貴的生活水準。

他底年老的「父親」，那個一生沒有能考中狀元的老人，因他而自滿。在他底眼前，有着幾百個他底親戚和同鄉在諂奉他，屬員們也趨承他。僅僅爲了在這幾位先生面前表示出自己底真實的意見，而去丟掉這些嗎？不，那是過大的，而且是不可改悔的失策。於是，部長就用一段簡短的大綱結束了他底演說詞：

「那麼，我提議：對於交戰的兩方，都保持和平的與正確的關係。無論對於日本，或是蘇聯，概不與她們發生含有義務性質的關係，但是運用各種毫無義務性質的諾言和信任底表示，以圖吸引兩國能供給我國的利益。我們並且需要和德國保持密切的友誼關係，對她提供台灣，朝鮮，甚至於遼東半島（關東州），作爲對我國於萬不得已的時候與日本開戰時的支持底交換條件。現在，我們仍是要以自有的力量加速地繼續完成備戰底工作。同時，我提議向統一戰線底領袖們交

涉，舉行備戰合作的條件底談判。」

這段大綱頗使他自己滿意，他看見會議席上半睡的和感到無聊的人們，都有些被振作了，那麼，無疑地它是被人們注意了。他很安心地在自己底位子上坐下去。

最高領袖又說話了。

「依本次會議底情形看來，出席人中，絕對多數認為立即開戰，爲時尚早。只有四席主張立即開始戰爭。他們底動機，無疑是極端愛國的，並且也極正當的；不過，他們對於我們準備之不充足，因而可以發生的巨大犧牲，以及甚至可致慘敗底各要點，都似乎有估計不足的遺憾。」

「我們都願意發動反侵略者的戰爭，但是我們和贊成立即開戰者底主張之不同點，是在於我們想以極少量的犧牲和最低的冒險來企求勝利這一點。」

「爲了保護千百萬條生命，爲了物質的、文化的和歷史的價值，爲了勝利

起見，所以我們必須忍耐而不立即開戰。外交部長所提議各點中，我個人看來許多是極有價值的，所以我以為會議或能同意提交政府把它審查一下，然後盡可能地實現出來。

現在，請同意我們底本次會議就此閉幕了。」

會議廳裏立刻就顯着有生氣而且熱鬧了，盡國民天職的手術完了。現在可以談笑，也可以用朋友底立場互相詰難。停一會兒有最高領袖所備下的精美的午餐和一場應有的休息。

連主張立即開戰的人們，方才在會議席上被反駁了的人們，現在也感覺得並不太壞，他們也不過是同樣地盡了國民底天職而已。他們曾經公開地為自己底主張而奮鬥過，至於多數人不曾與他們同調一節，那自然不是他們底過失啊！

十七
我們準備報復！

遠東底新聞震撼了世界上每一個庸俗的人。這是一種愚鈍的、怯懦的、近視的動物，牠聽了無線電裏發出來的喊叫，吞了報紙上所登載的關於城市、港口、廟宇、酒店破滅底動人的新聞，牠流着因恐懼而出的冷汗，混身都在戰慄着，低泣着，被布爾雪維克底野蠻行爲所聳動，學着一定規矩應有的聲音而哀嚎着，牠被「我們準備報復」底型式的日本司令部底無名代表人底驕傲的宣傳所感動，因爲驚嘆神異而流着眼淚。窩娼聚賭的人們、金融資本家們，納粹底「領袖」們，柏林底烏龜們，波蘭底酗酒的貴族階級、高利貸者、華沙底天主教和猶太教的僧侶們、鴉片販賣者、上海底政治賣淫婦、還不會忘掉自己底爵位和階級的俄國底親王們、將軍們、海德曼們、總之、一切國際底無賴、牛皮大王、騙子、

地痞、歇斯地里病的女人、全都把日本司令部底無名代表人底口號，像誓詞般地反覆喊着：「我們準備報復！」

紐約、倫敦、巴黎、柏林底交易所瘋狂般地忙着。事件底變化閃電般地迅速。電報和無線電其速度亦變成人們大不滿意的交通工具了。等着電報從紐約拍到倫敦去，再等着把它讀出來，結果，時間性就已經丟失了。

蘇聯底驅逐機和轟炸機改變了世間的情勢，改變了環境，改變了公債票和股票底價值。

瘋子！盧布漲價。誰要它？作什麼用？幾千個經紀人都在搜尋着蘇聯底公債票，但是找不到。驚人的鉅額金錢，投機，空中樓閣，對莫斯科下賭注。叛徒，狂人！他們一定會被破壞的，那就一齊都飛到魔鬼那裏去。然而，仍是：

「替我買兩萬鎊蘇聯底任何債票。」

「來一萬！」

「無論行市如何，立刻把日金放出去，三井也放出去。」銅、鋁、鉛、鎂、石腦油、鋼、硫……立刻在交易所裏取得了統治的位子。啊，交易很知道戰爭需要什麼啊！人們在幾小時之內就可以發財，在幾小時之內，昨天的「大王」也可以變成乞丐。

在這裏，有世界上最神聖的，最美麗而年青的水星神底各部門底專門家，他們在極仔細地注意着世界情勢的變化，甚至於每一個極小的變化。

他們以絕對的客觀態度和縝密態度去計算世界上的經濟、財政、政治、國會底選舉、革命、暴動、戰爭和前線底變化。依參謀本部底見解，一個軍官在交易所裏底地位，不過是一員小官兒而已。但是，一個退伍的天才的步兵大尉却能夠在交易所裏弄到許多錢，比任何著名的元帥所能弄到的還要多十倍，因為這個退伍者指揮着千百萬金鎊、美金、馬克、日金、佛郎和盧布。

現在，就是現在，當世界上底庸俗的人們爲輿論製造者所指揮而疑惑、而驚

異的時候，交易所底人們在此時正在根據他們所尋到的情報而觀看。

他們看見，日本派到海參崴去的飛機，共三百架，蘇聯則飛起遮天蔽日的幾千架來。固然，日本空襲底目的是在於誘起戰爭，而且他們也付出了幾百個人和幾百架飛機底損失而購得了這個願望。但是蘇聯對於這件事所給予的答覆，却實在厲害得多多。幾千架飛機完全主宰了滿洲底領空，然後把日本在滿洲底一切根據地都毀成了廢墟。

轟破日本海內日本底第一次軍隊運輸，尤其有力。

東京現在大概還在信仰着那匹混驢——魯登道夫將軍。已故的杜艾將軍在他們底信念裏已經沒有地位了。他們連想一想都來不及就會被從滿洲趕出來的。已故的杜艾將軍一定爲自己，爲不承認他底理論而復仇。並且將用布爾雪維克底手、腦、機械來復仇的。

滿洲和朝鮮底八個中心都市都成廢墟了。八個！而不是像日本司令部所竭力

宣稱的五個！日本底力量都被分散開了，也被隔離開了。如果布爾雪維克們不是糊塗的人們，那麼他們再進一步就可以把這些已經分散了的部隊各個擊破的。不久之後，日本部隊無疑地將被從北滿驅逐出來，同時也無疑的，日本司令部絕不能向滿洲再派遣她底軍隊。它在滿洲的軍隊將被毀滅，而自三島向大陸運送軍隊底能力則將被極厲害地切斷。僥倖能夠到達前線的軍隊，也必然要經過對於紅黨感覺到恐怖和騷亂。

因之：不久的未來，日本軍隊將會一再敗北的。必須直到日本軍隊在南滿集中之後，才能作對於以後的預言。

此時，倫敦、巴黎、柏林底工人區裏却發生了對於國運主持者們一些頗不見妙，也不太痛快的事。

海德公園裏充滿了許多舉止極端失禮的人們。他們在喊着：

「宣告世界底憲兵——日本帝國主義的死刑！」

「蘇維埃紅軍萬歲！」

上海，公共租界底巡捕在同日也看出有些什麼不平常的情形來了。南京路上集聚的中國人，比平日午後的人數特別多。秀麗的靜安寺路上聚滿了人，從北四川路那裏也向中心區移動着喧囂的大學生們。向不知恐懼爲何物的復旦大學底學生們和煙草公司底工人們一同前進着。閘北底疲憊的、襤褸的、半飢餓的窮人們也在進行着，他們在昨天尙是被鞭撻的，奴隸般地服從的人們，但是今天，他們却是覺悟了、看出了的、發覺了自己底力量的人們。

他們異口同聲地要求戰爭。他們宣揚着已經有了爲中華、爲祖國、爲民族而死底決心和準備。公共租界底巡捕跌入一籌莫展的窘態。「連牙齒都武裝了的」萬國商團也不敢使用自己底武器。「紅色馬利亞」（按卽警備車——譯者）在偷偷地做綁票工作，它底機關槍在緘默着。因爲公共租界，法租界和非租界的上海都知道，第一聲巡捕底槍聲就可以造出一個巨大的爆炸出來，這個爆炸可使公共

租界和法租界所共有的上海一下子就毀掉的。那個被僱傭的殺人匪黨——以渣滓集成的白俄義勇團，都分散到中心區底各街口和許多出入口那裏去了。成千成萬的中國青年男女水一般地淹滿了各條馬路。無限長度的，不停地喊着口號的示威遊行的羣衆喊着：

「宣告日本人底死刑！」

「宣告漢奸們底死刑！」

「對日宣戰！」

「同胞們武裝起來！」

虹口一帶已經佈滿了日本海軍陸戰隊，他們底刺刀毛一般的多，但是，却也並沒有恐嚇住示威運動者。他們知道，只要一高興，那麼此地就不會有一把刺刀存在了。而且永遠也不會再存在了！日本軍官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很正經地：很小心地把自己底警衛兵們分到兩旁去，給示威運動者讓開了路。

「日本兵給示威羣衆讓路！」

這是飛遍全世界的報紙底空前新聞，這個新聞是爲世界交易所所注意的。

哈爾濱底餘燼還沒有熄滅，當葉山同着所服務的第十二師團底其餘的，從海裏被撈救上來的朋友們也正在新搭的、臨時的、僅夠遮蔽風雨的住所裏苟安着的時候，當日本司令部底無名代表也正在向世界宣稱：「布爾雪維克們在不久之後就要被擊滅的。」的時候，然而蘇聯底縱隊這時候已經踏上滿洲底土地上了。

不斷轟擊的炮隊底砲聲，空中炸彈底爆炸聲音，幾千挺機關槍底吼聲，飛機馬達底號叫，坦克車底吱格聲，裝甲汽車底轟噪聲一齊混成爲一個震撼世界的巨聲。與凱湖岸底田野、草原、甚至與凱湖裏的水，都像世上那些庸俗的人們底身體一般在顫抖着。爲幾千條坦克車底鏈帶輪，幾千個裝甲汽車底車輪，幾千隻馬蹄，幾萬條兵士底脚所捲起的塵土，爆炸底煙，以及煙幕都攪到了一起而塞滿了天地，以致天高氣爽的八月底白晝，變成爲幽黯不明的黃昏。

太陽也變成了一塊紅銅色的圓點。

迎敵抗戰的日本師團，被紅色軍團底致命的武器所摧毀了。日本軍官和喝足了正宗酒的日本兵士們底英勇的戰鬥，並沒有能夠挽救已成成的局勢，祇是徒然地多喪失幾千條人命而已。自東方逼近過來的火底弧線和蘇聯底兵士以及軍官底剛勇的火燄，清楚地告訴了這是不可抵抗的力量。

不，日本司令部現在對於那尚在服從中的日本兵底勇敢仍在期望着。

瓦斯!!! 瓦斯!!!

流動體底波浪，氯化碳礮光氣底致人死命的霧，日本司令部想用它們來毒殺那前仆後繼的紅軍軍團。

蘇聯底坦克和裝甲汽車裏的人們在鉄車廂裏爲極高度的熱力所燻蒸，因爲太熱而撕掉了自己底防毒面具。機器和人都散亂了。步兵，騎兵和他們底馬匹也都相繼死亡了。

但是，可怖的巨流却不可遏制地、繼續地漫延着，它冲着滿洲底田野、草原、樹林，同時掃蕩着、摧毀着聯隊、砲兵陣地、坦克、以及一切日本底防禦工事。

紅軍爲了報復，用自己底飛機向地上日本防禦地和部隊裏像龍吸水般地，自天空往下沈澱着含有毒性的和燃燒性的瓦斯。聖經中創世紀裏的索哆木邑和郭沫那邑被天火所燒的情形，在現在比較之下，真是小巫見大巫一般。

日本司令部關於向穆稜河岸撤退底命令，現在除了對於司令部底僥倖逃脫的事務人員以外，已經沒有人要它了。在極端可怖的危險下殘餘着活的、殘傷了的、灼傷了的人們在奔跑着，沿途拋棄着可能丟掉的東西，激喘着，跌仆着，爬起來掙扎着最後的力量再奔跑着，然後在死神趕得到的地方死去。

死神遍處都獲得她底犧牲者。

歐戰中，俄國軍隊在波蘭喀爾巴阡山下的敗績，在那時候還可以利用奔逃而

自救，但是這幾乎是戰爭史上的最末一次的事情。現在，潰散而騷亂的日本軍隊却不能利用他們底快腿自救了。紅軍司令部爲了追擊敵兵而派出了幾千輛高速度的爬行坦克、騎兵和空軍突擊隊。於是，那些幸而從坦克底機關槍下逃脫了的人們，却都葬身到從空中射下的火焰裏，或是騎兵底刀下。

當日軍底最後預備隊完全瓦解了之後，常在穆陵河上架着降落傘飄下無數的俄國空軍陸戰隊的時候。日本軍底東路司令官明白了一切都完了。老將軍，曾經參加過第一次日俄戰爭。他曾受傷兩處，爲勇於作戰而兩度受獎，因而以擢升大佐而退伍。在當時他深信着日本皇軍之無敵，並且一直到臨死之前的一刹那他還深深地保持着這個信念。他命令作現狀的報告之後，就從一架伐木人常住的小屋子裏走了出來，他底野戰司令部剛剛才搬到這架屋子裏來的。

黃昏。森林底大火正與將熄的晚霞相映着。在遠處有探照燈在搜尋着天空。將軍沿着稀疏的小樹叢走着，越走離開伐木人底小屋子越遠。到哪裏去？哪

裏都好！遇見了一段已經鋸掉了樹幹的樹根，他坐了下來。極端的疲倦呀！……老啦！是，老啦！將來祇有恥辱，一個被人容易忘掉的失敗者底無光榮的死而已……疲倦了！再過十天，或是十二天之後，就都變了。到那時候，大概也許有一個像我一般的俄國紅黨將軍，也有和我一同的感想吧！我們是强有力的，日本是强有力的，但是我已經疲倦了。疲倦的人們去休息……但是日本却要前進不止的。

將軍掏出一本手冊來。匆忙地，摸索地寫了幾個字。

x

x

x

x

x

第二天早晨，紅軍繙譯官拿了一塊從日本將軍屍體上尋來的紙，連同譯文一齊送到師部參謀長那裏去，在紙上有着潦草的字跡。參謀長讀着：

「疲倦了的人們需要休息……但是日本却要前進不止的。」

十八 內田底疑慮和希望

可怖的空襲哈爾濱那一天，內田到晚上才找到了一個朋友。那是哈爾濱特務機關長佐佐木將軍，他僥倖地沒有被捲入全城底災難中。據他說，衛戍司令部只賸下幾個軍官，而担任衛戍的部隊，則因為在營房裏突然地被襲擊，所以死傷了三分之二。從各部剩下來的殘餘部隊湊集起來，才不過十個中隊的樣子。最壞的事，是一整天沒有能夠同任何方面獲得連絡，一直到晚上，他才能藉他底短波電台同總司令部連絡起來，並且做了關於空襲的悲慘的詳細報告。

內田從他那裏知道了關於紅黨開始進攻底消息。將軍把他領到鋪在他底工作台上的地圖那裏去。

「您看，內田先生！他們在開始做一個大規模的，而且是冒險的進攻。這一

進攻，除非他們能夠在我們底軍隊自三島到來之前完成，才能有效。他們通過芬河有兩軍團人，並且帶有多數的坦克、裝甲汽車、飛機、騎兵。他們把我們底前線已經擊破了，現在正開始着發展瘋狂的大攻擊。同時，他們從空中已經炸毀的清津那裏，至少派去了一師的軍隊。這是很聰明的戰術，內田先生。這個戰術關係極為重要，如果我們不能對付他們，那麼，他們將要得到極有意義的優勢——比他們向哈爾濱進攻底意義要更重大。朝鮮境內侵入了整整的一師兵啊！

「接着，他們就開始煽動朝鮮革命，他們就地組織朝鮮遊擊隊，並且接濟他們。這才是我們所最怕的呢！一師兵，自然不算什麼，但是不能想不到會有第二個、第三個師會再來的吧？！要防止這件事，需要果斷力，需要立刻就有幾千架的飛機。但是參謀本部是否能夠這樣決定，頗可疑慮，因為那樣一來，三島一定要在幾天內，甚或一個禮拜之間陷於無飛機的狀態中了。

「當這批陸戰隊做主力底輔助工作的時候，它一定向左翼底後方衝出去，這

樣就可以保障他們底主力免得受我方對其側翼的攻擊。

「同時，在北方，從海蘭泡那裏，他們在砲擊和空中爆炸底準備工作之後，又穿過黑龍江拋了幾個師過來。於是，他們在那裏又擊潰了我們底部隊，並且向南壓迫我們。不久之後，他們會向我軍底後方再從空中輸送大批的陸戰隊過來，那時候，誰也攔阻不住紅黨底巨力了。他們大概就想利用這兩個打擊把我們從北滿底主要地帶趕出去，一直到我們底軍隊從三島開來為止。」

將軍用紅色鉛筆在地圖上畫了兩個從綏芬河和海蘭泡向哈爾濱集中的箭頭。

「您看見了嗎？」

內田看見了。他臉上的肌肉，一條也沒有顫動。他連在好朋友底面前也沒有表示出他底不安來。他所看見的比將軍對他說的話還要多，他知道將軍一輩子也不會把實在的情形全部告訴他的。他固然是一個好朋友、政治家、愛國者、非正式的軍人，但是將軍却拿他當作「文官」、「政客」看待，所以不必以他來研究

軍隊底活動情形和前線底狀況。內田爲得到消息而向將軍道了謝意，然後到白俄問題上去了。

「他們已經到我這裏來過了」，佐佐木說，「他們沒有死。巴克舍耶夫將軍和羅宰耶夫斯基兩個人大吹其法螺。他們有一個極大的計畫。哈爾濱被毀之後，留下了幾千個無衣、無食、無住所、無法生存的人。他們現在期望他們底『勝利者——聖喬治』軍團能夠在哈爾濱底瓦礫場上長起來，成爲一股堅強的力量。不過，他們要錢，內田先生！

「他們說，銀行炸毀了，所以他們底一切都損失了。」

「這或許是真的，但也可能是這些先生們底照例的把戲。不過，將軍，我想請示您的意見。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是否值得再按原定計畫做下去，假如做下去，是否合式？」

將軍對於利用白俄在對俄羅斯戰爭上這一點，一向持懷疑論的，因爲他知道

「白俄底「領袖」們和這一羣無賴們底價值，於是，他不是第一次地又向內田提出了自己底意見。」

內田當將軍說話的時候，既沒有插嘴，也沒有反駁，雖然他以往從來不是這樣的。最近幾日以來，他對於什麼都疑惑，同時對於那些已被他利用了幾乎二十年的白俄方面，他也覺得有些疑惑。黑龍會弄的這件討厭的事不會失敗嗎？

其實也不見得！現在談失敗還早。看一看吧，也許從這些人底身上會找出點什麼來吧？！避免使用任何方法來同赤俄抗鬥，現在事情還沒有壞到那種程度呢！

他從特務機關裏出來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了。一輪大而明亮的皓月，正向餘燼未熄的哈爾濱底廢墟上洒着發死的白光。昨天的景况就不是這樣子，昨天在年紅燈照耀下的街上，還有幾羣從妓館裏、酒店裏鑽出來的人們在懶怠地走着，妓館也歡迎地敞着門，街上佈滿着淫蕩的、顫抖的歌曲和音樂，醉漢底歌聲，妓女和狎客猥褻的笑聲。這是昨天啊！

現在，當內田底汽車費力地穿着那爲垃圾、被炸毀的建築物底碎塊、石塊和磚塊所佈滿的街道的時候，他看見在黑影裏有着蠕動的無家可歸的人們。他們是什麼人？他們是：昨天的事業家，今天早晨起來就成爲乞丐，丟失了自己底所有和收入的窩娼聚賭的人們，再也得不到過癮的東西的癮士，喪失了自己底辦公處和「羣衆」聯絡的「領袖」們，失去了因狎客而可得到一塊麵包的賣淫婦們，以及以「自食其力」爲生的賭鬼們。

內田痛疚於心地想着這座城底廢墟。他恨過它，他曾經等待過大日本底無敵的精神來從地球上把這塊贅瘤掃蕩開的。但是，這事並沒有發生，這塊贅瘤祇是長大了起來。只有現在才被毀壞了而堆積着人類底灰塵。可怖的一個工作啊！

也許這就是對於週繞的一切的最有效的方法吧？在這堆瓦礫場上會生出新的城市來。也會有保持武士道底精神的、有毅力的、有力量的、新的人們到這裏來。他們會在此地建造新大日本底大陸強國的……不過，也許會從西方來一些有

毅力的、有力量的入吧？噫，不會的！不，這要毀壞他一生所信仰和所致力的事業！紅色的魔影無論如何也將被毀掉的。血要流成河，屍體也要佈滿在那未來的偉大的、光榮的、美麗的祖國底土地上的。但是，我信！

但是，他們也許會勝利的，如果我們的軍隊，如果我們底幾千架飛機不能以必要的速度開到。老佐佐木將軍並沒有證明他們底勝利就是把我們從北滿完全被趕出來的代名詞。海蘭泡方面的進展，使得我們向後貝加爾湖挺進的軍隊有被截斷底危險。我們在大興安嶺方面所沒有興築的防禦工事，現在簡直成爲我們底牢籠了。

不過，我們有退的地方。我們有空閒的地方。在俄國所參與過的戰爭中，空閒的地方對於她會永是最好的堡壘。所有俄國底最好的軍事家，都會利用過這天造地設的戰略上的地利。卡爾十二州（註）、拿破崙、白俄的軍隊都在俄國領土上失敗過。在第一次日俄戰中，若是古洛巴特金（註）將軍能利用空閒地方底地利，

他一定能打敗我們；但是，目空一切的聖彼得堡却沒有給他以利用這種方便的機會。佈滿全滿洲的俄國軍隊，彼時却沒有在有利的地方作戰，凡其所戰的地方，都是有利於我們的。所以我們勝了。

現在我們佔有滿洲空閒的地方。我們也佔有利用這種地利的戰術。

讓他們到我們這裏來吧！除非瘋了，我們才到他們底領土上去，那裏是那樣地堅固，是足以使我們底進攻的軍隊祇能為奪取敵人底鉄般的堅固陣地流血而已。

他們想在敵人底土地上作戰。讓他們深入滿洲底腹地吧！讓他們幻想他們底勝利吧！隨他們怎樣都好！

他們越是那樣，那麼他們底毀滅也越厲害。我們會使他們想起瀋陽、遼陽、

湯寧堡和喀爾巴阡山脈來(註)

內田被汽車司機底聲音從深思中覺醒了。

「到了，內田先生！明天什麼時候開車來？」

「好吧，馬場！明天九點鐘！再見。」

「夜安，先生！」

「它未必『安』吧？」內田這樣想着，他順着旅館底半暗的樓梯走向自己底房間裏去。

現在這時候，它未必能「安」吧！

註：卡爾十二州，瑞典國王，曾進攻俄國，後被彼得一世擊敗。——譯者。

註：古洛巴特金係日俄戰爭中俄國陸軍總司令。——譯者。

註：上列各地，均係俄國在日俄戰中慘敗之處。——譯者。

十九 清津底勝利慶祝會

紅軍裝甲坦克車聯隊委員鄂爾洛夫，昨天同着別的空軍陸戰隊一起隨着轟炸機到了清津，現在很好奇地巡視着這座小而清潔的城市。空中轟炸之後，它幾乎沒有受到若何的損害。只有那小巧的海港和玩具般的防波隄被炸毀了。在小海灣裏插着幾根被毀了的兵艦底桅杆。在那被毀壞了的、凌亂的瓦礫場上，只有幾家臨近海岸的小店變成了廢墟。

在城裏曾經有一萬個有家眷的日本小官吏、商人、高利貸者、憲兵和三萬個朝鮮人居住過，現在它變成了人煙稀少萬籟無聲的城了。它的地位非常不方便，它像一座高加索的村子般地在很陡的山坡上攀援着。它只有一條真正的街——沿海的街，不但步行，連汽車也可以通過。鄂爾洛夫帶着一個繙譯官在這條街上走

着。在街底兩旁佈滿了鋪面雖小，而牌匾絕大約小店。牌匾上盡是漢字。繙譯官給他解釋這些牌匾上的「祕密」。

他讀着「豐富」——菜蔬與水菓、兌換店、海味店，「知識之光」——書籍文具店、當舖。所有這些「知識之光」和「豐富」，兌換店和當舖都屬與本城底主人——日本人。朝鮮人們，只有權憑微少的工資在港口、鐵路上、田野、菜圃和城裏作苦工。

偶而也露出幾個穿着白色衣服的朝鮮人來。他們帶着小心和好奇看着這些怪人——那些鋼盔上有紅星的人們，神祕而有超自然力的、從空中降下來的人們。一羣毫無恐懼的小孩子們用着主人底眼光看着這些外國兵——這個有力而勇敢的俄國人。他們對於這些來客很親近，因為他們不知在什麼時候，不知在什麼地方曾經聽人說過，這些俄國人是他們底朋友。他們很驚異而又無恥地看着這些外國人底身上的怪衣服，並且高聲地交換着自己底心得。他們聽說俄國人是從天上下

來的。大人們講說俄國人是帶着白色的綢製的翅膀從雲彩裏飛下來的。他們因爲在自己底朋友們底身上沒有看見白色的翅膀而感到極度的失望。真是令人悵惘啊！若是能問問他們把翅膀藏到什麼地方去了，那就好了，不過他們不會懂得的，他們全說他們自己底話。

繙譯官傾聽着孩子們底可愛的閒話，過了半天，他忍不住了。

「孩子們，我會說你們的話。你們想知道什麼？是降落傘嗎？」

這太好了。他們會說朝鮮話。孩子們立刻都高興了起來。

「這才好哪！他們會說咱們底話！」

「你會說我們底話，那太好了。」一個孩子頭兒說。他們走近來，並且很嚴密地把繙譯官和鄂爾洛夫包圍了起來。一部份的孩子却立在遠處，沒有能夠決定做這種險事。

「那些東西哪裏去了，就是你們坐着來的東西？翅膀又在哪裏呢？」

「我們把翅膀留下了，孩子們，留在那邊離此地不遠的地方，那些翅膀叫『降落傘』。誰有胆子，誰就可以坐着它從飛機上跳下來。那是像雨傘似的，在當中有一個窟窿。」

「我們也能嗎？」

「等你們稍微再長大一點，你們也能。」

談話的人們一面快活地談着話，一面走上了陡的山坡，走向朝鮮人底戲院那裏去。幾百個穿着白色長袍的、穿西裝的、穿非正式軍服的、穿紅軍制服的朝鮮人都擠在戲院底附近，並且很快活地交談着。

兩個爲孩子們所環繞的蘇聯軍官底出現，使羣衆用着歡悅的喊聲迎了過去。幾個人雖脫了羣衆，走到了鄂爾洛夫和他底同伴底面前來。他們自己介紹是救國聯合會底會員，很久地、很熱誠地握着手，並且盡他們所能地對於從日本底壓迫下解脫出來這一點，表示他們底感謝。

「我們不能接受你們因為從日本人底壓迫中解脫出來的感謝。」

「我們不能接受你們底謝意，朋友們！」鄂爾洛夫說，「這太早，而且我們還無功接受。戰爭不過剛剛開始。你們底解放，只能用你們自己底奮鬥來換取，不僅依靠我們底刺刀。但是，我們要幫助你們去爭取解放的。」

「是，是的！不過朝鮮民衆底不斷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底運動已經有三十年之久了。我們失去了幾千個我們底最好的志士，但是我們底目的却還沒有達到。同你們合作，我們會勝利，我們對於這一點也深信不疑。祇有同你們合作才行。我們全朝鮮底民衆，都向你們底幫助表示感謝。」同鄂爾洛夫談話的人底聲音越來越高，越清楚，也越有力，那是一個高身材的，身體勻稱的，年青的朝鮮人。羣衆靜了下來，都在注意地傾聽着他們底談話。

「我們，」朝鮮人繼續講下去，「我們立刻就創立我們底紅軍。我們底幾千名遊擊隊和革命黨員就造成我們底軍隊底骨幹。我們自己，在你們底幫助之下，

我們自己從日本底手裏把我們底國家解放出來。我說得對不對，同志們？」他轉向其他的朝鮮人們發問。

「對，對！」羣衆一致地回答着。紅軍底軍官們很長久地，很親睦地同朝鮮人們交談着。他們簡直來不及回答朝鮮人們對於蘇聯底生活情形底多數的發問。他們底每一個回答的句子，朝鮮人們都覺得是新奇的。日本人底謊言，賣了身的朝鮮報紙，日本化的學校底謊言所造成的壁壘，幾十年來遮蔽蘇聯真實情形的壁壘，被鄂爾洛夫和他底繙譯官底「句平淡而無詭詐的話所攻破了。」

人越聚越多。從山底下，從城裏各處一夥一夥地，一個一個地，不斷地有新的朝鮮國民走近前來。隨着一夥人來了三個穿着紅軍制服的朝鮮人。羣衆特別親熱地歡迎着他們。他們帶來的「蘇聯最高蘇維埃告朝鮮民衆書」的傳單，立刻就被人們搶完了。很多的地方在高聲朗誦地讀着傳單。蘇聯最高機關底簡單的、誠意的、友誼的、有力的言語，使得那昨天尙是被奴隸的、被鞭撻的人們快活地與

奮了起來。

「朝鮮弟兄們！五十年前，日本的將軍、銀行家、地主、官吏們奪佔了你們底國家，並且帶來了殖民地底掠奪和強制的統治。

你們底國內，無數的健兒爲了要從日本人底不可忍受的壓迫之下解放全國，而受到了日本底軍隊、憲兵、警察底慘無人道的處置。

「但是，隨便什麼樣的犧牲也不能夠阻止你們底偉大的解放鬥爭，這是因爲日本人底壓迫和任意恣行的表現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忍受的。像這樣的運命，日本軍閥也準備放到我們蘇聯底遠東和西伯利亞底自由人民底頭上去。日本軍閥爲了此種目的而向我們的城、鄉、市、鎮那裏輸送着日本底陸軍、空軍——向我們開戰。

「爲和平的建設工作，爲幸福的文明生活而忙着的蘇聯民衆和蘇聯政府都不要戰爭。我們向日本提議過締結不侵略協定並非一次了。但是，竭力尋

找得物、掠奪品、殖民地底奴隸獲的日本軍閥却拒絕了這個提議。

「現在，日本軍閥既然對我們開了戰，蘇聯的民衆不得不帶着對侵略者的憤怒，以偉大的果斷，敵愾同仇的浩氣，必勝的決心而擊起了他們底武器來。

「我們是堅強而有力的，弟兄們，因為我們是自由的！我們是我們底國家底主人翁！日本帝國主義一定會崩潰的！

「弟兄們，我們底軍隊踏上了你們底土地了，但是我們並不要征服誰。在同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上，我們看朝鮮民衆是我們底朋友，是我們底同盟者；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底共同的敵人。朝鮮底土地我們一寸也不要，戰爭一完結，我們立刻把所有我們底軍隊都撤回到我們底領土去。

「擊起你們底武器來，弟兄們！創立你們自己底本國軍隊。你們同我們合作一定能從日本底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的。勝利將屬於我們！」

在昨天尙是緘默的、被壓迫的人們底驚喜，費了很大的事才被安靜了下去。領導者底請求維持秩序的呼聲，被羣衆底慶祝的噪聲所吞沒了。小小的清津自有生以來還不曾看見過這樣的民衆底歡悅。在這一天以前，朝鮮人就從來沒有感覺過自己像今天這樣的自由，這樣的信任自己底勝利。

鄂爾洛夫看到這些狂喜的人們，他感到了因喜悅和痛快而生的不安。

在他底記憶裏，立刻就復生了不久之前反抗日本向遠東出兵的英勇抗戰時代底影像出來。他看見自己正隨着紅軍底部隊，躡雜在遊擊隊裏在海參崴底斯維特蘭克街上開步走着。白軍底殘部剛剛隨着日本軍被趕到海裏去。

現在，街上佈滿了面帶喜悅的人們，都在歡迎着解放者。以前，幾千個朝鮮勞動者同着俄國底勞動者，像現在底情形一樣，也在像慶祝自己底勝利一般地慶祝着紅軍底勝利。

從那時起到現在已經快二十年了，但是在記憶裏却仍是那樣的生動，那樣的

明顯，那樣的近，如同不久之前底事情一般。

他並不懂朝鮮話，但是他覺得對於他們底憤怒，對於鬥爭底渴望和抱必勝的決心底言語中，他每一個字都能聽懂似的。他——蘇聯底委員感到自己也是這幾千個朝鮮人中的不可分離的一個。他同他們一樣地也深信着：「勝利將屬於我們！」。

二十 想死在自己底牀上的怪傢伙

克賴司具有老新聞記者底銳敏的嗅覺。在爲幾百萬人所不注意的微小的、無價值的現象上，他能嗅出來那是將出現或是擴大到什麼樣的大事件。克賴司確有權利以這種特質而驕傲於人的。

今天，當他走到郵政局旁邊，蘇州河橋上的時候，他看見橋底兩端上都立着兩個正在談天的加崗的巡捕。他又注意到從開北和虹口順着北四川路往公共租界裏走着比起平常要多的黃包車，車上坐着帶着破箱亂籠的照例的乘客們。這些小事已足以使克賴司嗅出來有什麼嚴重的事要到來了。克賴司知道俄國戰勝日本人這一件事對於中國人將如何地掀起興奮的作用。噫，這些馱埃子的動物們！最近幾天以來，他們用什麼樣傲慢的、惡意的眼光看外國人，看見日本人的時候，他

們底眼睛又燃燒着什麼樣的幸災樂禍的火燄啊？！

這些動物又從哪裏來的勇氣呢？！沒有幾天之前，因為一輛黃包車違背了交通規則而被日本巡捕把車上的墊子拿去了，因而，那個巡捕幾乎沒有被一羣黃包車夫打爛了。警備巡捕隊趕到了的時候，那個日本人已經變成一塊血肉模糊的牛排了。成羣結隊的學生和工人如入無人之境地在公共租界跑去喊着「打死日本人」。

昨天，虹口一帶所有的日本商店裏，都發現了傳單，上面寫着：「滾回三島去，否則我們會把你們當毒蛇一般毀掉的。」

恐怕此地不久之後，也要快坐不住了，不亞於戈登那裏的情形。他媽的！

「怎麼一回事，克賴司先生？您大概是罵人吧？」在克賴司面前站着上海日報底主筆森口。不等克賴司回答他底問話，森口就開始囉里囉嗦地用極流利的英語向他報告着新聞。

「你當然看出來了，克賴司先生，中國人在準備着什麼呢！市內非常不安。我們底陸戰隊已經準備隨時出動了。現在是最困難的時候。天災似乎要發生了。現在若勒住它却又並不容易，尤其是南京底那些壞蛋們竟而默許了羣衆底活動。這些綿羊們却又忘了一九三二年的事了。看來需要提醒他們一下。啊？你以爲怎麼樣呢，克賴司先生？」

「你們試試吧。不過我總怕這些綿羊會用牠們底羊蹄把你們踏爛了，或是用牠們底血把你們淹死的。」

「據我看來，事情非常嚴重，森口先生。不過，您以爲這些人爲什麼跑呢？」克賴司問，並且指着那些往租界裏走的，乘坐在黃包車上帶着多量的箱籠的人們底行列。

「還是那麼一回事，克賴司先生。您不知道嗎？這些怯懦的人們年年被一些無稽的謠言從家裏趕出來往別處跑。」

「不過，您方才提過一九三二年的事來。那麼這就不是什麼無稽的謠言吧。」
「閑話，那不過是比喻那樣說就是了。不過，這羣乞丐怕我們底陸戰隊，結果，他們就亂跑。」

克賴司同他底對談者越走進虹口底腹地，越覺得街上的不安和緊張也越厲害。
巡邏的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國和日本的巡捕密佈在街頭。成千的閩北和虹口底居民乘着黃包車、汽車帶着小孩和箱籠匆忙地離開那從一九三二年就已危險的地帶。

在這幾千的逃民中，沒有一個知道他爲什麼逃走的。但是全都模糊地、本能地感覺着有什麼危險。那些帶着有刺刀的步槍而在一定區域裏梭巡的，似乎很活潑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底兵士，塞滿了海軍陸戰隊的日本載重汽車，驚惶奔馳的、裝着機關槍的日本摩托腳踏車——這都是使逃民容易堅信他們對於未來的、不遠的危險的證據。他們這些逃民都知道：凡是有日本刺刀在發光的地方，那就是不

太平和不安全的地方。所以他們就逃走了。

克賴司和森口在熱烈的談話裏，並沒有發現他們走到了一座監獄式的大建築物面前。

這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底兵營。裏面顯得是特別的忙碌。在兵營對面，在馬路上排着準備出動的軍用載重汽車，從許多敞開的大門裏，可以看見許多輛的裝甲汽車和坦克車。

他在走過了兵營的時候，他們聽見了一個很嚴厲的口令的聲音，接着，立刻從大門裏往載重汽車那裏跑過去一批海軍陸戰隊。從正門裏走出來一批大概是往外送着什麼大官兒的軍官們。

此時，在到江灣去的馬路那裏出現了幾輛敞篷的汽車。克賴司，他底朋友，誰也沒有注意這些汽車，但是當這幾輛汽車走近了兵營底最近處的時候，就發生了誰也想不到的事情。汽車減低了速度，接着就有炸彈爆炸的聲音發了出來。在

主要出入口密集地立着的軍官們被一顆炸彈完全炸得一個人也不剩了，粉碎了。擲炸彈的人們用幾十顆炸彈，接二連三地向兵營底出入口和裝有兵士的汽車上扔着。

克賴司到後來才模糊地想起來，是怎樣地一個混身浴血的、面目模糊的、被炸的兵士底屍體被炸彈崩到他底腳旁；同時，克賴司覺得似乎有什麼東西燙了他底右手一下，那個森口那時在他底右邊走着，身體搖晃了一下，接着就軟軟地躺在人行道上了。克賴司剛來得及看見自己底血肉模糊的，已經碎不成形的右手而要喊出來的時候，就昏過去了。克賴司一向怕看血，尤其怕看他自己身上底血。克賴司醒過來的時候，發覺了他是在一間不認識的屋子裏。在他旁邊立着兩個穿白衣服在交談着的日本人。他想要起來，但是其中的一個日本人，大概是醫生，攔阻了他。

「略微躺一躺，這對於您是必要的。您覺得怎樣？」

克賴司不能夠說出什麼感覺來，只有那隻受了傷的手在告訴他知道有着劇烈的疼痛。

「您告訴我，大夫，發生了什麼事？受害的人很多麼？」

「我不很詳細知道，不過我想，克賴司先生，至少死了二十個人，受傷的人自然還不止此數。這是大胆而巧妙的狙擊啊！」

「我底朋友森口先生怎麼樣？」

「可惜，克賴司先生，他死了。可惜呀！他是一個極好的日本人，爲人也非
常好。」

「可惜，他真是一個好人。我底手怎麼樣呢，大夫？」

「克賴司先生！您大概要失掉兩三個手指。別的危險不會有的。我對您表示深刻的同情，克賴司先生！」

克賴司繃了眉。「失掉了三個手指，也許我要失掉一隻手，這個和善的日本

鬼故意地緩和着說吧？！我憑什麼呢……？」克賴司覺得自己從心裏往外生氣。「憑什麼呀？」他一再地反覆着問自己。「他們打架，却在我底身上割肉。一千個魔鬼！這還是在上海，這是我想快樂地活着，一直到最後安靜地死在自己底牀上的地方！」

「非常抱歉，克賴司先生，您需要一個手術。您要等待一小時，因為現在外科醫生們都忙着替重傷人行極複雜的手術呢！」

「那麼，我可以回家去一趟，然後再回來。」

「抱歉得很，克賴司先生，這個不可能。街上秩序太亂，所以您必須在此地等候着。」

克賴司很恨這個討厭的日本人，但是自己底無力却使得他發狂。

「那麼，至少總要讓我打一個電話呢，我不是被監禁的人吧？」

「異常抱歉，克賴司先生，我恐怕在附近並沒有電話，但是走遠路，對您又

有害。」

「見什麼鬼，大夫！我自己知道什麼對我有害，什麼對我無害。告訴我，電話在什麼地方！」

大夫忍受了這焦燥的病人底主張。他甚至於幫助他撥那應當撥的電話號數。

「哈囉，賈克。對於你有一小段的新聞。我在那個兵營事件裏受傷了……沒有。不算什麼，就是三個手指，其餘都照常。市裏的情形怎麼樣？我出不去。快行手術了，不過我不知道兵營事件怎麼完的……」

同克賴司對話的是上海泰晤士報底編輯，他安慰着他的朋友說：

「你底仇已經報了，昭。那些強盜們永不會忘掉你底手指的。日本人追及了一輛汽車，就把那輛車上所有的人都收拾了。其餘的人們拋掉汽車混到人羣裏去了。那時，海軍陸戰隊就向人羣方面開了機關槍，當時至少打死了有二百個人，中國人全都狂暴了起來……城市裏現在鬧得簡直是聞所未聞的事。羣衆搗毀了日

本底商店和住宅。在黃浦灘上的台灣銀行也被搗毀而後放了火。警察方面已是一籌莫展了。

「萬國商團也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它到現在還沒有湊齊哪！……等一等，送新鮮的稿子來了……就來……」

「哈囉，事件越來越擴大了，昭，你聽着！萬國商團簡直是廢物。日本底那一連沒有來。中國連來了，但是指望他們不得。我們國底英雄們不肯攪這件事。只賸下俄國的一團，這是最後的一個支持和希望，不過他們也是不經一擊的。我們底印度馬隊什麼事也不能做。發狂的中國人喊着『打日本人』，『打死日本人』。羣衆佔領了大街小巷，中國巡捕也變了，印度馬隊躲起來了……不知什麼地方在開槍，槍響得很厲害。看來大概這比一九三二年的情形還要壞。你快點從日本人那裏出來吧。我直替他們害怕，昭，他們害人也夠多了，現在要同他們算賬了。我給你講這些新聞你不疲乏嗎？快點好吧！再見，我底事情很忙。再見……」

「若是真那樣，那才見鬼呢！若是留在滿洲底前線上，也許要好一點吧？！總之，讓他們見鬼去吧。此地底前線大概也未必太壞吧？！」

克賴司向大夫致了謝意，然後就同他一起回到病舍裏去。離行手術的時間還很長久，所以他很想找一個方法消磨一下這個死等的時間。突然間，在他底腦子裏發現了一個快樂的主意。

「大夫！我可以請求您替我寫一封電報，然後再派一個人去拍給我底朋友嗎？」

「非常抱歉，克賴司先生，我怕這太麻煩了吧！自我行醫以來，我還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不過，我也許能辦一辦看。」

「我求您，大夫，我太感激了。」大夫掏出手冊來，於是就在這個奇怪的而又自慰的受傷人底「誦」之下，開始寫了。

「大連，戈登收。」

「我拒絕替你寫亡人小傳。我當中日衝突的時候，被炸彈炸傷右手甚重。你爲我要寫的那一章，我提議改名爲『想死在自己底牀上的怪傢伙』。此地比你那裏還要坐不住得多多。昭。」

二十一 篝火旁的談話

前俄羅斯帝國軍隊底上尉庫結利金，二十年來除了自己以外，一個人也沒有再指揮過。但是一九三〇年八月十日那天，他卻達到目的了。

對於這塊地方他非常熟悉，當一九二〇年嚴冬的時候，當「白色計畫失敗」後橫渡貝加爾湖的冰上行軍的時候，他就開始知道這塊地方。

執政高察克海軍上將是曾經忠於協約國的，後來他把那被別人當作廢物丟掉的軍隊拋開了，以後自己被紅軍遊擊隊捕獲而送到伊爾庫茨克底監獄裏去了。

被擊潰了的，被自己底長官和軍需官所偷盡了的，患傷寒病的，喝醉了的軍隊——隸屬於已經死了的喀培立將軍的軍隊，在行屍走肉的維爾日彼次基底率領之下向東方前進着。進軍的時候，他們要穿過西伯利亞底積雪和嚴寒，要穿過紅

軍遊擊隊底截擊和狙襲的，他們像旗幟一般地帶着最高長官底屍體一同走。在這個死底旗幟之下的殘餘者——爲救自己底臭皮囊而最不選擇手段的動物們——終於爬到日本人那裏了。上尉庫結利金也爬到了。爬到了並且被當作冰上進軍的英雄而受到款待。

小事是容易被忘記的。這件事也被忘記了：當他在大混亂中，爲了從遊擊隊底槍下逃出來的時候，他把坐在御者位子上的，上校底傳令兵從雪橇上推落到厚雪地上去了，後來把正患着傷寒病的上校也推下去了。挽着雪橇的馬匹感到了輕鬆，就把他和上校底年青的老婆從險境中帶出來了。

他也忘了他怎樣把聲嘶力竭，正有着病的她丟在貝加爾湖底森林中的臨時休止所裏，讓她死去。現在，偶而覺得這些事即或有過，也不是真事，也許完全沒有過。

多少年來，他受過飢餓，做過按日領錢的污穢的苦工，沒有過職業，作過乞

丐、小偷，也作做一個禿頂的、淫蕩的、同時却是有錢的女人底姘頭。他——甚至於對於什麼都能習慣的他，對於自己這些年來所經過的事也覺得討厭。幸運到來了，那個老太婆因為飲酒過多而死了，於是豐衣足食並且由她底恩惠而得到生活上的保障的他，很尊貴地把她底屍體送到坟墓裏去了。帶着財產的他，又無牽無罣了，於是他底「本命星」開始上升了。從此有人談論他，有人約請他，也有人同他談話了。

他居然捉到機會底尾巴。當他把老太婆底恩惠花得分文不剩的時候，他已經是黑龍會裏的重要而有用的人物之一了，憑這個就可以餓不死。他沒有餓死，那麼就憧憬着。噯！他沒有耗掉了這個人類底技能——憧憬。

過去底成功和失敗使他學習了帶着他所想到的哲學的安靜去忍受，帶着牢不可破的信心去忍受失敗，而相信這是暫時的，不久就會過去的事情。在失敗之後就會有新的成功到來，而且很難說這個成功不是可靠的，或不是堅固的。

涼爽而晴朗的晚上。環繞着彼得底小開墾地的松樹和樅樹，都非常地安靜而幾乎是無聲地立着。在空氣中充滿了從不遠的貝加爾湖那裏飄過來輕鬆的濕氣。在一個渺小的篝火旁邊坐着那個前上尉，現任的「勝利者——聖喬治」軍團的上校庫結利金。他在同自己底同工者的彼得談着。

「這些獨眼鬼們真厲害！我離此地走出去有二十俄里。隨便什麼人，那怕一隻兔子也沒有看見我！一架飛機，當然帶有五角星的，同他們的形式完全一致，我想如你們那樣說，彼得『同志』！怎麼樣？」

「戲沒唱完，你先別喝采。我看你太不慎重，也太自信。鬼才知道他們呢！也許他們故意『沒有看見你』的！」

「胡說！其實說起來，你無妨調查一下。在你這裏我們底人不是不少嗎？」

「人，我倒是有。你並沒有說錯。不過，時候變動的，上校。時候一變，人

也就變了。只有一個星期之前，我還可以相信，我底那三十七個人隨時都可以執行任何命令的。」

「怎麼一回事？怎麼，你有十個人却領四十個人底錢呢？是這樣嗎？」

庫結利金無惡意地、似乎領悟地又是發問地看了彼得一眼。

「別裝小孩子，庫結利金。我們彼此認識快五年了。我們是兩種人，不過在必要的時候，我們走到一條路上來。你是白匪，我却是共產黨員。」

「托落茨基牌子的！」上校解釋了一句。

「別胡扯！對於這一點，你連鬼也不懂的。此外，這又干你什麼事？無論你是誰，我是你底同盟者，所以我們談正事好了。你帶什麼來了？」

上校這是第六次看見彼得。他在每一次會見之後，總是帶着兩種不同的心理回去的——打死這個狗傢伙，或是和他親暱呢？不過，上司命令他親暱，所以他親暱他。

「你不要生我的氣，彼得。我們辦的是公事，別的事我都不管。如果我使你生了氣，那麼你原諒我吧，無論如何我還算是你底上司呢！我不是做政治上的爭執才飛來的，我是爲正事而來的。來，再給我斟一杯！」

彼得又斟了一杯給他。上校喝下去之後，又繼續說。

「你知道，我們等待許久的戰爭已經開始了。不過它並沒有正式宣佈，正式宣戰那是傻子底事情。對於一個將要被絞的人，或是正式向他宣讀判決文，或是簡直就把繩子套合在他底脖子上，那有什麼分別呢？正打着仗哪，彼得！我們就須要活動，就是說，我們要加入戰爭，要開始做我們底事情啊！我們推翻蘇聯底……對不起，推翻斯塔林底制度。我們就開戰吧！」

「來，再斟上一點！」

彼得給他斟上了。他對上司這樣快就喝醉這件事感到不愉快，不過上司終是上司。

「你，彼得，你不要以為我喝醉了。讓我喝醉並不是這一點兒酒就可以辦得到的。現在不是喝醉的時候。那麼，你聽着，我們就開戰。從明天起，開始運用『第二號E字』的計畫。」

「『第二號E字』？」

「是，『第二號E字』！我希望你並沒有忘記你們這一組按照這項計畫應當做什麼事！」

「倒沒有忘記，不過這……這太奇怪了……這是辦不到的事啊！」

「你說笑話，彼得！如果辦不到，那麼你就不會再存在了。你是知道的。你知道，彼得！你們那些人也都不會再存在了。」

「彼得！擦擦嘴上的唾液做事吧！」

篝火早已熄滅了。兩個人却仍在繼續談着。後來，疲倦和酒醉才使得兩個人在彼得底房子裏的硬床上倒下去睡了。

二十二 順利的一天

在與往日不同地喜悅的、不能自制的快活中，中村少佐，走進了內田底房間裏去，爲收到了好消息而向他說了一句祝賀的話，然後向自己底主人交給了四封已經譯好的無線電報。內田拿起來一篇後面由風署名的，長而詳細的無線電報來。

「第一號 A 字行動範圍內之 E 字第三十二號部份，已經按第二號 E 之計劃順利完成。第六十二號對象已毀。第十八號對象之活動能力已毀至非長期不能復元之程度。第十四號服務員成績特佳。損失三人。現已開始執行第一號 B 及第二號行動。風。」

「少佐，您不感到『上校』底事情太順利嗎？」

「是，先生，我也想到過這一點。當我接到他底無線電報之後，我立刻就通知我們底第八二四號服務員去調查。他據目擊者底談話報告說：『昨晨第四十二次客車在第二十七號隧道附近出險。係因自貝加爾湖旁山上突有巨石崩裂，石塊擊中列車中部及尾部所致。客車數輛落入湖中，另有二輛則跌落湖岸隧道之入口處。機關車及客車數輛則在隧道內脫軌。出險後約十分鐘，隧道內突然爆炸。據尙未證實之消息稱：第二十七號隧道所穿通之山麓已塌陷。傷人極多。環貝加爾湖之交通已斷。』」

「好吧，中村先生。您那裏還有什麼有興趣的？」

「今天是順利的一天，先生。第二號上字的計劃，還有三個地方辦得也很順利。卡雷姆斯克鐵路聯絡站上也有火車出險。裝載砲彈的列車撞到裝汽油的列車上去了。很好的一個爆炸和一片火海。炸斷了卜賴河上的一座橋。比爾鐵路聯絡站也毀了。西伯利亞底伊爾庫茨克至海參崴間的鐵路，經我們底空軍和服務員底

活動之結果，已經斷成七段。這是莫大的成功啊，先生！您底功勞尤其重大，先生。我們用白俄做我們底同盟者，事實證明我們並沒有做錯。」

「好啦，好啦，中村先生。您先別高興。這不過是剛開始而已。開始雖然不壞，但也不能担保將來的行動一定也會順利。您還有什麼不使人高興的東西嗎？按照你的習慣，您向來把這樣的東西放在第二批裏面的。」

「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先生。只有兩個地方的工作，沒有成功：一在赤塔附近的雅卜倫嶺上，一個是在伯力那裏。」

「人呢？」

「赤塔那方面還好，伯力那方面不大好——捉去了兩個人。無線電報生却無恙。」

「這是很使人不愉快的事情，中村先生。尤其在這個時候！這是不可原諒的壞事，中村先生！」

「不過，先生，戰爭不僅含着勝利一件東西而已。而況我們現在有四件勝利的事，同時僅有一件失敗。」

「就是這一個失敗，對於我們已經比那些勝利還要重大，中村先生！立刻通知各部先停止活動。我們等兩個禮拜，看一看情形再說。現在趕緊準備派新人到那裏去。」內田極焦燥地結束了談話。

他並不能瞭解他底焦燥確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中村，當然說得有理，四比一自然是很順利的事情。不過，誰能担保事情真是像秘密工作人員所報告的那樣地順利呢？當現在，當大戰開始的時候，對於成績的過份估價和自欺，能夠比開戰初底失敗還要危險得多多。內田底對於自己底能力底自信，當哈爾濱被轟毀的時候就動搖了，他貪慾地、潛意識地想捉住的自信，現在又從內田底腦子裏逃開了。

二十三 火的衝鋒

第二組底司令部接到了一些使人不安的報告已經兩天了。參謀長烏拉索夫也憂慮兩天了。開始的時候多麼好？現在却是這樣。就是這樣地進退兩難。

這一組底奪取牡丹江底攻擊已經兩天了。空中、地上的衝擊也不知有多少次了。也不知道用了幾千噸的武器向敵人方面拋了過去。照情形說，牡丹江西岸上應當是一個活人也不能再有了，但是，實際上却並不如此。

幾十輛水陸兩用的坦克車，幾十架飛機，兩千左右的紅軍，都在西岸上找到了他們底死亡。從空中輸送到敵人後方的一團，幾乎完全被消滅了。日本人仍是固守着他們底陣地，一如往常。

誰能想到，佐佐木底部隊全軍覆沒之後，日本人還能這樣地抵抗呢？

他們底防守系統計劃得非常之妙。一條江，江那邊是高低起伏的岡巒，岡上生着綿延幾十公里的密林，他們就利用了這些做爲防守陣地。水陸兩用的坦克渡過江去之後，就被地雷和日本底偽裝得很巧妙的防坦克部隊底密集火力所完全毀滅了。

在溫家屯一帶的衝鋒計劃準備得很好，結果却失敗了。礮隊和空軍都沒有能夠攻破敵人底防守系統。衝鋒的部隊也遇到了日本人底強力的抵抗。敵人底巧妙地偽裝的機關槍和礮兵陣地巢——發火底根據地，現在在進攻的部隊底眼前像在地上長了根一般地出現了。日本底坦克車隊也突然地從地下鑽了出來。

空中的優勢在此處也沒表現出來預料的結果。在重大的損失之後，也不得不把空軍部隊撤回東岸去。

電話響了。上校很不高興地拿起了聽筒：「您到我這裏來一趟，烏拉索夫同志！」上校的心緒越發不佳了。電話是第二組總指揮親自打來的。那麼又是要分

配人員了——烏拉索夫在往司令辦公室去的途中這樣想着。

「呸，上校，有什麼使人喜歡的方法嗎？」

「沒有，軍團長同志。我們現在陷入難境了。不斷地受着人員和物質上的損失，却一步也不能往前推動。」

「牡丹江岸被日本人防守得比我們所預料到的，比我們所知道的還要堅強。結果我們就是現在這樣。」

「這已經是明日黃花了，烏拉索夫同志。我問您，我們往後怎麼辦？」

「繼續進攻。敵人方面完全藉他們底地下防守系統為支持。他們底後備力量非常薄弱，所以他們並不使用它。我有一個計畫：竭力進行向敵人防守地帶底後方的輸送，祇留少數部隊同地下防守的敵軍對壘。我們底主力仍是繼續向前推進過去。」

「您能不能準確地告訴我，他們底防守地帶有多少寬？二公里，二十公里，

三十公里？……」

「可惜我們不知道它底準確的寬度，不過據我們底斥堠底報告，它未必比五六公里更寬。」

「您看，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麼能閉着眼睛做事呢？若是照昨天和今天底悲慘的試驗再重複一下，似乎不是什麼聰明的辦法。不，烏拉索夫同志，看起來，我們還有不會計算得到的地方。初步的成功使得我們太高興了。結果却是這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進退維谷。同時我們還不能就此耽擱下去呀！耽擱就等於死！」

組總指揮和參謀長都伏到軍用地圖上繼續商討着新攻擊底計畫，這時候空軍組司令官索樂維約夫上校走了進來。

總指揮開玩笑地問候着他底老朋友：

「我們底飛人來了！來，來，你也絞一絞你底腦汁吧！我們現在的情形太窘

了，你看！」

索樂維約夫也像總指揮以及其他的戰士和隊長一樣地對於停留在牡丹江岸的事而不安。他知道，每停留一天，就等於容許敵人雖困難而却也可能地調動着陸軍和空軍底生力軍。幾天之前，敵人底三個空軍聯隊就被擊滅了，而現在呢，日本人底空軍部隊底力量已增到比一個禮拜之前的還要加強了許多了。索樂維約夫似乎比任何人都要着急於迅速的推進。當昨天和今天底空軍和地上的轟擊，以及坦克縱隊的聯合衝鋒底攻擊，毫沒有獲得結果之後，在他底面前如同組底總指揮底意見一樣地出現了那句話：「耽擱就等於死。」無論如何也得要想出一條新的、突進的攻擊的計劃出來才行啊！在他底飛行司令部底會議上，年青的化學聯隊長波泡夫底提議似乎並不是一個太壞的提議。

於是，索樂維約夫就把它提供出來給總指揮。

「如果沒有別的計劃，那麼這個計劃雖然是冒險的，但確有奏效的可能。根

據技術上的計算，有實現的可能。數目是非常簡單的：我們可以傾注前線底一千五百公尺的長度和一百公尺的寬度，換句話說，就是十五萬平方公尺。每一平方公尺以二公斤計算，那就等於三十萬公斤，也就是三百噸的汽油。三十架的轟炸機在四五分鐘內就可以做完的。接着，派驅逐機擲下一千顆小型的燃燒彈。有一點順風，就什麼也都辦好了。幾公里長，幾十公里寬的前線，密林很快地就會變成地獄。我們底進攻的道路就是完全開通了。」

「若是風變了方向呢？」

「那麼我們底計劃就不能全部完成了，而且，在我們開始行動一小時以後，風即或改變它底方向，我們也不會受害的。敵人底防守線底前部在一小時內足以破壞的。他們底後部一帶，密林底大火自會趕走他們。火不會蔓延到我們這邊來。我們渡江過去的部隊可以就停留在彼岸，因為那時候，大火早已經往西移過去幾公里之遙了。我認為最壞、甚或不可能的事，那就是風向會轉向我們這邊。」

風向是近於偏向西北，或西南去，但是這並不影響於我們底策略。天文隊可以担保我們有兩小時可用的風。兩小時已經足敷應用了。

八月底夜晚是涼爽的，是晴朗的。空氣裏充滿了松樹、樹脂和衰草底氣息。這樣的空氣很能使人振作起來。

射出了一顆帶着眩目欲盲底光亮的照明彈，它照耀着那些把對敵的兩方截開的牡丹江底岸上的針葉樹，黃松和樅樹，它並且放散着幾百萬粒火星。照明彈滅了，牡丹江又被黑暗所籠罩住了。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有探照燈底光在掃動着。稀疏的砲聲只是在證明着夜底柔和。使人覺得似乎此岸和彼岸上的人們都不想破壞這個初秋的秘密的夜底美妙。

但是，早晨三點鐘的時候，在密林底上空發現了無數架飛機的噓聲。聲音是從東方來的。臨到江上的時候，噓聲變成了狂野的吼叫。在西岸也同時有幾百挺

高射機關槍和幾百尊高射砲底嚎叫在回答着。

探照燈底光柱在天空瘋狂地跳着舞。紅軍底轟炸機底梯隊出現在西岸底上空了，幾千顆照明彈也幾乎同時在西岸底上空燃明了起來。

飛行梯隊在西岸底二百至三百公尺的低空上很快地吼着飛了過去。跟着，蘇聯底第二飛行梯隊在敵方底陣地上拋下了幾百顆燃燒彈……

隨便哪一個目擊者也不能把那一夜他所看見的描寫出來。僅僅幾分鐘之內，西岸整個地變成了爲人眼所不能正視的巨大的火焰。巍高參天的針葉樹，巨人般的黃松，筆直的常青樹，密叢的白樺樹——整個的密林都在燃燒着。無涯的火海啊！……

地下部底兵士——陣地巢的防守者成爲巨大的火的衝鋒底犧牲者。

他們曾經企圖在地下坐待的。但是，五六分鐘之後，空氣已經不夠呼吸了。人們會想着把地下穴底上蓋打開來，但是密林中大火底窒息空氣逼得他們不得不

把自己閉下地下穴裏。呼吸越來越困難。人們又想打開上蓋，但是新的炙熱的空氣浪再一次地逼使他們閉住上蓋。

呼吸困難的人們衝開了上蓋跳到空氣裏來，於是就死在地下巢底附近了。地下礮兵巢裏的人們支持的時間較爲長久一些，因爲他們那裏的空氣準備多一點。那個以最新技術所造成的陣地巢，頗可支持任何的空軍轟炸和任何的瓦斯攻擊。化學瀰氣器和自動中和毒氣機很可以防止最濃的毒瓦斯。地下陣地可以坐守，甚至於射擊，防守幾個禮拜之久也不妨事。

但是，巨大的火災摧毀了地下工事所有的能力。從通風管裏吹進來帶有少數養氣的炙熱的空氣。地下底溫度是每一分鐘都在增高着，呼吸也是每一分鐘都在逐漸困難。溫度增高到四十五度，指揮官下令把通風管閉上了。

巨力的空氣清潔器還在工作着，但是溫度却在飛漲着。人們從身上把可能脫掉的都脫掉了。曾經再一度的想打开通風管，但是，無益。地上佈着炙熱的氣

體。不可避免地完了……

密林底火災，替紅軍底進攻部隊掃開了幾十公里的進路。火的衝鋒幾小時之後，他們毫未受抵抗地佔據了牡丹江底西岸。

東風吹得更緊了。

二十四 你爲什麼緘默着呢，中國？

「城裏簡直瘋了，昭！鬼才知道他們在那裏做些什麼！好在你現在就可以親眼看見了。」

這是克賴司底朋友賈克到日本醫院來接他的時候，這樣地向克賴司介紹着上海底現狀。

克賴司很幸運。他被切下去了兩隻手指。最足慶幸的是它們在克賴司底職業中幾乎是無用的兩隻手指——小姆指和無名指。

他底過份客氣的朋友們把他關在明亮而潔清的病舍裏已經兩天了。現在讓它見鬼去吧。現在誰也不能再把他攔阻在屋子裏了。讓那些客氣和關心都見鬼去。

克賴司從醫院裏走了出來。

賈克坐他底一輛小奧斯汀裏在街上等着他。車主坐到舵輪的後面去，他們就向北四川路開過去了。

克賴司認識這一帶底每一條街。但是今天在街上却發現與往日的習慣所不同的情形。大商店都關着門。平日門庭若市的小店，也都關着。像過節一般多的人，並且幾乎沒有一輛汽車。

他們走到北四川路的時候，不得不停下來了。馬路上擁擠得幾無空隙的，向中心區緩慢移動的，無限長的中國羣衆。示威遊行者喊着，揮着拳頭，唱着。幾千條的標語，旗子——白色的、紅色的、藍色的。

「紅色的不太多了嗎，賈克？這個顏色使他們像牛一般地發瘋。難道一個勇敢的鬥牛人也找不到嗎？」

「你先別忙着做結論，昭。你什麼也還不會看見呢。一切都在前面呢，朋友。若想一明真象，那就不能不往前步行了。我們似乎要用我們自己來裝飾一下

這些無賴們，而在這些紅色布條下面徒步走去，如果你想進一步地接近真象的話。」

「管他媽的，走！」

把汽車丟下不管，兩個朋友很快地走到前面去了。克賴司底懸在頸上綁着的手，成了一個很好的通行證。兩個人在郵政局旁的橋上停了幾分鐘，看了一下。街上、橋上處處都被緩慢地移動着的人羣所擠滿了。一般無形的巨力把這巨人般的城市底幾百萬人推到街上來了，他們是從草棚裏、船上、賤值的房子裏、工人住宅區裏，大學生宿舍裏出來的。馬路沒有能夠容納下這麼多的人，於是在窗台上、在屋頂上、在樹上、遍處都擠着幾千個人，幾千個城內偉大運動的消極參加者和觀衆。往日的電車的叮噠聲、汽車底喇叭聲和苦工底杭育聲，現在被無數的行列底言語、歌聲和喊聲所替代了。

「他們唱些什麼，賈克？」

「難說，我並不懂得歌唱。不過，你等一下，我就去打聽打聽。」

賈克等歌唱完了之後，就同一個像大學生似的女遊行者談了起來。她居然能說得很流利的英語。這個姑娘很高興地把方才唱完的歌詞譯給他們聽。

「這是一支很普遍的歌，先生們，誰都會唱。它叫做『起來，民衆！』」

你爲什麼緘默呢，中國？

爲什麼你垂下了你的頭？

聽啊，自由之風已在吹動，

勝利的旗幟也在招展，

民衆們，起來，起來！

你爲什麼緘默呢，中國？

爲什麼我們被逼得沮喪？

英勇的抗戰激出了怒吼，

敵人聽了而戰抖；

民衆們，起來，起來！

你爲什麼緘默呢，中國？

是鎮壓塞住了你的喉嚨？

或是凌暴和打擊毀壞了我們？

抬起頭來，高聲地怒吼吧！

民衆們，起來，起來！

你爲什麼緘默呢，中國？

果斷的關頭到了，

戰鬥的巨雷也迫臨了，

一齊到戰場上去，不要遲疑！

民衆們，起來，起來！

賈克和克賴司很懇切地向繙譯者道了謝意。當他們同中國姑娘談話，並且聽她底繙譯的時候，他們不知不覺地已經被大隊帶到國際飯店那裏了。在這兩個朋友看來，他們如同飄在一座救命島的前面一般。克賴司再一度地利用他底斷了的手指，兩個人並沒有費事地就蹓到摩天大廈底正門那裏去了。

進到前廳之後，他們發現了電梯已經沒有人看管了。受過很好訓練的管電梯的小夥子們叛變了他們底主人，也跑去加入了示威運動。一個老管電梯的人把他們從困難中解救了出來。他以有經驗的、小心的態度把克賴司和賈克送到第十四層上去，那是有着漂亮的食堂和可以眺望全上海的地方。

出乎意料地，雖然他們來的時候很早，食堂裏却已經有很多的人了。全旅館的住客，凡是不能從自己底房間裏望見示威運動的人們，全在這裏。同時克賴

司在此地也看見有日本記者在這裏，因爲第十四層的食堂是一個絕妙的「監視站」。它底窗戶正對跑馬廳，在那裏正有事件發生着。

一個記者把自己靠窗戶的位子犧牲了給有傷的克賴司。

克賴司在自己底世紀裏看見的事情很多，他對於任何事也從來沒有驚異過。但是，他現在所看見的，却使他異於平昔地興奮了起來。

那個平日只有一些無聊的太太們同着一些無所事事的人們以騎馬爲消遣的，舉行賽馬和閱兵式的跑馬廳底廣場上，已經被人所擠滿了。數不清的各色旗幟、小旗子、帶通風孔的橫幅大旗、標語。因幾十萬人底歌聲和語聲而形成的巨浪自下面傳了上來，這可以使人想起來礮隊底繼續轟聲，或是海洋底吼聲來。

克賴司從食堂裏的談話中，知道了日本人爲狙擊兵營而復仇射死了數百中國人底事件，已經把全上海的中國人都激了起來。今天是葬埋被日本兵射死的犧牲者的日子。在由國民黨底青天白日旗和共產黨底紅旗所繞飾的演說台上，一個國

民黨底有聲望的領導者之一在演說，他一向是以反日著名的。

在昨天尚會賽馬的跑馬廳底廣場上，按着一架擴音機，發着嗶聲的，放大幾百倍的演說者底聲音，使得參與大會的二十萬聽衆都可以聽見。

「諸位同志，諸位同胞！我們今天集聚到這裏來，是爲了向那些外國侵略下的無辜犧牲者做最後的致敬。我國爲了爭取民族復興，不知道犧牲了多少人。現在，又有了新的犧牲者了。我們現在向他們底屍體致敬，他們底英靈不泯，他們可以看見我們底悲壯的情緒的。」

「這不是最後的犧牲者，同志們，同胞們。在我們目前的鬥爭裏，將不止這幾個犧牲者，那將要是幾千、幾萬、幾十萬、甚至於將有一百萬個。」

「侵略者們所給我們的壓迫，使我們一天比一天地難於忍受。終於要有那一天，我們全民衆應着政府底號召，踏着先烈底血跡，走上我們底最後的偉大的犧牲之途。」

「這個時間雖然還沒有到，但是也快到了。我們要準備逢迎這一天底到來。我們要自己充實自己，訓練自己底意志，我們要把我們那偉大的犧牲準備妥當。統一國內一切勢力，對內和平，這才是不久就要來的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上，對勝利的保障。」

「在我們底被侵略者無辜屠殺而死難的同胞底英靈前低下我們底頭，並且在每一個人底心中對企圖征服我國的敵人燃起一種堅決地英勇的反抗底決定之火！……」

爲了緊張而出了汗，演說者在口號底環繞中下了演說台，口號在喊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宣告日本底死刑！」

羣衆底喊聲安靜了下去，一個穿着中山服的人登上了演說台。演說台下的臨近的人們看見在這個登台的人底左胸上掛着一只紅色的五角星。這是趙某，全國都很久就知道他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活動。

從最前的一列一直傳到跑馬廳底邊上，再遠及到馬路上，都在相互傳遞的說着：「趙要演說了！趙！趙！」

廣場上安靜了。趙用他底照例的姿式把垂在前額上的頭髮甩到後面去之後，開始演說了：

「弟兄們！我們殞葬着二百一十四個死在日本人底機關槍下的男女同胞底屍體。因為日本軍閥底慘無人道的行動而死難的這些人們，他們底罪就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這個並非偶然的現象。日本底軍閥一天比一天加強地在東三省，在華北，在內蒙進行着同一的血腥的暴行。幾十萬的日本軍人在進行滅亡我們底同胞的工作。日本軍閥用我們底血灌注着我們底土地，他們企圖用他們底強大和殘忍的恐怖底種子種在我們每一個人底心裏。但是，相反的，他們在我們四萬七千萬的同胞底赤心裏，却燃起了衝天的義憤之火。」

「對！對！」廣場在響應着。

「我們中華民族富於高度的忍耐。並且是酷愛和平的。但是，日本軍閥最近底卑劣的犯罪行爲，使我們底忍耐和愛好和平達到了最後的限度。民衆再不能以奴隸地俯受日本軍閥底暴行底代價換取和平。我們要求戰爭！」

演說者底最末一句話剛剛出口，廣場上立刻舉起了幾十萬隻手臂。「戰爭！戰爭！」「宣告日本底死刑！」底喊聲溶成爲震撼天地的吼聲。

廣場又安靜了下來，趙繼續着說下去：

「我們不僅是爲了憤怒和積極復仇而要求戰爭。我們是因爲深信我們自己確是有力量的，所以我們才要求戰爭。我們還深信我們能夠勝利。我們是能夠勝利的，弟兄們，因爲我們底軍隊底戰鬥力雖然比較日本底要落伍一點，但是我們全民衆底愛國心和奮鬥到底的決心是可以十倍的勝過我們底敵人的……」

廣場上又發出來「對！」的巨聲。

「日本軍閥沒有，也不能有這樣的武器，因爲日本民衆並不需要戰爭！他們

並不肯去打仗，但是，日本底軍國主義者們、憲兵、警察和法院却逼着他們去打仗。」

「弟兄們！我們從來不是，將來也不能是日本民衆底敵人。我們是日本統治者底敵人，他是中日兩國民衆底共同敵人，並且將來一定要有一天到來的，到那時候，穿着軍服的日本工人和農民們自然會把他們底槍口轉向戰爭的責任者——他們底統治者底身上去！」

「我們能夠勝利，因為那強大的社會主義的強國——蘇聯和我們在一起，她從來就是世界上被壓迫民衆底好朋友！」

演說者底話被「蘇聯萬歲」和「宣告日本底死刑」底呼聲所吞沒了。

趙又說了許多關於目前日本的必死的鬥爭和鬥爭中將不可避免的困難、損失和犧牲的話。又主張民衆應當不分階級，不分黨派的統一和聯合起來。無數的

聽衆都極貪婪地傾聽着趙底每一個字。

演詞底後部，他又提到了關於和漢奸與怯懦者底搏鬥。

「同日本鬥爭底主要困難之一，那是漢奸，他們受着日本軍閥底指使而活動着，雖然他們也是我們中國人。在他們這種卑鄙的行爲之中，許多的地方是受怯懦者和詐欺者底幫助的。日本軍閥馴服了並且委派了不少的中國人，作他們底副手。他們爲金錢，爲不可信的榮譽而出賣他們底民族。」

「這種事實自古來就很多。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明末引導滿清軍隊入山海關而共同銷滅李自成底民衆武裝部隊的吳三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現在，不知道又有多少個吳三桂了！」

「一部份的政府官吏毫不掩飾地談着對日親善。跟着他們也就有一些怯懦的人患着「恐日病」。這些渺小的怯懦人在平日也是啾啾地叫着抗日，但是只要日本任何一個軍曹命令一聲，他們就像狗一般地跑到日本軍閥底面前搖尾乞憐去了。」

「漢奸和怯懦的人們——是我國底最卑劣的敵人。所以在抗日戰爭的第一步，我們要把他們先掃開去！」

「對！對！」「打倒漢奸！」廣場在叫吼中。

「但是，最主要的，是聯合與統一國內底一切勢力，不分階級和黨派，並且要有奮鬥到底和抱必勝的兩種決心！弟兄們，我們一定勝利！中國一定獲得她底自由！日本帝國主義也一定要被撲滅！」

廣場在狂暴，在一片的吼聲裏溶和了口號：「戰爭！」，「宣告日本底死刑！」「趙君萬歲！」像煙一般地舉起了旗幟，帶通風孔的橫幅大旗，標語旗，拳頭。不知在什麼地方有人唱着「你爲什麼緘默着呢，中國？」末了，一分鐘之後，幾十萬示威運動者都接着唱了起來。

像在指揮之下一般地，歌詞在有力地召喚着：

「民衆們，起來，起來！」

的呼聲。
幾千個城市、鄉村，凡是散在偉大的中國底領土上的地方，都傾聽着這雄壯

的呼聲。
巨人般的全國，隨着這些勇敢的人們底呼聲而偉大地、義憤填胸地起來了。

二十五 第九號計畫

彼得底手下人做完了轟炸崖石，把走近隧道的列車擊翻以後，「勝利者——聖喬治」軍團底上校庫結利金同着一些在火車出險中幸而未死的人們，一同走出軌的機關車所在的隧道裏去了。他很不費事地在隧道內壁上按裝了「機器」，並且把爆炸時間的調節針撥到十分鐘那裏。爆炸了，庫結利金此時已經走到列車底尾部去了。

他同彼得，以及他底手下人們在一起很正經地做着救護傷人的事。一個擠碎了腿的小姑娘在嚶語着一些聽不清的話。在她旁邊是她底破了肚子的父親。他還活着，他向他底女孩還說着振作的話：「忍耐一會兒，大夫快來啦！」，並且以一種辦正事的、目不斜視的態度往他那已經破裂了的肚子裏塞着，流到外面來的

腸子。一個狼藉的，幾乎是碰扁了的，隊長模樣的人在安撫着他底已經死了的妻。一個農民在企圖從兩塊板架之間抽出他底腿來。上校對於每一個人都說了一句相宜的振作的話，並且做了一點小的幫助的工作。隨便哪個在這次慘事中脫險的人，都不會忘記這個無名無姓的鐵路職員底自我犧牲的幫助。

噫，庫結利金上校很會演戲啊！

他陪同一些受傷的人們被救急車送到了伊爾庫次克。他在那裏暫時同彼得分了手。從彼時起，「勝利者」——聖喬治——軍團底上校庫結利金就變成爲鐵路職員克拉斯諾夫了。彼得毫不反對地把自己底證明文件交付了他。

克拉斯諾夫在伊爾庫次克裏走來走去地等着開往斯維德洛夫斯克去的直達列車底開行。一九二〇年的某一個寒冷的冬夜，他曾經因爲參加那使人不易忘却的「冰上行軍」而越着走過這座城。十年以前奉了黑龍會底指派也曾來過一次，現在，他又在這裏了。

第一件使他奇怪的事是汽車非常多。十年前的時候，他在此地還不曾看見一輛汽車。火車站前面停着許多乾淨的汽車。他不大信任地走近到一輛汽車跟前。

「請！」

「到市中心去！」

走到安嘉兒河前的時候，他看見以前有過渡船的河上架着一座鐵橋。

他走到市中心的時候，是下午五點鐘。公共汽車，無軌電車，汽車，私人汽車絡繹不絕地在主要的馬路上奔馳着。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着行人。穿着漂亮衣服的女人。堆集着吸人的貨品的誘惑的窗飾。談話聲，笑聲。

「不是正在打着仗嗎？！他們却像不注意似的。這是什麼瘋狂的不關心啊？」

他走進一家咖啡店裏去。在邊上挑了一張沒有人佔的桌子。叫了一點東西，他仍是繼續地觀察着。人們吃着，喝着，來着，去着。

無線電留聲機唱着各種不同的唱片，有狐步舞的音樂，進行曲，探戈舞的音

樂，合唱。唱得最動的唱片，大概是一支流行的歌。上校只記得了一句：

「愛我們底祖國像未婚妻，

保護她如同一位慈愛的母親！」

上校早已經吃完了自己底午餐。但是，懶得走。

「請給我一瓶麥酒……還有……那個……請你再唱一回那個關於祖國的！」
他們爲他唱了一次關於祖國的歌，又唱了一次，又一次，又一次。

「愛我們底祖國像未婚妻，

保護她如同一位慈愛的母親！」

喝得半醉的上校離開了咖啡店。

這是伊爾庫次克嗎？伊爾庫次克？！汽車，音樂，華麗的姑娘們？！這就是那個他在十年前所看見的灰色的人羣和爲領取惡劣的麵包而接着長尾巴的伊爾庫次克嗎？這是伊爾庫次克嗎？

上校坐在西行的二等客車裏，既寂寞又悶熱。他在車裏已經兩天多了。

同行的人們很迅速地，並且很自然地互相結識了起來。

有許多人談着戰爭。怎麼樣說呢？他們都承認日本已經完了。那些人互相地用自己底軍事天才誇耀着自己底見解。「主力的戰鬥——上校底同行者之一說——大概在月底就可以發動。我們（我們！）投過去一萬五千輛或是二萬輛坦克車，再加上一萬架飛機，那麼一兩天之內，就什麼都解決了。」

混蛋！

一個合作社的社員連續地提着空軍說：

「我們把東京和橫濱從地上掃開去，以及其餘一切碰到手裏的也都掃開牠。我們同日本兵來一個結盟，像一九一七年同德國人那樣。戰爭也就完了！」

一路上誰也沒有說出懷疑戰爭底結果的話來。都認為日本底運命早已經注定

了。

在餐車裏，人們都在很香甜地吃着，喝着，談笑着。庫結利金在這裏才聽見了與衆不同的談話，那是隣桌上的一個蒼髮的紅軍上校，同一些傲慢的青年官吏們，在談着戰爭底困難：

「你們不要再胡扯你們底那個『用帽子也可以打退的話』。當年的帝俄時代也曾經想過可以用帽子把那些『獨眼鬼』打退的。而事實上却鬧出來……鬧出來一個對馬島。無可分辯的，我們現在比舊俄時代要强得多，而且現在的日本在政治方面比一九〇五年的日本要軟弱一些；但是在軍事方面，她還仍然有其力量存在着，所以同她打起來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個年輕的，紅軍上校底同行者想明白一下「上校之不信勝利的怪事」，但是他被很快樂而橫暴地攔阻了。

x

x

x

第二斯維德洛夫斯克。它在以前叫做耶凱鐵琳堡。二十年前，庫結利金彼時還年輕，中尉，並且帶領過一連駐防兵。二十年！他不認得這城了，新的大廈，工場，柏油馬路，汽車，城市面目變得不能辨認了。

他告訴營業汽車夫一個地址。他在街上經過的時候，他每一分鐘地都在相信他是在一個從未走過的新城市裏走着。同時，有一個模糊的、恐怖的思想在驚擾着他。但他卻不能夠對自己解釋，到底是什麼在驚擾他。

同自己底人的會見，才把這個驚擾的心緒丟失了。他底服務員底對於俄羅斯現存制度的憤怒和憎惡的話，使得上校快活起來，並且振作了起來。

天色晚了，於是庫結利金決定明天再辦事。明天，是明天。明天他就要爲二十年來的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和奇恥大辱而復仇了。明天就要實現出來一向所憧憬的事物……明天！……

一切都比庫結利金所想象的簡單而省事得多，「自己底人」極願意地同意了執行他所委託的事情。僅是爲了「萬一」起見，上校警告他說：

「注意啊，你若是背叛了，那麼你會同我一齊死去的。這一支不止致死你我而已，它足夠一千個人受用的啊！」

城裏的市場上，他們來得很早的那個地方，已經有很多的人了。在這裏，庫結利金也被在伊爾庫次克同樣的失望感覺所捉住了。幾百個婦女爲家政而出入於肉砧、菜攤、麵包房、牛乳鋪之間，裝滿了她們底筐子，來的……市上總是來着家主婦、女僕，一批一批地。是真人多嗎？還是故意做出這鬼像來騙人。

他問着與他同走的那個人：

「你們這裏早就這樣富足嗎？或者是開戰前的一種發明？」

服務員底回答把上校底最後的希望打得落花流水。

「早就這樣，你們那裏也該知道這種情形了。我看，你對於這種景象很驚異

的。我一向這樣想：對於敵人的估價不夠，那就是失敗的保證。實在，談這個也太晚了。事情已經辦了！」

在市場底一個入口處那裏，服務員很安靜地拋下了一支用報紙裹着的注射藥管。上校站在遠處看着那藥管底命運。十幾秒鐘之後，一個老太婆經過那裏的時候踏上了它，她似乎並沒有察覺出來。在市場底另一個入口處也做了同樣的事。就是在這裏也沒有人察覺出來。

「呶，現在回家吧！」上校命令着說。

當天晚上，上校回東方去了，他底服務員則帶着兩支藥管到南方去了。總之，事情辦得很漂亮。

庫結利金走到奧姆斯克的時候，覺得自己有些不舒服。同包房裏有一個很聰明的姑娘，他同她一路上過得很痛快，她對他也很關心。她請他吃可可糖，並且從路上的某一個車站上給他買了些葡萄。可愛的姑娘！

但是，病人底現象一小時不如一小時了。哮喘，膈部底奇痛，咳嗽。他在什麼地方得了感冒呢？是肺炎嗎？

火車走近新西比利斯克的時候，庫結利金吐血了。他在說嚶語了。在庫結利金底嗓子裏發着什麼聲音，並且很難分辨出來他是在說着些什麼。

在新西比利斯克他被抬出火車以外的時候，他突然從架床上抬起身子來，並且很匆忙地嘎聲叫着：

「救我啊……救我啊！鼠疫啊！……我要活着啊……鼠疫啊！……救我啊……我都說出來……偉大的行動……救我啊！」

×

×

×

內田已經到了哈爾濱底小飛機場，他是準備飛到大連再轉東京去，此時，中村少佐給他送來一封簡短的電報。

「第九號計畫已辦訖。」

「絕大的勝利，先生！這比擊破十個赤色師團還有力！」

內田爲他底著名的手下人底簡短電報所刺戟，因而他底興奮底程度並不低於中村。他到現在才發現，他當初所希望的成功底分量太小了；而這件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辦妥了，他是原懷疑着俄國人是否肯對同種人做這種事，所以他爲完成這個計劃而派出去三個相互不認識的有力人員。結果，「上校」比其他人最幹練，並且也……最卑鄙。

「你底意見怎麼樣，少佐，我們應該爲上校底偌大功勳而獎賞他吧？」內田問着。

「難說呀，先生！這場功勞太大了，所以也許任何獎賞都能顯得太小或是侮辱的。似乎唯一不侮辱他的獎賞是死吧？」

「您說的很有道理，中村先生！凡是一個肯對於自己的人做出這種事來，那他也會隨時對於我們做出更壞的事來呢！是，他是值得受這樣「獎賞」的。」

「布爾雪維克底獸性」，這是日本報紙每天慷慨地喂給世界上底人們的照例的材料，但是，當世界底報紙上，無線電廣播裏，以及世界各地都傳遍了烏拉爾山一帶發生鼠疫之後，那個照例的材料便失去了其尖銳性和新聞性了。

鼠疫出現的新聞幾乎比日本開始戰鬪行爲的新聞還要震動世界。

報紙很鈍地用着大字排着標題：

「日本在俄羅斯散佈黑死病。」

「鼠疫已將西比利亞與歐洲俄羅斯切斷。」

「黑死病統治烏拉爾山。」

「俄羅斯之鼠疫爲日本之不可恕之大罪。」

「布爾雪維克主義之劊子手——鼠疫已開始工作。」

「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瘋犬應立即被撲滅。向蘇俄致敬禮！」

柏林和羅馬底報紙，在竭力地向其讀者們解釋着說，以鼠疫散在敵人底城市裏，這與空軍轟擊是同樣合法的攻擊術。

即是法西報紙底讀者們也不肯相信這一套。細菌戰爭引起了俗庸人底莫名其妙的恐怖，同時也引起了人類中正直而有頭腦的人，對日本軍閥底峻怒來。

幾千封對蘇聯表示同情和鼓勵，以及對日本表示憤恨的電報不斷地從世界各地到來，以致莫斯科底有線和無線電台都非常忙碌。

世界著名的傳染病專家都提供自己底心得和經驗，做爲撲滅這可怕的巨災底參考。參謀本部，最高蘇維埃，共產黨中委會每天都接到從國外寄來的幾千幾萬封信，那都是請求准許到俄國來參加對日戰爭底信。

八月二十二日世界報紙上遍載着美國新聞記者約翰·麥維魯底蘇聯元帥訪問

記。

「您當然要問我關於鼠疫底意見，不是嗎，麥魯維先生？」

「是，元帥閣下！全世界都爲這個不幸的新聞而不安呢！」

「全世界輿論底不安，那是很合法的現象。日本軍閥今天在我國所做的事，她，或者她底同調者，那些仇恨人類的法西斯部落，在明天就會照樣地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國家裏都會做出來的……我們轉過來談一談烏拉爾山一帶的不幸事件。我可以告訴您，那裏底情形，並沒有到東京底犯罪者所希望的那樣可怕的程度。他們算計錯了，我恐怕他們爲這筆錯賬要付出很高的代價……日本人派來的人，他們只來得及用鼠疫傳染斯維德洛夫斯克和車立亞賓司克兩個地方。東方交通線一部已經切斷了。遠東方面在極短的時間以內，將要受到比原計劃較少的效果。但是遠東並沒有完全從蘇聯底中部脫離開。土西鐵路完全沒有被波及。您知道，這條鐵路是連接大西比利亞鐵路的。同時，飛船隊和運輸飛行隊，不斷地在鼠疫區底上空，做緊急的必要輸送工作，鼠疫區爲防制向別處傳播起見，已經如您所知道那樣，隔離起來了……此外，日本軍閥又算錯了一件事——鼠疫沒有能

夠，同時也不能再傳播開去。我們已經設法使鼠疫地方化，我們底學者們把我們用防鼠疫底最強的方法武裝了起來。

「關於同鼠疫鬪爭底結果，可以從以下鼠疫前線底幾件報告看得出來：

「發現鼠疫的第一天，在斯維德洛夫斯克死於鼠疫的是一百二十八個人，第二天死了六百八十三個人，第三天，鼠疫底勢力已經見衰了，在這一天死了四百二十個人，第四天死了三百六十四個人，第五天底上午僅僅死去八十九個人。車立亞賓斯克方面底情形，大致與這個相彷彿。東京底先生們這幾天以內，在隔離區內，一共害死了四千多人。

「與鼠疫鬥爭底初期結果告訴我們說，我們在最近的八天乃至十天的功夫，就可完全撲滅它。

「東京底先生們也會打算使莫斯科也陷入這樣的命運裏去。但是，在這裏他們又算錯了一點。他們底犯罪陰謀太奇異了，以致執行他們底命令的人——就是

黑龍會底一個特務員，幾十件對自己底同胞的血腥的罪惡在他底良心上記載的人——他自動地向我國官廳自首了。他帶來了兩支盛有鼠疫細菌的注射藥管。在相當適合傳染病的條件之下，這兩支小管足可以害死幾十萬個人的。

「這些現在尚在統治日本和朝鮮人民的惡漢黨所犯的罪惡，人類是永遠不會恕過去的。」

二十六 第十二師團到前線上去

(戈登日記底斷片)

一九三×年八月十五日。收到昭底信。這是絕妙的材料！我應當把它全部地容納到我底書裏去。他真是一個怪傢伙，對於他所罪惡地嘲笑過的書——就是那本不僅我要寫，而且他也要寫的書，他一點也不在心上。現在我把著作權讓給他一部份。

「親愛的朋友，中國對日本開戰的問題，似乎是由人民解決，而不是由政府解決。昨天，我曾親眼看見在上海所從來沒有看見的景象。幾十萬的黃包車夫和無所事事的閒人們把全城佔據了。他們在跑馬廳上組織了一個一切條件俱備的無聊的大會，並且通過了決議案……你聽見嗎？——他們通過了立即對日開戰的決議案。」

在漢口、廣東、天津，以及許多別的城市裏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全國都被瘋狂所佔領了。

社會底組織已經瓦解了。當局在戰慄着。所有的都飛到魔鬼那裏去了。一切都受羣衆指揮着。

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在於前線上的變化吧？！

在你們那裏，布爾雪維克正在毀着那個不幸的日本。那麼，以上就是結果。我推想你大概還無恙吧？！

你底昭。」

八月十六日。城裏被赤黨戰勝的傳言充滿着。

如果這些傳言是可靠的，那麼對於東京底事業就是一個很嚴重的轉變。炸毀哈爾濱、長春和其他城市兩天之後，他們又來拜訪這些城市了（哈爾濱除外），並且把第一次空襲後所殘餘了下來，又毀壞了。並且他們沿途毀壞了四平街、

延吉等鐵路聯絡站，車站，和瀋陽底兵工廠。日本人派了六個飛行聯隊，但是這個可憐的、微渺的、愚蠢的鷓鴣底羣，對於布爾雪維克們又算什麼呢？在這裏需要的不是幾百架的飛機，而是幾千架的。並且不能遲疑！

但是，最有趣味的事，要算是蘇聯底幾百架的蒼鷹飛機了。如果目擊者們並不說謊的話，那麼那真是聞所未聞的，神話般的事情。幾百架的突擊飛機以一小時六百公里的速度，閃電一般地在滿洲鐵路線底上空飛行着，並且轟炸着列車和小的橋樑。發生出來的事情，真令人難以想像出來。祇有一件事是明顯的：在滿洲底土地上似乎已經沒有任何鐵路存在了。這就是……這就是……總之，到底是什麼，過幾天就可以看得見的。自第一次空襲之後，就不曾有過一次列車從哈爾濱開出過！德國却緘默着。這條灌腸！

八月十七日。今天聽過了伯力底無線電。據他們底統計：八月十四日那天，興安嶺底一組軍隊攻下了海拉爾，海蘭泡底一組攻下了莫爾干；同日，海蘭泡底

第二組攻下了克山，松花江底一組在十三日那一天就已經把富錦攻下了。昨天，東路組佔據了寧古塔，南路組在七日那一天就佔了朝鮮底清津、慶興和雄基。這可以相信嗎？

但是，長春緘默着。國通社每天却都在喊着「互有勝負」的大戰。是啊！

八月十九日。昨天簡直不能寫什麼。事件底開展如同閃電般的快。滿洲底皇帝在長春被襲擊後，仍是活着留下了。幾天以前，却傳說着他在南京出現了。他帶着懺悔飛到了南京，並且聲明願意作一名普通的士兵而參加對日戰爭。伯力方面確定着說，海蘭泡底第二組底紅軍，已經佔據了距離哈爾濱一百五十公里的海倫。全滿洲整個地陷入遊擊戰底包圍中了。

中國軍隊沒有奉着政府底命令而自動地佔領了冀東，並且向熱河進攻着。

今天曾在三家港口酒店中飲過酒。每一家底情形都是一個樣子。半醉的日本水兵，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底社員和港口底工人們——這些可愛的小夥子們，誰也

不拘束地表示着他們自己底感情。

此地的人們大概都知道我。我是他們底朋友，並且享受着這個社會底相當限度的敬意。誰都帶着自己底醉後的宣言，和感覺上溢出的表示，向我底臉鑽過來。

我底同瓶的酒友，那個淺草丸輪船上的老機匠，用着水手底土語，長時間地向我發問：

「您告訴我，藍多先生，難道在那裏坐着一些瘋子嗎？他們爲什麼做出這種事來呢？他們爲什麼發動了戰爭呢？告訴我，藍多先生，布爾雪維克是極強大的嗎？您敬重他們嗎，藍多先生？」

他並沒有等待我底回答，仍是把他所被驚擾了的事情，以同樣的發問的口氣，繼續着向我問了下去：

「您認識我多年了嗎，藍多先生？您不相信我嗎？是嗎？請您相信我吧，這

些布爾雪維克底能幹的傢伙們會把我們擊碎的吧？爲什麼要打我們呢？藍多先生，如果我們不開端，那麼人家就不會來打我們吧？西伯利亞對於我們有什麼用？那裏太冷啊。您到那裏去過嗎，藍多先生？」

正宗酒很快地壓迫住了我底朋友。他底最後的，臨睡之前的幾句是：

「藍……藍多……多……先……先生……我們會……會被打……打碎的……」
那炸……炸……是炸……炸彈……」

在「金玫瑰」妓館底大廳裏，我被海港底職員和工人所包圍了。他們都是喝得比我還醉得厲害，並且也比別人互相地爭執得厲害。主要的，還是圍繞着戰爭問題底爭執。海港底老機匠濺着唾液喊着，他說赤俄到半年之後就什麼也不會再贖下來了。「那全都是我們底所有了，諸位！到那時候才開始日本底真正的生活！」但是，他立刻就被一些青年人所攻擊着，於是他轉來徵詢我底意見，希望我能給予他援助。

我彼時相當清醒，所以我說：

「戰爭——這是擲骰子的賭博。猜想誰是在這種賭博裏的幸運者！——那不可能的事情。」這套話，似乎大家都表示了滿意。

我加入到這些可愛的青年人的一夥裏去了，並且模糊地還記得我們似乎曾經唱過關於滿洲的歌，不知什麼人當時却在哭着。

八月二十日。今天又收到昭底一封信，準確一點說，並不算是信，而是一個字條罷了。他在那個「安靜的」上海似乎並不很快活。可憐的朋友，在他底字行裏充滿了一個習慣於方便、舒適、安靜和上海式的愛情的人底號泣。他寫的是：

「鬼才知道此地到底鬧些什麼事。

每一天都有幾十起兇殺案。據說，這是『鐵血團』幹的事，他們暗殺着漢奸們。

所有的日本銀行和商店全都關閉了，日本人爭先地逃着。日本底海軍陸

戰隊都被關在自己底兵營中了。共產黨黨員和救國會會員主宰着全市。此地底居民一致地相信不久之後底宣戰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至少，我國底侍從武官對於這一點已是深信不疑了。

昨天，我遇到德國顧問——史特萊上校。

他也是那樣說，他說在察哈爾和河北實際上是由士兵和青年軍官要發動的戰爭，確已不可避免了。此地底日本居民已陷於極度的慌張失措的狀態中了，甚至於有些混亂。你那裏如何？

祝好！

你底昭。」

今天收到大連人民陣線協會底奇怪的，但不失爲有趣味的宣言一通，附帶着請求發表的信一封。

傳單上底宣言底原文是用日文寫的，但是寄者很關心地把它譯成了英文。

這是一張相當奇怪的，幼稚的，同時却又很有趣味的文件。他們適度地要求着：「停止進行對國內健兒底滅亡行動。」

當戰神底兵車已經瘋狂地奔馳的時候，再想去攔止它，天下還有比這事更幼稚的事嗎？！

傳單上寫着：「這場戰爭將帶給我們底民衆以死亡，損失，貧窮和混亂。我們底死敵並不是俄國人，而是那些正在統治着我們的那個罪徒的集團。人民應當把鎗口轉向他們底身上去！與蘇俄講和！與三井，三菱，法西斯，反動份子，將軍們宣戰！」

空前未有的，使人大開眼界的一天！我底早年的學生——那個新聞記者田中剛剛走了。他現在已經是第十二師團底軍官了。他講述了許多的有興味的東西。

據說，他已經向前線那裏前進着兩個星期了，但是迄今却總也沒有能夠走到那裏去。第七日那天，他們底那一師團就已經登上了運兵船。兩天之後，他們擬定在清津登岸，但是在距離清津還有十小時行程的途中，他們遇到了赤黨，一下子，出現了幾百架飛機和幾十艘突然出水的潛水艇。掩護運兵船前進的飛行聯隊，在十分鐘之內就被擊潰了，接着就發生了極大的恐怖。潛水艇和轟炸機準確得像按照早已畫好的畫像一般地開始毀滅着運兵船和護送艦。

護兵艦首先被擊毀，因為它們對於俄方是不利的。它們被轟炸機底炸彈和潛水艇底魚雷送到海底下去，其餘的船隻則簡單得很——燒了。他們向它們上撒着多量的燃燒彈，而在幾秒之後，就變成了一片巨大的篝火之陣。結果：損失飛機五十餘架，大小船艦二十二艘，軍官及士兵一萬一千人！我底朋友很幸運。他乘坐的那隻船倖而未受傷害。他們連同一些殘餘的人們一起轉到元山那裏去，到元山後，一些傷兵和病人們就把所有的醫院佔滿了。查點人數後才發覺出來，他那

一師團中所剩下來的人數，只比原數底一半多幾個人而已。但是，後來更糟。

他們被裝到火車裏，仍是向清津那裏開去。全程底前半段，經過相當輕快而舒適。但是走到 *Yngbo* 底附近的時候，等二列兵車却被三架俄國底突擊飛機所狙擊了。它們飛得是那樣的低，以致它們底腳輪都幾乎碰到了火車底頂蓋上，它們用雨一般的槍彈向兵車上撒着。車裏的人們在極度騷亂之中，在火車底高快速度飛進中，從車廂裏往外跳了出來。這些跳出火車的人們，大概就是這次慘劇中唯一保全性命的人們吧？！幾顆空擲彈投到機關車底前端那裏，於是整列的兵車就變成爲一堆碎片了。

雖然我底朋友並沒有告訴我他也是從兵車中跳出來的人們中底一個，但是不說也可以很明顯地看得出來的。他毫未損傷地留了下來，並且向我講述了關於事後他們底奧地賽（註）的情形。他們等候着援助者的到來有十二小時之久，後

（註）奧地賽爲荷馬長篇敘事詩中之長時間漂泊者和冒險的長途旅行者底名稱。

來，援助者們才乘汽車趕到了。彼時他們才知道赤色飛機在他們底前邊和後邊又毀壞了幾架小橋，並且轟炸了幾列火車。

離開 *Finca* 僅有十六公里的距離，但是他們却在第二天才乘着汽車趕到。到達之後，他們就聽到了很悲慘的消息：師團底十四列兵車中，只有十一列安全地開到了，其餘的三列（就中有一列是司令車）已經在途中被炸毀了。有兩列曾經被空中射擊，但是僥倖地逃出了險地，載着傷亡和因恐怖而癱瘓的人們，到達了終點。我底朋友底那一連中只賸下了四十二個人。

他們在 *Finca* 並沒有得到住所，在查點人數和組設新司令部之前，他們祇在火車裏佇立着。後來，他們突然奉到開往大連的命令。誰也不知道是因爲什麼，但是每一個人都很高興，甚至於軍官們也都高興。

「先生！我從來不是一個軍國主義者，雖然我曾是一個軍官。我底最近兩個星期的雖然很短促，但是相當沉痛的經驗，使我離得軍國主義者們更遠了，雖然

我穿着皇軍底制服。人民都不喜歡這個不幸的戰爭，先生！」

我同他一直坐談到深夜兩點鐘。如果可能，那我會同他談一整夜的。他同我講過自己底不幸之後，就在我底書中的一章上，題上了一個名字：「第十二師團到前線去」。

我底報紙越來越枯燥了。一個星期已經過去了，而我們仍是刊載着總司令部底消息：「滿洲各部前線上互有勝負」和一些布爾雪維克底獸行與他們後方發生叛亂的混話。

二十七 東京和伯力

安部將軍驕傲他底勞働能力和軍人底忍耐。但更其自豪他底善于休息。他徒勞地試着把這種休息底技巧，撒在青年軍官們之間。這是這位用耐勞和智慧得到榮譽的外號「日本毛奇將軍」的老人底微小的弱點之一。

已經有兩個禮拜了，安部帶着熱忱注意到，他丟失了這種美好的特質——善于休息。而現在，當這需要聰明和意志底緊張的時候，巧妙的休息更是必需的。等到這不可饒恕地延長的，海陸兩軍的高級將領的會議完結之後，將軍便一個人被留在自己底寬大的辦公室裏了。

現在他真想脫下這沈重的而不舒適的制服，披上和服，躺在花園裏的他那心愛的小藤靠椅上，帶着一本他所愛好的古典文學的書籍，幻想着，假寐着。

但是將軍並沒有離開他底安樂椅。那應該喚起前線上的變動的，將要把主動力從敵人的手裏奪過來的新的軍事行動，佔領了將軍底全部的存在。

剛才完結的會議底片斷：從前線傳來的消息，會議中的講話，考慮和回憶都回到他底記憶裏來。

在會議上，不約而同地都用着最慘淡的調子談着話。除此，很明顯地：他們是想要迅速的、燦爛的勝利，因此來加強各種辦法，用以喚起我們底迅速的、大膽的行動。

外相也提出了威脅，說是假如再不有力地把我們底力量現示出來，假如我們不能在布爾雪維克那裏，在任何一地底戰爭中得到很大的勝利，那麼南京政府使也要宣戰了。

這真是個怪物，因為中國實際上已在抗戰了，南京，似乎也沒有能力壓制這一個。

內田在烏拉爾的行動認爲是蠢笨的計劃。相反的效果是比使遠東與歐洲俄國部分的臨時交通底斷絕要重要得多。

但重要的，重要的事件，似乎是敵人底力量，和它底能力底無法估計。空軍艦隊在海參崴上空的失敗還可以原諒，但是清津和慶興底失守是人類和歷史都不能饒恕的。那大家都慣於稱之爲第二內海的日本海，俄國人已把它當作打靶場，而我們底軍艦和飛機變成鵠的了。

他們也佔領北滿，朝鮮北部，和我們底海面底上空。而我們已經沒有能力奪回這些了。我們替杜基底蠢笨的、可笑的理論付了代價。

戰爭開始的頭兩個星期，參謀本部底大略的統計，一個小表格底悲慘的數字，現在是放在將軍底棹子上，他幾乎能夠把它們背誦出來，但是他底視線現在又不由自主地在那填得整齊的小表格上停留了一分鐘的模樣。在「勇敢者的死亡人數」一欄內，寫着：

受傷人數：

總計

二七，七〇〇

滿洲

一一，五〇〇

朝鮮

二，二〇〇

海上

一四，〇〇〇

海上

一六，〇〇〇

朝鮮

四，〇〇〇

滿洲

二六，〇〇〇

總計

四六，〇〇〇

失蹤人數：

二，一五

外相似乎是失掉了他底自主力。但，顯然地，有許多地方，他是對的。國內被目睹過的敵人底力量，和我們底失敗底污辱的四十六萬傷兵底信件淹沒了。千萬個陣亡者底親屬被這意外地來得迅速的悲慘事件所壓迫着。同時，這裏還有一個可怕的敵人——強力的布爾雪維克底電台。每天播來前線上的情報，災難底呼喊，把鎗口轉向「內部的敵人」，和要求停戰的呼聲。這是一種威脅的武器！最使人忿恨的是「扼住牠底咽喉」幾乎是不可能，因為這個會攪亂自己的電台底工作。而對於收取布爾雪維克播音底禁止，也沒有達到目的。

和危險思想的鬥爭，非常厲害。我擔心，無論怎樣實行，也只能得到相反的結果。兩禮拜以來，監獄裏的人數已經增加了六萬五千人。

這裏是已故的川崎將軍底報告底一部分：

「在敵人底優越力量底壓迫之下，我底部下底退却，變成了狼狽的敗逃的時候，俄國人又用突擊軍隊來追擊了。牠不但用自己底機關槍火來擊散我們底退却

者，而同時又用宣傳來分散他們。這是不可思議的，但這完全是真實的，因為這是我親自看見的，和從幾個突擊者那裏聽來的，他們不射擊，而在我們底頭上，用純粹的日語，散下有力的聲音：『停下，朋友們！丟下武器！投降吧！』

勝利……：所有的人們都要求迅速的勝利。他們甚至于把天皇也拉進了這要求。命運底玩弄啊！類似在第一次日俄戰的時候，對於庫羅巴夫特金（註）將軍所發生過的情形一樣。

小心的敲門聲，打斷了安部將軍底沈思。副官送來了關於軍事行動的第一份報告。朝鮮軍司令官報告，他底部下在清津有很快的發展。敵人向Pyongyang前進之空軍，在郊外上空二千五百公尺高度上被擊落。他底部隊在六小時內推進一公里半。

（註）一九〇四年日俄戰時，係俄方之陸軍總司令，因與海軍方面意見不合，遂單獨行動，因而致敗。——譯者。

從海軍司令部以「函請查照」爲結尾，通知在北緯四十度二十分，東經一百三十二度的敵方潛水艇底攻擊被擊敗。敵軍二艘潛水艇沉沒，水雷艇一艘被擊破。航海員被救。關於這些微小枝節的報告，並沒有提起這位將軍底興趣，但這種「函請查照」的舊格式驚嚇了他。現在，當統一的指揮集中在一個機關中，這件事情是非常必要的時候，而這個統一現在還沒有。在第一次日俄戰時，海軍底單獨行動尙可容忍。但現在，當這軍事行動的命運是繫于海、陸、空三軍底密切的連絡的時候，這種統一底缺乏，是可以發生不可援救的不幸的。

將軍把諜報部主任請到他這裏來。幾分鐘以後，一位白頭髮的，和安部一樣的將軍走進了辦公室來。

「請告訴我，將軍，俄國人知道不知道我們底新的行動呢？」

「顯然是知道了，大人。這幾乎是沒有可能掩飾的。我所得的印象是他們企圖以最快的辦法探聽我們底每一隻軍艦從烏國向西方出發。我剛才收到了一份從

滿洲來的值得注意的報告。從昨天正午起，在滿洲前線底東部的上空，紅軍飛機就沒有被發現過。昨天一整天，無論在滿洲東部或是在朝鮮北部，在上空一次也沒有發生攻擊。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是把自己底空軍調開，以應付我們向雄基清津的大舉攻擊。

「我們底行軍計劃有沒有被敵人猜中了的象徵呢，將軍？」

「沒有，大人，這是不可思議的。不可懷疑的，他們會很快地發現這一點。軍事行動區被他們不斷地警戒着，空中的偵察機，水裏的潛水艇都在分別地偵察着。當他們猜着這軍事行動底計劃時，我們所佔的優勢已經將太晚了。在這種意義中，我們底攻擊將是突如其來的。這有一個優勢，大人，是海上罩上了濃霧和低雲。假如天氣不變的話，這將對我們底行動有很多的方便。」

「您到是位樂觀主義的，將軍。我很妬忌您。」

「我不過是皇軍中的一名小卒而已，大人。」

「您底意見怎麼樣？將軍，在開始的軍事行動中，雙方底力量會不會均衡呢？」

「簡單地說，大人，在海上我們是強得很多，在空中，顯然的，雙方底力量幾乎是相等的，在陸地上，我們將佔優勢的。」

「結果呢？」「這軍事行動底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大人！」

幾乎是在這日本參謀總長底辦公室裏進行講話的同時，在伯力，蘇聯底元帥也和自己底參謀長伊凡諾夫商談着。在棹子上放着軍用地圖，上面滿記着紅色和藍色的椎形記號和箭頭。

「照着我們底所有的諜報估計，他們將要在清津一帶大舉攻擊。在這地方需要等待着，並且調駐主要的陸戰隊。」

參謀長用藍鉛筆沿着日本海底朝鮮海岸向着清津畫了一個深藍色的箭頭。

北路的軍艦和飛機，要比敵軍底南路弱得多，這是已經確實地證明了。但這

路只作輔助的工作：掩護主要的攻擊，並且保護主力部隊，以防右翼及後方底遭受突擊。

「狡猾的程度還不夠啊，保羅·伊凡諾維支！他們本來應該比這厲害一點的。」

「但這對他們，元帥同志，這個軍事行動底準備却不算壞呀！這個軍事行動底成功，對他們實在是生與死底問題，而我底意見是佔領清津到雄基之間的地帶，在短期間內建立最便利的交通，對他們都不是重要的，而要緊的是企圖在世界輿論界和在他們底國內反應出最近兩禮拜內，日本軍事力量所表現的宏壯和無敵……這是政治上的冒險，元帥同志，而不是聰明的軍事行動。」

「好，但按您底話說，他們已經似乎是沒有損失地把軍隊集中在開始的軍事行動區內，而足夠和我們對敵了。在這種情形下，假如事態尚不那麼嚴重的話，您爲什麼幾乎把全部空軍都從滿洲東部調開了呢？」

「您沒有了解我底話，元帥同志。我並沒有判定這逼近目前的軍事行動是無關緊要的。他們幾乎把一半的空軍和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海軍集中到這裏來。雖然，在他們底艦隊中的軍艦，沒有一艘底艦齡是在二十到二十五歲以下的，這是有點奇怪的。但這也是在表示着某種意義。不久才下水的四萬五千噸的，裝有十八吋口徑的大砲的怪物被他們藏在日本內海裏的不知什麼偏僻的地方。但是賞鑒一下這個怪物參加激戰才有趣呢。尤其是和我們底空中「巡洋艦」相比較！他們底海軍司令部，可以看得出來是難于相信他們底勝利，所以才派來這老而不老的修理的軍艦來。」

但是逼進目前的事件並不是十分容易的。諜報工作又不能供給正確解決這問題的必要的材料。冒險份子也不是少數。」

「不要緊，將軍，不能有那種戰爭，雙方之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冒險的。總而言之，就是這次的軍事行動對我們不是完全勝利的話，這也決不會改變大局的。」

但這次的行動對於他們確是非常重大。對麼？因此我們的冒險，比起他們以東京來作冒險真是不值一文的小事呢。那裏是東京，而我們這裏也不過是伯力而已。您明白我所說的是什麼嗎？！

二十八 第二個對馬之戰

旅順堵塞隊的英勇事蹟奠定了帝俄波羅的海戰隊底滅亡。對馬之戰奠定了樸資茅斯底和約。

現在又輪到日本了。

日本海裏隱藏着精銳的艦隊。沿日本西北海邊，日本底祕密海港裏都有巨人般的戰艦伏着，它們都有堅強的裝甲和口徑極大、射程極遠、火力猛烈的大砲的武裝，並且有現代海軍必需的最新裝備。它們之中的隨便哪一艘，都是海中的一個移動的堡壘。在質的方面與世界任何大海軍國的軍艦都可媲美，而無遜色。而且，它們底艦齡都非常年青。

它們足以使日本自負於世界之前，它們是日本海上的驕子。它們擊破了中國

底和帝俄底海軍，它們使日本在遠東自稱爲霸王，它們使日本底代表在倫敦海軍會議席上敢於表示囂張的態度。現在，日本又將依靠它們來突擊蘇聯底領海，以圖補償陸軍在北滿所受到的打擊。

現在，它們奉到命令前進了。在日本海上激起了急動的巨波，波浪上蓋着黑色的烟雲。

關於向蘇聯遠東領海突進的日本艦隊底未來的運命，很少人會知道，而且多數人也不可能知道。

推測它們底命運的人，只有它們底主人和它們底敵人，但是有着兩個不同的結論。然而，事實證明了兩個推論中，只有一個是對的。

關於這件事，有一封由一個日本人武田寄給藍多的一封信裏，曾經提到過。

藍多被調到日本去服務。由於他底學生——前新聞記者，現任第十二師團的軍官——田中之介紹，他結識了一個年青的海軍通訊員武田。他們在見面兩三次

之後，就非常地親熱了。武田是出身於貧苦的家庭，對於無線電極有興趣，英文也懂得相當的多，後一種知識也是使他和藍多接近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時常以公餘之暇來拜訪這個英國朋友，交換一些關於各種問題的意見。以藍多底觀點看來，這個二十二歲的年青的日本人，有許多地方是異於他底同胞的。

當他向藍多告別的那一晚上，他底臉上的表情無疑是顯露出一種含有不安和憂鬱的內心底痛苦，他所說的話底調子也是極其黯淡，然而他並沒說出來他底告別的話來。

他儘量地談着些不必要的話，老是牽扯着天氣、人生和關於他所最熟悉的無線電。他並且不注意禮貌地豪飲着藍多所讓請的酒。

藍多很驚於他底酒量之突然增高，對於他底過份多地吸用紙煙也極爲詫異，這是藍多在以往所從沒有在他底新朋友身上發現的事。

藍多雖然不知道是什麼激烈地促成了武田這樣放縱，但是他知道武田一定是懷着某種難言之隱的痛苦。他很擔心武田底健康。

「你底身體不應當受到這樣過份的刺激，對麼？」

「唔，對！不過，不要緊……不要緊，因為……」武田很吝嗇地微笑了一下
「因為身體需要……不是，是我被身體逼着受一些過份的刺激……並且……沒有什麼。」

「我一向並不反對喝酒，甚至於喝得酩酊大醉也不反對，不過像你這樣製造『酒量』，那是不應該的。」

「謝謝你底關心！你每次喝酒的時候，都以什麼爲伴酒呢？是娛樂，是獨思，抑或就是那樣地喝？假如是用獨思來伴酒，那是將要極有趣味的了。」

「……」藍多沒有回答。

「我一向很痛恨飲酒，但是我從恨它那一天起，我就不曾離開過它。我希望

我在將來一定有一天會把它丟掉的。」

「唔，是啊！」

「而且，我認爲世界上最喜歡喝酒的，要算我們日本人了，因爲我看到了許多日本人，他們底飲量是極遠地超越了我所能想像得到的那樣之多，這種現象是極普遍於青年人中，軍人在平時雖然不允許飲用過多的酒類，但是他們底嗜飲，也是不能掩飾的。最近幾年以來，這種現象尤其厲害。自然，這是很不好的，但是在目前，除了希望這種現象能夠自然好轉以外，是沒有別的辦法啊。」

「自然，這是很不好的。」

「其他的人爲什麼這樣地喝酒，我不知道，但是以自己說來，這自然不是什麼遺傳的結果。我底父親是不喝酒的，而我却時常地飲着多量的酒。心裏永是爲一種說不出的苦悶所堵塞着，我以喝酒、吸煙做排除胸中塊壘的武器，我甚至於時常跑到妓館去。總之，我是處在一個說不出的沈悶的霧圍之中，雖然時常希望

會突破它，但是這個精神上的壓迫却逼着我一步一步地向它投降。我不敢相信別的與我同樣整天地找尋刺激的人們所忍受的與我相同，但我自己却的確因為了這一個。」

他看了看手表，立了起來。他走近了藍多，伸出來手同他握着，凝神地看了他半天，一句話沒有說就很快地走了出去。

從這天晚上以後，武田就沒有再出現。

過去了一個月的樣子，一個不認識的小孩子送給藍多一封信。

信是用英文寫的，字跡頗爲整齊，顯然的不是在匆忙之中寫出來的。

「藍多先生！我居然能在今天寫給你這封信，連我自己都有些不相信。我是再生了的人。

如果你不健忘，那麼你當然還能記得一個晚上，那是我末一次到你那裏去的晚上。在那一次，我是向你去告別的。我是在職的軍人，所以在那一

晚上我並沒有說出告別的話來，因為恐怕你會明白我在當天夜裏便離開了日本。

我不是第一次航海，尤其不是第一次在海裏執行我底職務。但是在那一次，我却感到了一種莫可名狀的不安。我雖然沒有在我底職務中因不安底侵襲而弄出錯誤來，但是，我却丟失了以往的活潑、安靜和健壯的精神。

我們一共有三艘主力艦，二十一艘巡洋艦，一艘航空母艦，四十幾艘（確數不記得了）驅逐艦，三十艘潛水艦和四艘掃雷艇。這一批海中巨人是向俄羅斯底領海前進的。在我們底上空有幾架水陸兩用飛機飛翔着。隨便什麼人若看見了如此的壯觀，那麼他一定爲俄羅斯而担心。

我在次日的黎明接班。在我剛接班的時候，艦外就有口笛底聲音發了出來。

你不會想像得到的大恐怖就在我底眼前展開了。我不能把當時親眼所看

見的告訴你，因為我被鎖在我底受信機上了，我祇能把我後來所知道的，以及因為我底受信機損壞而親身參加的戰鬥以後所見的告訴你。你要知道，這是我所盡力整理出來的材料。

十月初一日黎明五點三十分，據我方飛機報告，在北緯三十九度左右，東經一百三十一度左右，發現不知所屬的軍艦十艘。同時，最前負責察責任的驅逐艦也拍來有敵艦出現的報告。再過去十分鐘，我們就已經聽了隆隆的砲聲。這是我方所發的，據說發現了潛艦所射出來的魚雷。

我們底船搖盪得很厲害，四外都是砲聲，在上空有飛機底吼聲，在這些聲音中又躡雜着機關槍和炸彈的爆音。人們在慌亂地跑着，水兵們多數脫掉了他們底上衣。運彈機和人們冒罵的聲音一齊交響着。我們底電鍵也極端地忙迫着。仍然保持其原有的態度的，大概祇有我們底錶吧！

我方底艦隊原是散開了的。從四面八方發出來的煙雲像雨天的陰霾般地

冒着，海水因砲彈、飛機炸彈、魚雷、深水炸彈底爆炸而沸騰着。有時從空中像火炬般地跌下來被擊落的飛機，有時有幾艘軍艦像移動的大篝火似地向某一個方向駛了過去，然後便發出幾個爆炸的聲音而停了下來。四外都有大砲、機關槍和炸彈的聲音在響着。

據說有大批飛機和潛水艦處在我們底附近。又聽說我們底航空母艦已經沉了。這都是事實，而所沉沒的，並不止航空母艦一艘而已。

早晨六時四十分，戰爭仍在繼續着，而且非常地激烈。此時，我們軍艦底射擊塔遭受了一顆極重的炸彈。天線隨着射擊塔的傾覆而燬壞了。

我們曾費了許多力量和智慧企圖再拉上一根新的天線，但是後來却成爲徒勞的事。我們自然必需有一根戶外的天線，否則我們是不能作遠距離的連絡的。只憑各艦間的連絡，自然削弱了我們各個單獨活動的能力，這個能力無疑是每隻兵艦所必需具有的，主要的是健全的能力。

我們終於失望了。被時我們只好同別的船隻用環狀天線連絡。後來，我們知道其他的船隻也多數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我們底工作突然減輕了——準確一點說，我們已經失去了獲得全部緊張工作的能力了。因此，我們之中的一部份人員便被調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直接參加戰鬥，我即是被調出的人之中的一個。

八個人中三個人在剛剛走上甲板時，被一顆炸彈炸倒而全部死去了，其餘的人們幸而沒有受傷。我們一行五個人被派到砲塔裏去。

那些平日乾乾淨淨的水兵們，現在都裸着上身，遍體流汗地在忙碌着。汗味、火藥煙底氣息和高熱的溫度交流着。砲彈一排一排地從下層用小升降機運送上來，然後再被送到砲管底後部裏去，一個震耳欲聾的大聲之後，砲彈底屍首——砲彈壳便吐着青色的烟退出砲身而被毫不憐惜地拋到旁邊去，在地上滿堆着誰也不睬的砲彈壳。它們曾盡了它們底義務，但是盡了義務之

後，却誰也不再理它們了。

一個射擊手遞給我們每人兩塊塞耳孔用的小棉花，並且用最高的調子告訴我們射擊的時候要把嘴張開，現在叫我們幫助那些挪移彈砲的水兵們做挪動砲彈的工作，兩個人則被派為清除砲彈壳的專務者。

室內底高溫度逼着我也脫掉了上衣，裸着胸膛，只穿着褲子。我很不熟悉地幫着忙，那個被我所幫助的水兵不時因為一個小的錯誤而用最侮辱人的話罵我。我仍是很恭順地工作着。

我除了看見四只大砲兩下兩下地射擊以外，仍是那些在我走進時所看見的景象。我並沒有覺到室內的人員逐漸少了下去。

在我們底頭上不時有着爆裂的聲音發着，但是並沒有什麼因之而生的事情出來，所以我相信我們底外甲是非常堅固，足以抵抗任何轟炸的。

最後，在運彈工作方面只贖下了我們三個生手，其餘的人都不知道到什

麼地方去了。砲彈仍是源源地上來，砲也兩下兩下地響着。突然，在我們頭上又接連地發了幾個爆炸的聲音，最後一個更劇烈的爆炸轟破了我們底「天棚」，並且落到我們底頭上來。

在我醒來之後，我已經不能記憶起我是在戰爭中，因為我已沒有再聽見砲聲、炸彈聲。環顧室內，縱橫臥着全室的人們都在血泊裏臥着。天空在上方透着光。天棚板塌下來，牆壁也有塌了下來，升降機被擠歪着空在那裏，更多一堆的砲彈壳在堆着，室內一顆砲彈也沒有——幸運得很，否則我一定成爲肉粉了——一切都像颶風之後的樣子。

我感到我底左臂奇痛，我略看了一下便驚駭得不敢再看了。我傷了我底左臂，我底頭也極疼痛，我想那一定是我受了什麼從左面落下來的東西所擊昏了的緣故。

爬了起來，傾聽了一下，只有機器底聲音和海水底聲音，我斷定我們一

定在繼續航行着。

門已經不能憑我底右臂底力量開開了。我只得利用室內底東西從新的天窗爬出來，從那裏我一直找到軍醫那間艙房裏去了。

在這一次，我後來才知道的，我們只有六艘殘破支離的巡洋艦和兩艘同樣受傷的巡洋艦逃了回來，其餘的船隻的命運如何，你自不難想像得出。這八隻殘破的軍艦在回國之途的海裏整整走了三天，我們不能到朝鮮去，因為那裏並不安全。三天之後停了下來，因為我們已經耗掉了所有的燃料，機器則毛病百出而終於不轉動了。在海中，在無時不提心弔胆恐怕俄羅斯底飛機或潛水艦再來襲擊的恐怖中，我們更渡了第四個晝夜。

一百四十個重傷的水兵按長官底命令被拋到海裏去，那是因為淡水太少的緣故；以同樣的緣故，艦長又在一個本來不必急於舉行的審判之後，下令槍斃了五十幾個人，他們底屍體也被拋入海中，據說他們在戰鬥中曾詛咒過

戰爭，因此而被判死刑。

在沒有逃出這個新的死亡恐怖之前，人人自危，誰也不敢有過份的表示和請求，否則是不難於被拋到海裏去的。

恐怖和戰慄終於完結了。我國底軍艦來了，它把我們運回國來。關於被拋在海中的船隻底命運，我沒有再知道是究竟如何了。

我底病已經痊癒，並且得到兩個星期的休假。

我們底阻塞計畫失敗了，我們突擊的計畫也完了，這兩個失敗底代價，是喪失了大小不同，種類不一的船隻——一百零四艘最新的軍艦，七十一架水陸兩用的飛機和三萬多的海軍人員。

這次戰爭所給我的教訓，更證明了我以往對戰爭的痛恨是對的。我簡直找不出來我們進攻俄羅斯的理由和可能性。我也找不出來我應當爲哪一個我所不知道的人底利益而死的理由。

我僥倖地逃出了生命，我對於我們爲什麼要遭到那樣的打擊也獲得了解答。我們如果再留戀於無理由的對別人的進攻上，那麼我們所要再遭到的打擊，一定還有，而且更要厲害。我們每一個懂得什麼是卑劣的侵略的人，都應當起來防止這樣打擊的再現，而防止的方法當然不是戰爭。我決定放棄我底職務，關於這事，我所認識的幾個軍醫是不會拒絕給我以方便的。把身體『解放』出來之後，我再走應當走的道路。

在相當長久的時間之內，我恐怕我們不能再會面了，這一定使我很想念你。

我們什麼時候能再見面，那很難說；總之，我希望你不要忘了你底日本朋友，當你想起日本朋友的時候，你不要忘了這第二個對馬之戰。

祝你康健！

武田

十月九日

二十九 一個上午

在那間竭力模仿西洋形式設備的中國旅館底房間裏，在因為吸烟過多而造成
的烟霧裏，內田在往來地踱着。

桌子上放着一張方才送來的無線電報：

「第五號行動計畫立即提前施行，經費由東路司令部支取。施行日期及
方法具報DS。鶴」

內田第十次地停留在這張僅有寥寥數語的電報之前，也第十次地把它拿起來
誦讀；他是似乎第一次看到它一般。

「見鬼，這是什麼意思？莫非真地要放棄進攻俄羅斯的行動嗎？」

「提前，提前什麼？有什麼理由可以提前？他們以為我有一所間諜工廠在

着！我從什麼地方拿一百個人來？爲什麼不實行第三、第四兩條計畫呢？」

前次的病菌散佈計畫的失敗並沒有征服了內田，他雖然感到那次的成績並不是預定計畫的百分之百的實現，但對於自己底工作能力却仍然極端地自信。

但是這道命令，這道措詞簡單、而實施却極其困難的命令，竟使他不得不對於自己底能力做一次新的估價了。當在東路軍隊得到一個驚人的失敗之後，正應當設法在烏蘇里江一帶實行大破壞工作，以牽制蘇聯軍隊前進的時候，他確是必需計算一下，他底能力是否能夠來執行這以「鶴」署名的命令——這道難題。

「找一百個人出來，然後再把他們送到那連傻子也知道確不容易再混入的區域裏去……」

「一百個人，至多有五千塊錢就可以找到的，不過，你花一千個這樣的五千塊錢，大概也不能把他們再塞進烏拉爾山和德昂普河一帶去吧！」

內田從香烟匣裏機械地又取出來一支香烟。燃着了它，猛吸了幾口。

中村大佐在門上敲了幾下，獲得他底主人准許之後，以一個作副官應有的姿態走了進來。

「早安，先生！」

那個有着主人身份的被問候者似乎忘掉了禮節，他一直地向中村望了過去。

「你底意見怎麼樣，對於這個？」同時用手指敲了敲放在桌子上的電報。

「我以為這是以進爲退的辦法，先生，這是一顆效力較好的煙幕彈，我以為爲。」

「你底意思是想說關於朝鮮軍停止向滿開拔的事情嗎？」

「是的，先生，以您多年的經驗，自然不難設想一下，我們底工作底效果是將如何地刺激俄羅斯而使他們不敢貿然續進，所以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有很繁重的工作做，因爲他們……」

「請你不要忘了，我所問的並不是對未來的推測，而是問你對於現在底工作」

有什麼意見！」

「是的，先生！請恕我！我以為我們現在不能不求助於其他的『勝利者——聖喬治』軍團底人們了，我們要立刻開始，在三天之內挑選出二百個『專家』來，然後經過舊的道路而把他們送到每個人應當去的地方……」

「不，開始自然要立刻開始，可是在四十八小時以內選出不是二百個人，而是一百個人，並且使他們領到必需的指導和錢，更要在此限內登程前往。每個人給他五十塊錢，並且應允他們，每一個工作成績優良者，在回來之後，另外有賞金和獎品的。這個你現在就去作！」

「此外，把沿烏蘇里江的電台移到西方去，交第五五〇號管理，在原有地方叫他們改設兩個小移動定向電台。」

「遵命，先生！另外有一封據說是關於海軍方面的電報，已經派人去領取了，那是特務機關用電話通知的。」

「我們底電台在什麼地方呢？」

「據說這是東路司令官拍來的。」

「好吧，你現在就照我所說的做去吧！」

內田在中村走出去之後，就從口袋裏把那人造皮面的手冊掏了出來。他開始很細心地翻動着它。

x

x

x

克賴司對於藍多之許久不來信一事，很是焦慮；因為他在日本底觸角就是藍多。

克賴司並沒有因為丟失兩個手指而失掉他底職務。他底賸餘下的八個健全的手指，仍然很靈敏地敲動着打字機上的鍵子，由這些鍵子上，他依舊供給歐美報紙「重要的」文章。

現在，當在汕頭「走失了」一名日本「訪問」艦隊底水兵伊藤的時候，克賴

司底手指和打字機簡直忙得比日本內閣還厲害。

日本海軍在蘇聯可以碰釘子，在中國則不能如此地簡單完結。

天呀！「走失」了一名帝國臣民，一名世界第一「三」位海軍底水兵！

當中村大尉，石本囑託，藏本英正「失蹤」的時候，我們曾看見這些被尋找的人們底同胞們，歷次都是如何地表現了他們底關心。中村大尉帶來了滿洲事件，石本囑託破壞了古老的熱河底安甯，藏本英正總算被找到了，每當這類事情發生的時候，日本政府都照例態度強硬，甚至於不可以理喻，但這一次却有些怪，居然與以往並不相同。那位「訪問」艦隊底司令官渡邊，雖表示水兵必須尋回，也竭力稱說，此事發生，誠屬遺憾；却說極不願意事態擴大，而且日本也沒有向汕頭加派軍艦的意嚮，但未水兵能夠迅速找到已足。

克賴司對於渡邊底表示並不怎樣地信任，他知道田中義一曾說過：「欲攻俄羅斯，必先滅中國」；所謂不願事態擴大，日本不再加派艦隊來汕頭云云，都是

假的，而且誰能担保事態真不擴大，日本不再派軍艦，以及進一步地向天津、青島、上海、廈門、福州、廣州派遣軍艦呢？而況沿長江的日本「瓜代」艦隊和華北駐屯軍底「瓜代」部隊，迄今已經有兩個星期了，而尙無「瓜代」的真正的表示呢？

自然，北滿底戰事在目前頗可以牽制住皇軍底行動，而不在中國內地製造什麼事變出來，但是，偌大的中國會不會眼看着日本在滿洲被打擊着的機會，而自已仍然作那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時代的「中立的」傻瓜呢？

中國一向所不安的統一，現在已經表現得十分具體了，「九一八」，「一二八」之後的中國，已經不是那個徒有一些「將軍」的中國了，她底實力已經不能再與「不抵抗主義」時代相比擬了，她雖然還沒有達到最高的強力的水準，但她底再生却已經不容她底「友邦」所忽視了。

她底提倡「共存共榮」的「友邦」豈能放任中國有充份的獨立國家的表現！

她將消弭這個不馴的隣邦，以免妨礙完成她底「大業」。

實在，中國最近所表現的也太放肆了，中國政府居然不制止或討伐那些不服從長官底命令而自動由河北省防地向冀東「政府」進攻的中國軍隊，對於國共兩黨合作的上海大示威，南京也裝聾作傻，而況……而況日本海之戰之後，汕頭居然走失一名水名！

滿蒙是日本底「生命線」，整個的中國也都是日本底「生命線」。是的，日本如果不抓緊這條「生命線」，那麼在不久的將來，日本將會丟失所有的「生命線」！

不過，讓他們都見鬼去吧！這對我又有什麼關係？事情越熱鬧，對我越有利；若是事情鬧得太厲害了，那麼我們底領事館一定會替我在回國的船裏預備出一個鋪位的！現在讓我看藤井去吧！

藤井並沒有在家，這使他非常地惆悵；於是他就跑到另外一個朋友賈克那裏

去。

賈克——那個同他一起在國際飯店樓上觀覽跑馬廳的大會的那個傢伙，此時正坐在編輯室裏。

「歡迎，歡迎！我應當預先感謝你，因為你一定會把日本向中國出兵的詳細情形告訴我的，而我却恰好需這個！」

「什麼？日本出兵？向中國？……我是要說向滿洲繼續增兵吧？」

「不要蠢，昭！你底消息一定比我靈敏得多，難道你還不知道日本已經準備向中國出兵了嗎？」

「憑上帝起誓，我這兩天因為搜尋第一次日俄戰爭的材料，忙得竟沒有能夠看報，所以除了前兩天的汕頭事件以外，什麼也不知道；至於你所說的日本出兵云云，那我簡直連影子都不知道，原本，我到你這裏來，是預備打聽一點新聞，而不是準備報告新聞的。」

「噓！上等的新聞記者！滔天大事，你却睡在鼓裏，我真不明白，你是真不知道，或是你簡直不會有過想知道大事的願望！總之，你先坐下，讓我請你一支『約瑟芬』，然後再談吧！」

賈克似用力而又不用力地啣着那支有着『徐伯林』外觀的粗雪茄，因為它底青煙而輕輕地眯着左眼，從一堆疊在寫字檯上的大小紙張中找出來一張油印的稿子來，隨着，遞給了克賴司。

「哪，讀吧，昭！」

克賴司接過來，很敏捷地用眼睛在紙上跑了一遍，然後把稿子又交還了給賈克，吐了一口青色的煙出來，斜着眉毛一個字一個字地說：

「怪哉！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日本真地相信了俄國西方的事件會有助於日本，而大胆地放鬆了北滿底前線了嗎？這自然是不該如此的，不過……」

「克賴司先生！你底觀察能力比我強，但是現在你却又糊塗了，你當然知道

日本最近的兩次失利吧！」

「不，賈克！我明白，而且我在不久之前就曾想到過，假如日本在北滿不能獲得進攻的良好契機的時候，那麼她終將要把刺刀尖轉向中國的。但是，我現在所懷疑的，日本是否已經清楚地知道了南京最近的態度，因為據我們最近所知道的，南京底態度對於日本已經極為冷淡了，而況中國民衆底反日情緒已經高到不必再高的地步了，以這種以往所無的客觀形式看來，日本在沒有做過對華縝密的估計之前，自然是不惹中國，那才是她底幸福，雖然她在北滿和日本海內受到過兩度的失敗。

「在這裏，日本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她底對於中國的計畫，以便再度向蘇聯進攻的時候，可以有極方便的、物質供給最豐富的第二後方，否則不但向蘇聯做打擊一事要成泡影，就是中國一國，若是肯實行長期戰爭的話，也足以使她很悲痛地惋惜她底行爲。真的，賈克，她現在必須以極端謹慎的態度對待中國！

「我並不懷疑日本終於會向中國出兵，自然她這次出兵決非行軍性質，不過她的倉促出兵，是否有什麼別的用意，這不免令人懷疑。」

「我以為伯力底軍管區司令和東京底參謀總長大概都不是傻子吧?！」

「你並沒有說錯，事情非常明白。」

「哎，管他許多！讓我先喝點白馬牌吧！」

兩個人談着些個人底生活，並且很闊氣地喝着酒。

新的新聞稿子送來了。

「漢城電：原定經由此間向滿開拔之第十五師團突奉令中止前進。聞自

日本應繼續開來之軍隊，亦奉奉到中止開拔令。」

「佐世保電：海軍將士暫停休假，奉最高當局命令延長有效期半年。又

此間兵艦連日均極忙迫，原因待訪。」

「東京電：向以支那通著名之鈴木大將已於今晨奉詔到京，下車後，即

於陸軍、海軍、外務各省代表歡迎之下，適赴陸軍省，略事休息，即參與彼處開催之緊急會議。」

「東京電：外務省日來已入十分繁忙狀態，聞省內不時舉行會議，會議內容知者甚鮮。回國述職之各駐外使節已分別返還原駐在國。外傳天皇陛下仍擬離京避寒一節，據確息，不實。」

「莫斯科電：此間破獲大間諜案，據聞，有三百人以上之白俄及反蘇聯份子潛入國內，實行破壞工作，前者病菌散佈之陰謀，即係彼等所為。此次仍係代東方某國及西方某國進行其破壞陰謀，此次項目乃欲炸燬德聶普河供給一萬萬啓羅瓦特電力之大水閘及烏拉山之鑛穴。幸經官方發覺，遂被及時阻止。」

「莫斯科電：蘇聯駐柏林大使烏麥洛夫今日離開此間返還任所，聞大使此行，實有重要任務，此項任務當與解決西部國境事件有關。」

「哈爾濱電：東部前線平靜無事。」

「瀋陽電：因關東軍司令部內連日舉行會議關係，各地官長往來極為頻繁，故本地已頒戒嚴令，以便防止不穩份子之活動。」

克賴司默然地看了賈克一眼，就深深地坐進圈手椅裏去，很費力似地吸着雪茄，把兩隻眉毛縐在一起。

賈克似乎在用力抑制着興奮的情緒一般，沒有理由地漲紅了臉，緘默了一會兒，然後猛地吞了一杯威士忌酒下去。

克賴司知道在報館就要被繁忙的工作所佔據的時候，他必須告退，以免成爲別人底擾害者，於是他便很匆忙地向賈克告別，抓起了帽子，跳到了街上去。

在整個的歸途中，他被埋沒在一種與他並不相干的沉思中——實際上，他並沒有有系統地思想着什麼。

路上，與往日不同的情形，時時可以看見許多插着太陽旗的卡車，它們一輛

一輛地飛馳着，車上載着沙土、蔴袋、苦力。偶而有幾輛載着衣服襪襪的白俄的卡車，也是很快地從他底車旁擦了過去，車上同樣地插着太陽旗。

但是，他並沒有察覺到這個特殊的現象，他機械地反應着這個所見，他知道，時常有在別人以為奇怪，而在上海却是數見不鮮的現象。

白俄，白俄！讓他們見鬼去吧！上海早就應該把他們驅逐出去。

他們在這裏做着白種人所不應該做的事，丟盡了白種人底醜，他們是人間底贅物，是寄生蟲！

他一直到汽車夫喊出「先生」時，才覺醒過來，才知道他已經回到了自己底家。

洗浴之後，吃着午餐的時候，他底汽車夫交來三封遲到的信，並且向他來辭職。克賴司沒有看他所急欲拆讀的信，先問汽車夫：

「爲什麼，這是什麼意思呢？告訴我辭職的理由！」

彼得羅夫司基先吞吞吐吐地說了些不明所以的話之後，說出這樣的話來：

「我是全俄羅斯大皇帝陛下直隸的前步兵上校，是全俄羅斯參加歐戰及內戰軍官國外協會底會員，今天早晨接到我們協會底命令，我必需辭掉現有的職務，並且……」

「嗯，好吧！你既然這樣說，那麼我只好同意於你底辭職，以免耽擱你底事。不過，你不要忘記了我們原約定的條件：關於辭退的事，任何一方要在兩個星期之前通知對方的，否則要受月薪底約束的。你如在兩個星期之後走，那沒有什麼話好說，假如你立刻走，那麼你將拿不到本月底薪金了！」

彼得羅夫司基略微遲疑一下，就退了回去。

克賴司看着他底後影聳了聳肩膀，拆開了遲到的信，一面默然地吃着，讀着。」

三十 藍多底信

親愛的昭：以前的信你都已收到，並且能夠對它們作覆，我很覺高興。我在東京住着似乎不是二個月而是二十年了。我現在除了下面的以外，能告訴你些什麼呢？

第三次解散議會後，次一個議會中，不僅在議員底席位上略有變更，而在對政府的態度上，顯然也是較諸以前各議會爲更強硬——它也對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案！

軍部底發言人在上星期尙曾表示過，在對外的軍事時期中，日本應當舉國一致，各無異詞地擁護政府主張。

不久之後，同一個發言人却又說過，政府固不容許其主張之不貫徹，但賢明

的政府亦極願俯納有見識的建議。

鬼才知道這個人說些什麼。

陸軍、海軍、外務各省現在都是澈夜辦公，而且出入的人也極爲繁多。同時，德意兩國駐日大使館底大門也爲了「來賓」底方便而改爲晝夜不閉的了。祇有蘇聯和中國底大使館分外地肅靜，除了在原有的崗位以外，最近又增加了守衛的幾名警察和憲兵，另外還有一小隊騎警在這兩國使館底附近逡巡着。

此間底報紙已經躍到一般居民底絕對必需品底地位了。它痛罵着布爾雪維克底虛僞，說它現在已經揭除了和平的假面具而侵入了別人底國土，說布爾雪維克已經走近了自己墳墓底邊緣，說布爾雪維克的確深深地惹怒了愛好和平的日本。記載滿洲和朝鮮的新聞逐漸稀少了起來。在報紙上出現了關於波蘭、烏克蘭之間的「不幸事件」。

有關於這種事件的新聞，時常有着塔斯社和海洋社兩方所發極端矛盾的消息

在報紙上並載着。其他通訊社底消息則有些含混，祇有同盟社底消息不含混，它是同調於海洋社的。

自然，昭！這套把戲已經是舊的曲子了。你看！德國底國民代表應了他底日本老友底邀請到東京來「旅行」來了，日本底經濟考察團突然地對德國底釀製啤酒新法感到「興趣」而前往「考察」。

嗅一嗅吧，昭！你會覺到在這裏並沒有什麼私人底「友誼」和「啤酒」底氣息，而有着別的什麼怪味存在着的。

也許日本外交官底身體都屬於特異質一類吧！也許各國底氣候現在突然不利於日本底外交官吧！現在誰也極感興趣地注意到日本駐在俄國、中國、美國、法國和捷克斯拉伐克的大使和公使們都分別地生起思鄉病來了——並沒有聽說什麼關於召喚駐外使節返國述職的消息，以上各大使們居然都返還了本國。

瞎子說，我們看看吧！

對於這些我真有些頭痛，所以還是講一講我最近的生活情形吧！（下略）

你的藍多 十月二十日

x
x
x
昭，親愛的朋友！知道了關於你生病的消息，我很不安，我雖知道你所患的不過是普通的感冒，但我極願意我底老友早日恢復他底健康。

我整天地在這個生疏的都會裏跑……

……爲你整理出來的消息如次：

這是近十年來所沒有過的事：軍部底態度突然改變了（無甯說是軟化了），而且是在素持穩重態度的元老底面前，在以往，他們是向爲軍部所不齒的人們。這幾天以來，內閣時常開會，有時甚至於整夜地開會，閣員都非常地忙迫，尤其是軍部底代表者最爲忙碌。

據報紙上說是在討論着「新稅法案」的問題，這自然是騙人！他們無疑是在

搗着別的什麼鬼。

你不要驚慌，也不要詫異。我告訴你，他們實際上是在討論着對俄停戰的問題。這是千真萬確的消息。

爲什麼突然有了這件問題產生出來？我還不會知道，但是，我想我不久以後就會知道的。

而且，當從前天起在俄國西部國境突然發生事件的時候——這無疑是對日本有利的事件——日本却在研究對俄停戰問題，怎不叫人奇怪呢？

先告訴你這些，我希望明天有更使人明瞭現勢的消息告訴你……

x

x

x

藍多 十月二十三日

昭！你會連前一封信一同收到這封信吧！

事情是這樣的：

日本因為急欲造成其對於俄羅斯的堅固的威脅，而實行在北滿作堅壁清野的一種對俄的緩兵計。

日本軍部最初並沒有料及會遇到俄羅斯底那樣的打擊。而日本底穩健分子則向以軍部逕行攻擊俄羅斯為失策，誰會知道，現在軍部不得不改途另張了，這是軍部底自悔，也是反軍部行動者底勝利。

在日本急進派軍人和穩健派之間現在建立了一個共同的「協定」。不過這個「協定」却仍是以進攻俄羅斯為最終的目的，祇不過具有一個特殊的內容而已。

它底內容是這樣：日本決定在北滿和北鮮堅守三個月至四個月之久，在這個期間內，日本利用俄國西部國境底不安的機會，而傾全力去作征服中國的工作。

這些聰明人們似乎以為世界上只有兩個傻瓜——一個是俄羅斯，另外一個便是中國。

總之，我在大連坐了那麼多年，但從沒有想到我居然會跑到這個以混蛋來統

治的國家底內部來，而使我這樣近地看到了這些事物！

緊握你底手，並祝你早占勿藥。

你底老友藍多

十月二十四日

三十一 四千公里

天氣晴朗的初冬之晝。

東京底街頭仍然是那樣的熱鬧，祇不過缺少了許多的壯年的男子。在一向爲一些穿着深灰色的西裝，肘間夾着五顏六色的布包袱，擺動兩條略微向外彎曲的短腿的男子們匆匆忙忙地走來走去的街上，現在已經爲一些在肩上向肋下斜掛着的寫有一些漢字的白布條，穿着有着極端日本風的花紋的棉織衣服的日本婦女所替代了。她們每個人都似乎有所不安，這從她們底臉上就可以看得出來，而這種表情與她們底服飾頗有些不相襯托。

平常，這種現象幾乎不曾有過。就是當西南戰爭，一八九五——九六年，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一九一四年以後，一九三一年以後，以及一九三×

年——日蘇非正式開戰的時候，也不曾有過這樣嚴重的情形，雖然每次也有過些微的緊張的樣子。

可以使人迴憶一下，那麼只有和一九二三年大地震的時候有些相似，但是，那時雖然也在秋天，却沒有現在這樣地有秩序，而且並沒有缺乏一些壯年的男子。

日本海軍底失敗，造成了煽動者底機會，他們到處都宣揚着日本底危機之到來，他們拚命地鼓吹澈底的掃滅敵人的戰爭。

汕頭底事件激動了「愛國者」們，據讀賣新聞底記載，日本底社會各階層都已經激起了憤怒之火，成千成萬的人們「都一致地」指責政府底軟弱。

黑龍會認為上海大示威和汕頭事件都是中國政府底有計畫的行動，這種行動是蔑視日本在亞洲上主人底地位的「無恥」的劣行。其他法西組織也「一致地」要求政府「懲罰」那「未開化」的國家。多少「學者們」都在報紙上發表他們從

歷史、地理、以及鬼才知道一些從什麼方面研究後所得的心得，心得裏都證明了中國是野蠻的國家，中華民族乃是仍然未脫原始形態的民族，甚至于說「中國」兩個字，祇是地理上的名詞。

心得的結論，却說日本必須把中國收爲自己底保護國，而且爲了世界底和平——不止遠東的和平而已——日本有征服中國的義務，否則，世界底一切困難問題將永不會得到滿意底解決的。

報紙上關於蘇聯，似乎忘了一般地不再提及了，日本舉國都在談論着中國。
中國！中國！

x
x
x
鈴木大將，在軍部竭力推荐之後，就拜受了侵略中國的大命。

這位親身參與過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的宿將，現在已經是六十歲以上的年紀了；在軍部一度曾經佔過很顯赫的地位；離開要職之後，也仍是對

於軍部有着影響能力的人物。他有着一張特有的面孔和一副剛毅的個性。他不但對於軍事上是日本軍人中的名人，而且對蘇聯，尤其是中國，他都具有他人所不能及得上的豐富的智識。每當有人討論遠東問題的時候，他常是一個為日本所信任的定論者。

所以，當蘇聯底軍隊因為日本在張廣才嶺利用天險和人工防事非常堅固而不能前進的時候，陸軍省依從了鈴木大將底提議而實行了北守南進的計畫，並且即派鈴木大將為司令官——作為侵略中國的先鋒。

北滿方面，已經丟失了的土地暫不去作恢復的打算，海上也不再作第二次冒險的打算，東路固守張廣才嶺和穆稜窩集嶺一帶，東北部以陸軍和江海軍防守以同江為起點的松花江底下游，北部——小興安嶺，沿滿蒙邊界處——退守大興安嶺、海拉嶺一帶。

同時，自原駐在北滿的五個師團中，抽調三個師團向熱河方面開去，原駐朝

鮮的軍隊仍然維持三個師團的數目（雖然通常只有兩個師團，但是自從清津被紅軍佔領之後，遂又增加了一個師團）。華北駐屯軍改爲三個師團。

曾經訪問過中國的日本艦隊，一律用油漆塗去「丸」底字樣，裝載着皇軍向中國沿海各地進發。

於是在黃海、東海、南海和渤海裏便不斷地被從日本兵艦底煙囪裏冒出來的煙所籠罩着，中國底沿海各省底港口上也不斷地有着日本底刺刀在開了進來，而且一天比一天增多。

汕頭底事件，在鈴木大將再一度重申了渡邊司令官底諾言——事態不願擴大之後，仍然沒有什麼進展，那位「走失的」水兵——伊藤雄迄今沒有找到。在汕頭水面停泊的日本艦隊也沒有走開，新的兵艦也沒有到來。

但是北起秦皇島，南迄廣東底海南島，在所有可能停泊日本兵艦的地方，全都發現日本底兵艦，兵艦並且帶來了許多不久之前奉調回國的商輪，商輪上滿載

了穿草黃色制服的士兵。

在華北、華中、華南，遍地都出現了特務機關，在那裏同時也出現一些界乎商人、軍人、無業遊民和理髮師之間的日本人、朝鮮人和台灣人。

日本軍隊底長官們在到達各被指定到達的地點之後，就開始和當地底中國官員們作着不厭其多的宴會和不合時季的遊覽，兵士們則每天在清寒之中作極端頻繁的實彈演習。

當鈴木大將尚在日本領海的向天津出發的途中的時候，在廈門發生了一件台灣人同中國人械鬥的事件。

鈴木大將當時就很嚴厲地下令着由日本駐華派遣軍作單方的調查，調查底結果就以之爲向中國交涉的張本。

雖然中國外交部一面對於因爲台灣人底無理取鬧而釀成的事件表示抗議，一面又聲明這類事件是屬於外交範圍，不能由軍人出面，並且反對單方調查，認爲

這是不合法的舉動，但是任什麼也沒有感動了鈴木大將底那顆老心，在它那裏面流動着一股世界上唯一的某種血——不承認有公理存在的血。

終於廈門底交涉陷入了沒有結果的狀態中去了——實際上是不應該有結果的——汕頭底伊藤先生也始終沒有回來。同時，日本在中國底「新特殊貿易」——
武裝供給麻醉劑的「營業」也突然受到中國方面底「不合法」的「壓迫」。

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日本在中國發動了「自衛權」下的軍事行動。

次日，鈴木大將在天津旭街底扶桑館裏招待除開中國記者以外的各國新聞記者。

鈴木大將親自向他們發表了帝國政府底「苦衷」。他避開了日蘇間底戰爭和海軍底失敗，彷彿不會有過這些事似的，而開始宣佈他個人所負的使命：

「日本臣民之親睦隣邦，以及舉國一致的遵重外國底本身底立場，自從日本開始與外國發生關係以來，迄今並未曾有少變。雖然如此，但帝國在其非本國領

土所有的僑民之生命及其權益，也不能任其爲任何勢力所壓迫，所以，對於此點，世上多數國家亦頗認識日本底態度與立場。不幸，支那雖然本身無日不處在日本底善意的提攜之下，乃居然忘義地向我帝國臣民施行其無理的欺凌，一若已經忘掉日支兩國共存共榮之必要前提。因支那方面所加於我文明和平之帝國臣民的暴行之頻頻發生，使我政府不得不暫時中止其對支的親善舊有方針，而實行懲的不得已的行動。本司令官拜受天皇大命，當然一本我政府既定方針，勇往邁進，而無返顧。皇軍爲顧全遠東和平而實行之對支討伐的自衛行動，實爲履行其天賦之義務，倘有歐美國家因對日本立場認識不足而受到支那政府之誘惑進而干涉日本之行動時，則日本當絕對排斥之，因爲此爲無益且係不合理之行動也。

「總之，倘支那能翻然覺悟而切實履行以往諸般日支間的條約，且能具有誠意尊重日本之立場，實行理想的日支提攜，則日本政府當極願停止其對支的不得已的行動，以免迄今仍在支那軍閥壓迫下度日之支那良善百姓無辜塗炭。苟能如

此，則不但日支兩大民族將日趨繁茂，不特遠東和平可得正常之保持，進而即世界之和平亦可護得一莫大之保證而無疑。

「然而，若支那政府一味執迷不悟，實行其荒謬的排日政策，則日支間之情勢，日後無論擴大至若何地步，一切責任當然是屬於支那方面；須知日本政府祇在發揮其自衛權而已，苟日本一切權益在支那獲得確實保障之時，日本政府即停止其向所痛恨之軍事行動，蓋日本非為對支之侵略國家也。

「今日得與諸君聚會一堂，本司令官殊覺欣喜，實以舉世各國均將自諸君之筆而洞悉日本的苦衷。」

自從這篇談話發表之後，每一個人都很清楚明白了日本政府底真實意嚮，而打破了以往相信日本之對於中國將求「平安無事」底猜測。

鈴木大將已經成爲舉世注目的對象了，人們都在權衡着每一個關於他的消息。在報紙上所發表的消息祇要是關於這個司令官的，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用

大字做標題冠在上面。

最近以來，關於他底談話、行動、起居的新聞，逐漸地增多了，但是也使人們特別地注意，甚或帶着一種興趣去讀它，而不像平時的隨便那一個連載三天以上便無人肯讀的那樣，因為隨着關於他的新聞，老是有着中日戰爭底新的開展的局面相並地刊載着。

整個的中國之東半部，完全陷入了火藥爆發後的煙霧中了。在中國底沿海各地，百分之七十——八十的大小城鎮上空都已經懸掛了太陽旗。日本傾出了十五個師團，傾出了三十多年以來披心瀝血所湊成的近代武器之大半，並出動了號稱佔有世界第三位的海軍——在質的方面，與英美底海軍實不相上下的巨大海軍之現有的半數。這一個巨大的數目所組成的力量，鎖鏈般地遮住了中國底東半部，以致中國完全失掉了她底所有的海口。

沒有一個人能夠想像得出這幅般紅色的圖畫，也沒有一個人敢想像一下這血

腥的景象。

巴比倫底滅亡，沒有這樣地悲慘；羅馬底暴虐，沒有這樣地淒厲。但是這個眞的事情却表現在那碩果僅存的古國之東部的領土上了。

日本軍人底炸彈和炮火像平路機一般地平着每一個城，每一座小村，他們底刺刀和步槍像對待演習中的傀儡般地殺害着多量的中國人。

居民一向最稠密的區域，現在都幾乎成了沙漠般的地帶，那曾經閭閻相望的地方，也都成了新鮮的廢墟了。但是，那多少年來被人認爲荒蕪的甘肅、陝西、四川、青海、貴州等處，現在却因居民突增的緣故而成爲「繁華」之鄉了。

軍事科學底結晶品幫助日本軍閥佔領了天津，北平，張家口，山東省底大半部，江蘇省連上海在內，小半的浙江省，小半的福建省和廣東省底一小部份。

四千里長的戰線！

與日本軍隊比較起來，那麼中國軍隊底武器是竄敗的、簡陋的，而且多數是

落伍的傢伙。一部份兵士尚且帶着在十八世紀就已被淘汰了的大刀，多數軍隊還沒有鋼盔。懂得最新式戰術的，並不是全體的軍官。衛生設備的幼稚，交通工具的缺乏，糧秣給養的惡劣——這處處又降低了中國軍隊底戰鬥力。

他們知道專憑這樣的武器是不足以和日本對抗的，所以每一個部隊在做一個猛烈的戰鬥之後，就向內地退了過去，他們在兩個月之內，放棄了三十萬平方公里的沿海地帶。他們苦心地運用着他們底拙劣的武器底所長，不讓日本軍隊毫不費力地得去任何已放棄的一平方公里。

又兩個星期之後，在南京、九江、漢口底上空也飄揚了太陽旗。
時間帶來了另外一個新年。

日本底空軍在慶祝新年底次日，開始向中國底山西省、河南省、湖南省、江西、廣東省各地出動了。

爲了求取新年底吉利，每一架飛機上的人員在登上自己的崗位之前，都經過

了虔誠的祈禱，並且在衣袋裏放置了一尊佛像。

日本底軍事長官們，似乎忘記了年節，幾乎是故意地在元旦之次日下了空軍總攻擊令。根據這道命令，散在全四千里長上的各飛機場上，一架一架地飛起了日本國民血汗所造成的飛機。

龐大的重轟炸機，較爲敏捷的戰鬥機，都在舉止靈活的偵察機之後像鳥羣般地飛起在灰色的天空中。這些殺人的工具很快地向它們底目的地移動着。這些盲目的機器在別人底領空裏活躍着，它們只知道在一定條件之下服從一些人底指揮，而去屠殺那些它所從所未見過的人們。

三十二 日本是無敵的

整個的世界第二次被震驚了，這次的情形，一如日本海軍覆滅那次一樣。

有什麼人在猜想着那是某個同情於中國的國家底幫助，供給了中國以多量的高射火器底結果；有什麼人在猜想着那是日本航空駕駛員底過份底魯莽，不必要地飛越了飛行半徑以外很遠的地方底結果；另外一些人在猜想着那是因為日本空軍都是屬於反對政府的黨派而促成了的；其餘的人們則不問什麼原因，祇表示了單純的驚異而已。

無論世間一般人怎樣地猜測着，但是日本在中國的空軍遭到了全軍覆滅的慘遇，終是事實，如同日本所不敢宣佈的海軍之失敗一樣。

五百多架陸地飛機尚沒有完成它們底任務以前，就在已經縮小了的中國底領

空中受到射擊，那樣準確的射擊使日本底空軍遭到了來不及避免的滅亡。

日本被震動了。日本現在已經丟失了三分之二的空軍。這個極有價值的損失打擊了日本軍閥所自負的擬定以三四個月的時間來征服中國的驕傲，也加深了日本一般對戰爭持懷疑論者底疑慮，同時又很厲害地改變了世界上「中立」國家底謬見。

北滿底蘇聯軍隊雖然虎視着日本軍隊底防禦工事，而不能作進一步的攻擊，在滿洲的日本後方裏却發生了很難使深居堡壘中的日本軍人高視無憂的事情。

伴着日本空軍底損失，滿洲遊擊隊底力量幾乎同時也增強了起來。所有由日本軍隊所管理的運輸隊和電線，沒有一天不遭受截割和破壞的，電線在白天修理好了，到夜裏則又被毀壞了，幾乎天天如是。事實上，日本人却又不能在一公尺長的公路線或電線之旁設立一名守衛兵。

滿洲國底保甲制度崩潰了，所有的御用保長一部被日本人因為「責任」的

「過失」而殺掉，一部被村民殺死，另一部份則很簡單地自己加入義勇軍底遊擊隊裏去了。至於那些保甲制度下的居民，除了老弱以外，都跑空了，甚至于婦女也離開了「王道」底統治範圍。

中國義勇軍底人數增加了，從原有的十三萬人增加到五十萬人，他們除了沒有飛機、坦克、裝甲車以外，任何樣的武器都有，他們依靠着日本軍隊供給他們武器。

義勇軍底「徒手兵」，其實就是沒有火器的「兵士」們，一天比一天少了起了。他們底減少是與截刦軍用列車成正比的。因之日本軍隊遂成爲義勇軍底武器供給者。

燎原一般地從滿洲各地擁了覺醒了的中國民衆，他們自動地解脫了多少年以來在身上網縛着的鎖鏈，他們並且站到了爲其他同胞解脫鎖鏈的崗位上。

他們和朝鮮遊擊隊，內蒙遊擊隊，冀東遊擊隊相呼應着。每一個部隊都與原

有的在滿洲的中國人民革命自治軍政府相連繫着，都一致地作着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艱苦的工作。

春天在華北，一向是帶着風砂的。於是在一個風砂大作的夜間，鈴木大將在日本駐華高級將校會議席上大發牢騷。他大概以為這是他底最末次出席會議的機會，所以他把他應當擔負的罪惡完全推到了別人底身上。

他首先指出國內非軍部執政者底掣肘，說他們無形中援助了日本底敵人，因為他們沒有供給能力，因此在華討伐軍不能發揮其極度的威力，也因此使關東軍方面時常向他來麻煩；其次他表示對關東軍的不滿，說關東軍既不能維持滿洲底秩序，又不能協助中國內地的戰事，反之，却坐待生長起來幾十萬的敵人，並且說假如俄羅斯彼時若把政治工作底時間改用到反攻上去，那麼關東軍所應受到的打擊，是極難設想的；最後，他說皇軍在中國之失敗，主要原因之一，那是皇軍

中有着不良分子之存在所致的，關於此事，他認為責任是在各該長官的。

於是，他結論說：

「總之，皇軍此次所沒有能夠達到預期的目的之原因，祇在於內部的不一致，而不在於戰事對方底強大。然而無論如何，這種不一致的現象，確是皇軍底恥辱，而且是整個大和民族底恥辱，甚至可以說是全體正義的人類底恥辱。

「但是，最後的勝利，終於要屬於我們，因為皇軍到底不是他國軍隊所可比擬的，在不久的將來，皇軍一定會洗掉他底恥辱，打碎他底敵人布爾雪維克，懲罰了野蠻的中國，而挽回大和民族底威望，同時我們也可以向世界宣示出大和民族為和平而奮鬥的犧牲精神。」

他說出最後一句話以後，就坐到椅子上去，並且微微地俯下了他那顆鬚髮皆白的頭，似乎是在追惜着他在司令官任內所遭遇的不幸。

會場中突然的寂靜，使每一個出席人都感到有一些說不出的不安。

現在開始審察新接到的報告了，那些感到不安的人，因之都有些興奮了。

參謀小松立了起來，手裏拿着一張紙，把頭略微揚起一點，就把他底責任內的各項報告了出來。

「第一，華南縮短戰線。關於這一點有二個問題：甲項是普遍的縮短，乙項是主要地帶結集軍隊，放棄在軍事上無絕對價值的地帶。這兩項，是要選擇一項的。」

「第二，空軍使用問題。關於這一問題所要注意的是：在中國儘量使用水上飛機，所有陸地飛機應掃數調往滿洲和內蒙去，在中國的飛機使用上應注意於偵察與轟炸兩項。」

「第三，關東軍補充問題。注意在於協助關東軍及華北駐屯軍向內蒙進展以增強西進的能力。」

「第四，不穩分子取締問題。」

小松在人們耳語底聲中坐了下去，同時偷偷地看了鈴木大將一眼。

誰都知道，今天底會議遲早一定會有的。在中國的出征六個月以來，似乎已不必在今天才想起討論這些問題。前三個月的時候，若是開催今天這樣的會議，那麼日本似乎還可以節省下許多在中國南部所損失的兵士，若把他們送到北滿或內蒙去，那說不定今天的會議也許在貝加爾湖畔舉行呢！現在却也居然明白須要開會討論這些問題了，真怪！

一個隨着一個地，輪流地貢獻着自己底意見，但沒有一個人承認今天會議中的問題是應該保留或者完全不討論的。誰都承認對於今天的問題是必須作出一個決定的、有效的解答出來。

每個人發揮着他底軍事的天才、學問和經驗。許多人則拚命地從腦子裏向外搬動着他們底「心得」。

起了爭辯，解釋。都在用着飛快的言語說着。

經過三個小時的各式各樣的討論而得到了幾個較為具體的決定。

會議散後，鈴木大將在極威嚴的形式下離開了會議場。他乘坐一輛淡棕色的汽車，小松伴着他。司令官所經過的街巷並沒有特別警戒，並沒有什麼人可怕的，因為街上一到下午五點就戒嚴，普通人底行動完全被禁止了。

在途中，鈴木若有所思地沈默着，突然無所向地發問一句：

「內田那裏有信來麼？」

「唔，沒有，已經有三天沒有接到他底信了。」小松回答說。

「我這幾天突然感到了疲乏，不是很羞恥麼？」

「不，這是因為閣下過份勞碌而自然發生的現象，這種現象用睡眠即可以治療，閣下勤於國事的精神，真使人佩服呀！」

「不是，是老了！老了！我在壯年的時候，從來不曾懂過什麼是疲倦。記得在日俄戰爭的時候，我曾經有一度五晝夜不眠不休地勞動，而在勞動之後，却也

沒有疲乏之感。那是壯年啊！現在老啦，然而我却願把我最後的力量貢獻給國家，而不以年老退休，否則我實無以報答天皇底恩澤。」

「這真是我們後輩亟應取法的偉大的精神，閣下。我們作後輩的人們所應當慚愧的……」

汽車停下了，駕駛汽車的勤務兵跳下車來，繞到旁邊，一隻手脫下了帽子，另外一隻手開開了車門。

他們走進了司令官底官邸，這在不久以前還是某個中國「將軍」底住宅。這是一所宏偉而極盡富貴的大建築物，它底價值需要以百萬來計算的。

他們個人之間，本是老朋友，所以在司令官與參謀之間的禮儀上，有時是並不完全符合於某種固定形式，有時甚至於簡直忘掉了階級上的機械禮貌，而只有普通的朋友間的平等。

他們相當隨便地在司令官底客廳裏坐談着。

「讓我們在臨睡之前有兩小時的私人生活罷，我有半年多不曾得到過如同今夜的機會了！」

「我們飲一點啤酒吧！」小松是不能離開啤酒的。

兩個人剛剛舉起杯子來，室外發生了叩門的聲音。

「請。」

一個脫了帽子的勤務兵走了進來。鞠了躬，遞上兩封密封的電報。然後退到門旁，停立在那裏。

司令官拆看電報略看了一眼，立刻帶着嚴肅的面孔命令勤務兵退出室外，然後以同樣的面孔默讀起電報來。

小松立刻感覺到發生了什麼嚴重的事情，所以他底臉了也透出了嚴肅的表情。他等待他底長官命令。

「小松先生！請你讀一讀！」

小松必恭必敬地立了起來並且把電報接了過來。他爲這幾句所震動了：

「……今日午後二時三十分，朝鮮總督閣下被刺，三時整於陸軍病院逝世，兇首當場擊斃。出事地點爲××街自官邸赴總督府之途中。狙襲原因不明。現正在搜尋共同犯中……」

第二封電報相當的長。大略是：

「因爲中國軍隊底總反攻，故南北數千里的前線上，幾乎無處不有劇烈的戰鬥。中國軍隊底武器已經改爲最新式的，且連日間各地均已發現中國便衣隊。如此種形勢再維持一星期而不變更，則前線長官對於以後之勝負均將不能負責。至運輸困難，給養不足，無人換防，以及坦克及裝甲車因地勢關係而不能使用，尤使我軍戰鬥困難。軍中不穩份子取締之結果，相當滿意，惟實難保證確已除盡。請求派遣飛機來應用，否則，中國軍底反攻將會得到其所欲的結果。」

這是誰也沒有料得到的事——朝鮮總督能夠被刺。

小松從鈴木那裏退了出來，放棄了睡前的享受，讓他底長官和朋友提前安眠，因為他明天必須在上午五點以前起床。

小松回到自己那裏去以後，祇留下了老將軍一個人。他躺在床讀着「拿破崙本紀」。

一個字也讀不進去，腦子被一些思想所佔據了。

「日本是無敵的。日本在十九世紀裏戰勝了中國，二十世紀裏戰勝了俄羅斯，戰勝了德國。一直到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國敢不懷着恐懼的心對日本講話的。關於遠東底事，誰敢不先考察一下日本底態度！只有赤俄，這頭不懂事的笨熊！她以為她底紅軍會及得上日本，她以為在北滿和日本海中的小勝利就是她底最後的勝利！不，赤色的親愛的，你錯了！你等我們從蒙古那裏向你刺一針，那麼你就會明白了！日本不是那樣的笨蛋，皇軍永是無敵的！」

「但是，倘若支那底反攻順利了呢？支那底順利，內蒙包圍線自然作不成了，那麼赤俄將越發地暴鬧了！如此一來，支那、朝鮮、蒙古、滿洲、甚至於台灣也都要有危險了！彼時——假若如此，那麼日本將要怎樣呢？

「見鬼，這絕不可能的！等到內蒙進出完全之後，那時候任你支那、赤俄、什麼人都好，誰也要被擊碎的，而且這事在幾天之後就可以看得見的！

「日本是無敵的！」

這個「無敵的」日本代表者在腦子裏重複着這一句話，一直到他睡着。

三十三 永別了，青島！

值班看護婦引着武田到花園裏去，在一株樹下找到了小住，他正在一張長椅上讀着一本書。

「有人看你，小住君！」

「啊！武田君！」小住用兩手幫助把書放下，又把身體向旁挪動一點。「請坐，請坐！你什麼時候到的？」然後又向看護婦說：「謝謝你領了他來，豐子姑娘！」

看護婦很嫵媚地笑了一笑，身體微微彎曲了一下，便走開了。

「唔，今天早晨，是，今天早晨。」武田用手帕擦着額上的汗。「你近來怎樣，好一點嗎？」

「噯，好得許多了。大概有幾天就可以退院，昨天醫生說，我的左肩再過兩個禮拜就可以恢復原狀了。」

「退院後的休假內打算到什麼地方去呢？」

「回家去！回家看看老人們和小妹妹去！」

「現在沒有什麼痛苦麼？」

「沒有，每天換兩次綑帶，到花園裏休息的時間也加長了，而且准許每星期到院外去兩次。」

小住看着武田底身體、衣服和臉色，然後向四週看了看；確信附近沒有什麼人在着之後，遂用很低的聲音發問：「怎樣，你的事都妥當了嗎？」

「噯，都妥當了。我身上有一張醫務檢查證明書，它證明我底神經系底不健全，證明我是不適宜於任何等級兵後的『廢人』。另外，我又弄到一個朝日新聞戰地記者底副手的位置，這比我上次的普通新聞記者的名義，自然要好得多了。」

我憑現在的職業能得到許多的方便，我可以到前線，自由回國，隨便出入野戰病院，與我接近的人也非常之多；有的時候，我還可以帶一些傳單和小冊子到必要的地方去，所以不止我自己而已，我們都很方便。

「現在國內的情形已經壞得無以復加了，你們自然不容易知道這些。國內食物異常缺乏；因為軍部在春天徵發了過多的稻米，使得許多的農民不得不把稻種拿出來繳納，以抵補應繳的稻米的不足部份，另外更多的一些遂把稻種舂來吃掉了，稻種既然過度缺乏，那麼稻米收穫一節，也就成爲不可避免的可慮的問題了。南洋產米已經有三個月沒有入口，小麥也沒有入口。國內食糧問題已是比國外戰爭勝負的事使人担心得多多。已經擬定的計口授糧的辦法，恐怕不久就有實行的可能。

「農民多數吃着番薯和蘿蔔，吃米已經是城市裏的奢侈事了。罐頭工廠，以及其他食品製造業中的規模較大的工廠都停工了。出賣女孩的風氣，現在越來

越甚，自然，這是減少家裏人口並且可以多幾塊錢收入的辦法，雖然這種辦法並不見得適宜。但是，這種非人道的『買賣』在不久之後也會停止的，因為出售者太多，女孩遂成供過於求的現象，起初每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還可以賣到一百塊錢左右，而幾天來，却有過同樣年齡的少女不能賣到十塊錢以上的東西。我親自在一家妓館裏看到了一個女孩，年紀才十三歲，在我看見的前三天，她已經把自己底貞操出賣給了一個軍官，據說是憑了二十塊錢的代價。她底父親，聽說在把她出賣的時候，只拿了八塊錢。她才十三歲，才十三歲！這是事實！

「食糧缺乏以外，那麼就是日用品的缺乏了。雖然不是每一個人必需時常購買衣服、剪刀，但是他却必需時常購買肥皂、木屐、襪子等等的東西，可是你知道，它們竟會沒有，簡直買不到！國內不能生產，國外的運不來，而且還需要把舊存的東西以極低的價錢運到國外去銷售，以便換取現金。」

武田不斷地講着許多的新聞，這些新聞都是在國外的兵士所絕不知道的。國

內和前線上的消息實際上已經斷絕了，兵士們所知道的是國內平靜如常，後方底人們都在鼓勵前方的戰士們早日勝利，世界上主持正義的國家都竭力援助他們底後方，兵士們底家族都受到了政府底保護和慷慨的援助；後方則半信半疑地聽着政府底官報，官報裏記述着日有數起的英勇事件，皇軍底威武，中國軍隊底潰亂，戰事底樂觀，以及一些極端樂觀的統計數字。兵士和家屬底通信是受野戰郵便局底嚴厲檢查的，所以雙方時常不能知道對方底近況。爲了避免「洩漏軍事狀況」起見，在休假中的兵士便不被准許回國，凡已經被遣送回國的傷兵們，則以填具「不談軍事」的甘結而禁止了向國內人們發表自己底意見，報紙上的消息，當然也在一定條件之下才准登載。

在背書般地講述祖國底現狀之後，武田開始向他告訴前線的狀況。

「現在的中國軍隊底有力，那簡直在我們所能想像之上，這並不是說他們半年之間就變成天神了，而是說他們除了在軍事方面已經成爲相當強硬的以外，他

們在政治方面也得到許多的勝利。中國正規軍在正面打擊我們，遊擊隊——就是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的匪賊——到處在我們的後方和兵力薄弱的地方搗亂，間諜不但刺探軍情，而且亂撒傳單和小冊子，飛機也撒傳單，也用擴音器向兵士們宣傳。朝鮮那裏自有蘇聯在那裏『做工』，所以不必中國費心，台灣却已有許多起怪事發生了，例如飛機場失火，警察官失蹤等事。這是誰做的呢？自然是中國人了！不，並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你不相信麼？我告訴你，的確確是我們日本人！他們之所以做這些事，其實也是中國推動了的，而這些被推動的人們是賣國嗎？不是！他們爲什麼不是，你當然明白，不必我講給你聽了。

「你現在大概還不知道日本已經『丢失』了長江以南和內蒙吧！也不知道長江日本艦隊底失敗吧？！」

「現在，日本軍隊都結集在山東省、河北省和南滿一帶，現有的海軍也集中到這些省底海岸那裏；據可靠方面底消息說，日本軍隊如果退却的時候，是要穿

過青島、天津和大連灣的。

「看看將來怎麼樣吧！我相信你不久之後就會回國的，彼時你自會看看國內已經毀成什麼樣子了！到那時候，我們底工作將益加艱苦、困難，但是任什麼樣的困難也不會使我們停下來的，二十世紀裏的蘇聯之建國，就是我們底好榜樣，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最後一段急轉直下的話，使得小住很覺可笑，他很想說出「你不很像一個新聞記者，因為新聞記者差不多沒有這般性急的人」，但是他抑制住了，僅是無所指地笑了一笑。

「武田君！還有什麼新聞嗎，關於『我們的』？」

「歐，我幾乎忘了！」——武田從衣袋裏拿出一個金屬香烟盒子來——「你把這個收下，在浮彫花紋底裏面有一張給你和葉山的東西；讀完之後，就燒掉它，香煙盒子留着作紀念吧！」隨手取出兩支香烟，和小住分着吸了。

「我對於我的工作非常滿意，這是我以前所絕沒有想到的！在我同你剛認識的時候，我底腦子裏充滿着一些武士道意味的東西，現在却不是那樣了，現在：

……」

「盡是些危險思想。」小住替他結束了。

「依他們看來，那或許是……小住君，你退院以後到底打算怎樣呢？」

「那要看退院休假期限的長久而定了。如果時間充裕，那麼我要帶葉山去看朋友，葉山如其不能同時退院，那麼我自己去。如果假期太短，那就不一定了，我大概只好隨便玩玩，靜候假期屆滿，以便歸隊了。」

「我問你最要緊是要做什麼工作？」

「我所說的看看朋友，隨便玩玩的意思，並不是按照字面講的！」

「噯，我以為是……那麼這樣吧，我不再到這裏來看你了。你退院之後，就到松岡那裏去吧，他那裏比較平安些，我是時常到他那裏去的。可惜得很，你在

醫院裏住了一個多月，否則在這一兩個多月裏你會做好多事呢。那個禿子藤元在兩個禮拜之中擴充了五個小組，不久之後，他們那裏將要成立一個支部呢，而你却在這裏躺着。快點復元吧！退院之後，你將認識許多新同志呢！」

「我也很可惜我在這裏躺着，可是沒有辦法，醫生不大肯盡力，以致于三個星期就可以痊愈的傷，五個星期還沒有好。他們對待軍官們就不這樣！軍官們吃得好，治得比我們好，每夜還有看護婦陪着睡。他們有甲種慰勞袋，而我們却什麼也沒有，除開服從和疼痛以外。

「前天一個第六聯隊的上等兵——他的左臂被中國兵砍掉了——幾乎要死了，因為醫生在換綑帶的時候弄得太疼，他罵了一句，今天他就接到聯隊底通知，說他侮辱長官，而褫奪了他底撫卹金。這都是些什麼呢？」

「方才引領你到我這裏來的那個看護婦，姓高橋，名字叫豐子，是南滿鐵道附設的南滿醫院底看護婦。蘇聯空軍轟炸滿洲的時候，她正在仙台的家裏，聽說

滿洲發生事變，知道自己的服務處所已經沒有了，所以懇求愛國婦人會介紹到野戰病院服務，這樣她才得到了使她的老人家 and 兩個小妹妹不致於餓死的機會。她到過天津、北平和上海，到青島來還是第一次。她很和藹，思想很好，學問也相當地不壞。我同她處了三個星期便獲得了她的信任。她告訴我她以前的生活，告訴我她所忍受過的痛苦，所忍受過的侮辱。以往不算，就是她到青島這兩個月以來，據她說，她已經被強姦了四十多次，罪人們便是院裏的醫生，甚至於那彬彬有禮的院長，以及那些輕傷的軍官們。她底罪，是她長的很美麗。你看見麼？

「她很害羞地告訴我這些，說了之後，又有些害怕我會告密，但是我底誠摯和誓言消除了她底恐懼。據她說，她現在正患着慢性淋症和子宮炎呢！」

武田聽着，輕輕地點着頭。經過一會兒之後，武田問：

「葉山君近來如何？我不能看見他麼？」

「他很好。你不能看見他，他從前天便被送到濟南去照X光像去了，大概最

「早明後天才能回來。」

「可惜得很！那麼他回來你代我致意吧！」

「你現在到哪裏去？」

「到松岡那裏去你……你不要忘了香烟盒子！」

「武田立起來和小住握了手，離開樹蔭走向花園出口去，再轉兩個灣，便不再看見了。」

x

x

x

過去了三個星期以後的一個星期日。

中山路底北端，海關附近的東亞運輸會社青島出張所底樓上，門上的玻璃上寫着「事務室」的屋子裏。

屋子裏坐着松岡和小住。他們在喝着茶。

「那麼，我把應當告訴你的話似乎都說完了！請你勉力吧！」松岡擦了擦上

額因說話太多而出的汗，說完了最後一句話之後，祇是呷着茶，緘默了下去。

小住似乎在想什麼，並且像不能發現難題底解答似地，微微地垂着頭，用一隻手轉着瓷質的茶杯。

這樣子，兩個人靜默地對坐着有十分鐘之久，後來，松岡打破了這沈寂。

「你知道不知道日本軍隊要撤退了呢？」

「不知道，假如真要撤退，那我們也只有在前兩三天才會知道的，你是知道的，日本兵永遠不知道他們自己底命運的！」在小住底腦子裏突然像電光一樣地閃了一下莫名其妙的喜悅。

「而我却知道。我不但知道日本軍隊要撤退，而且連撤退的理由也知道。

「理由很簡單，那就是：日本軍隊一方面不能再在國外領土上作戰，另外一方面，國內情形的惡劣，已經是不能再掩飾的事實了。

「你只知道北滿戰況激烈，但是你還不知道日本軍隊現在在滿洲已經成什麼

樣子了！東路，蘇聯底紅軍利用空中陸戰隊佔據了哈爾濱、五常、長春、吉林和其他沿鐵路的重要城市，如此，不但把日本軍隊底防禦工事變成了毫無用處的死亡，而且把他們向西南退却的道路也截斷了；清津、雄基失掉之後，從地下又生出了朝鮮遊擊隊，他們聯合着滿洲義勇軍——遊擊隊而打擊着各種的日本軍；松花江上的日本江防艦隊（也就是滿洲國底江防艦隊），現在要算所有的日本武裝勢力中最幸福的人們了，因為蘇聯在黑龍江一帶的艦隊並不攻擊他們，却在黑龍江底上游和下游都設着大量的艦隊和砲壘，不許日本艦隊移動；在松花江底上游，也同樣地堵塞着。於是這些江防艦隊只好守在一步也不能行動的船上，吃着最後存儲的米糧。至於登岸一節，那完全不可能，十幾次的經驗告訴他們，登岸就是死亡，隨便是南北岸，遍處都是紅軍——而且是在武器方面絕對優於日本艦隊所有武器的紅軍；滿洲西北部非常平靜，因為那裏已經沒有一個日本兵了，在那裏駐守的日本兵一部份戰死了，一部份逃到洮南以南去了，另一部份則不知道

爲什麼失蹤了，據說是自動地走到外蒙古底紅軍那裏去了；在熱河也已經沒有了。日本國旗，它們在一個月之前就被中國旗所替代了下來。整個的滿洲現在已經完全不像一年以前的樣子了，滿洲國底軍隊一批批地帶着自己的和從日本兵手裏奪來的武器叛變，在臨叛變之前，照例是殺死所有的日本人，凡是可能遇到的，沒有一個能夠倖免的。蘇聯底和外蒙古底紅軍，滿洲國叛變的軍隊和滿洲中國底遊擊隊，再加上自南滿突入的朝鮮遊擊隊和中國正規軍，所有這些力量，像一股整個的力量一般，從四面八方壓迫着日本軍隊，他們敗退着，在敗退的途中不斷地受着遊擊隊底襲擊。死亡，潰亂，殘傷和投降使得可憐的三個師團完全覆滅了。現在滿洲唯一的日本勢力範圍，那只有關東州的一角了。

「華南。華南已經沒有日本軍隊了……」

「我已經知道在華南的情形了，而且華北也很不妙，武田君向我說過了；其實，就這幾天底新聞紙不提日本軍在中國的行動一點，也可以知道的，當然，我

並不過份地詳細知道他們底狀況。」

「過份的詳細情況對於你並沒有必要，因為你絕不會有一個時間極充裕的機會來向別人詳詳細細地講述；對於你，一個大概的輪廓就很足夠使用了。」

「華南最初是因為戰線太長而縮短過——把軍隊結集到江蘇省和福建省底沿海大城市一帶，後來因為急于向內蒙伸入，所以把華南就完全放棄了，所有的軍隊都集中到華北。華南中國民衆武裝團體底壓迫，也是逼着放棄華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華南日本丟失了十萬個無辜的兵士。」

「內蒙包圍線底失敗，是日本將軍們所絕未想到的。鈴木一流的日俄戰爭殘餘人物，因為內蒙傀儡政府底順利成立，竟以為外蒙也是同樣容易對付的土地，他們以為憑幾個日本蒙古通和幾十個蒙古叛徒在外蒙底什麼王爺處交際交際，送一點精美的食品、日本妓女、軍火等破東西就可購買他們，使他們看着日本軍隊怎樣地踏上蒙古大草地，並且怎樣地預備到新疆去的。有三五個乞丐王爺確是被

收買了，他們應允了不阻礙日本軍底行動，其實，他們本身是毫無能力的，他們底允諾只不過徒然地消耗了日本軍部底秘密費用而已。

「這樣地，他們就準備西進。前頭部隊已經到達到了黑城，大部的機械化部隊也從商都、陶林、布魯圖、百靈廟一直分兩股向西方和西北方伸延了過去。他是這樣的計畫：向外蒙古突進，以便衝進西伯利亞，一方面向新疆伸入，以便在外蒙古失敗的時候，造成一道在日本統治下的，由新疆到渤海的走廊；第二個計畫假如能夠實現，而且能夠把持得住幾年，如同把持過滿洲那樣，那麼日本軍或者還不至於敗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甚。

「鈴木大將和他的幕僚決定向外蒙古深入，唯一的理由便是若要葬送那五個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沙漠的師團，這些都是機械化的，是日軍底精銳，另外還有一旅團的騎兵。不用五個師團的騎兵，而用機械化部隊，在應用于沙漠和草原最多的外蒙古土地上，隨便一個中學生也會表示不贊成的，但是鈴木大將却堅持如此

地做，他說用騎兵掃開穿越外蒙古的道路，機械化的部隊是預備應用在西伯利亞的。他底意思大概是這樣，或者外蒙古一個人也沒有，或者是外蒙古是極歡迎日本軍隊底進入，以圖替自己找一個主人。他們完全忘掉了外蒙古現在也已經進化了，而且並不較壞于日本。

「從五月三日起，一直到十八日爲止，日本軍完全從外蒙古底領土上掃除開了。外蒙古底空軍、騎兵、以及裝甲汽車是那樣的多，以致於日本軍隊在最初看見的時候，簡直張惶失措了。舊日蒙古王爺式的軍隊，只有在內蒙古才有，現在的外蒙古軍隊底真形，與我們以往所知道的，完全不符合。這是最有力的，最堅固的，最新鮮的，而且是最現代化的軍隊。武器絕對優良於我們底，訓練方面也比我們強，再加上他們在自己底家裏，他們從幼年就習慣在沙漠中生活、遊牧，而我們呢？例如你吧，你度過沙漠的生活嗎？自然沒有！那麼把你送到沙漠打仗去，你將會怎樣呢？」

「一句話，鈴木所率領的部隊被從外蒙古踢出來了。到了內蒙古的時候，殘餘的部份中底一部份叛變了，鈴木大將便在這一次叛變中變成了一具屍首。關於他底死亡，現在多方守着秘密，將來大概預備以『忠勇戰死』的名字發表吧！叛變被鎮壓了，七百多個『叛徒』被很殘忍地屠殺了；主要的劊子手是一個叫做小松的參謀長。

「一師團數目的部隊退到了天津。在從外蒙古退却的時候還有五萬人左右，但是在內蒙又受到中國軍隊底襲擊，而且『內蒙軍政府』也變了以往的態度，而同樣地打劫着日本軍隊。『安全』地退到天津去的部隊完全徒步行走的，他們不但丟失了所有的機械交通工具，而且丟失多量的馬匹——中途丟掉，被擄去和作軍糧補充的以外，只賸有五十幾匹長官底乘馬。

「蒙古之失敗就是日本軍隊從中國撤退的命令。大概不出一個月你就可以再看見富士山了。」——松岡底臉上有一副在期待着什麼的表情，頻頻地喝着茶。

小住當傾聽着講述的時候，沒有動，似乎僵挺了一般，並且把這個姿勢保持到松岡講述完了以後很長的時間。

他想着他在明天就應當返還聯隊裏去，如果真地撤退，那麼他一定要再返還青島登船的，那時就回國，回家，可以看見老人們，可以看見小妹妹，並且要……

x

x

x

一九三×年六月廿五日底清晨，小住雜在一些毫無秩序的，與向中國開拔時候情形不同的人羣中擠在甲板上，他們所乘坐的海船剛剛離開青島。

小住想起了第一次往朝鮮開拔的情形，想起了他底朋友們。

「永別了，青島！」——小住不由地說出這一句話來。但是這句話並沒有被誰注意。

三十四 日落

陰雲密佈，天空變成爲一片灰色的屋頂。在平日的此時，尙可以看見一顆燦爛的太陽從海底盡頭鑽出來的情形，能看見它如何地發着金色的光輝，海水也如何地在玩弄着太陽底影子，那是很吸引人底驚嘆的美景。今天則除了東方有一片透過灰色陰雲的黯淡的光亮以外，人們再也不能看見任何美麗的景色了，顯然地，東方完全爲濃密的陰霾所籠罩住了。

內田很早就跑到甲板上來，他企圖在下船之最後一日，好好地看看日出底美景，他空望地等待着東方底再明朗，但是，他底希望終於沒有實現。

微微的海風吹得甲板上很清爽，因爲甲板上並沒有多少人，所以甚而覺得有些冷靜。內田很失望地看着東方，腦子裏很亂，以致於忘掉了自己是在航海，是

在回家。他不能不想起自己底過去，也不能不想自己底未來，回爲他已經失掉了他底職務——由於一個他決不肯承認的過失。

他很傷心於自己底學問和經認之豐富，而突然不能再事運用，而且今後是否再有運用的機會，是很難預測的，這一點尤其使他傷心。

記得第一次乘船航海的時候，心緒與現在比較起來，完全不同。彼時，剛剛從參謀本部底專科畢業出來，年輕，力強。因爲地理知識的豐富，外國語天才的優越，遂在畢業後立即派往俄國去作秘密工作。一個人帶着非常簡單的行李而踏上了旅途，那就是日後事業底第一步。

彼時，心中充滿了喜悅，身上帶着遊歷護照，取道朝鮮、滿洲而直到西伯利亞。很清楚地記得自己身上穿着很不稱體的西裝，口裏操着不十分流利的俄語，見着俄國人就表示自己對於學習俄語的熱心。沿途窺探着俄國人在遠東所設立的軍事建設物，一次也沒有被人發覺過。第一次的工作就非常地順利，以致對於一

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戰爭有了很小的貢獻。從此就極得政府底信任和依重，那時的顯赫誰不豔羨？

白俄的運用，誰不讚嘆？真的，除開我以外，誰又能夠做得到這樣的事情？現在却把我去開了。爲了什麼？白俄跑回本國自首去，這怨我麼？固然，我有失於選人不當之處，但是東路司令藉口經費支絀而不肯多撥錢，以致我不能出高價僱用好的間諜，這也是我底過失嗎？

他伏到欄杆上俯視着翻滾着的海水。心裏有着說不出的苦痛。

迴憶一下最近在遠東發生的戰爭，使得他非常地悲哀。現在誰還看得起大日本帝國呢！

空軍，海軍，陸軍都遭了惡運。一向所認爲是不值一擊的赤俄，是那樣地有力，那樣地不可侮；甚至於那不具備近代國家條件的中國，也打敗了所向無敵的皇軍，迫得他們不得不放棄已佔領的中國領土。三十年來的心血，七十幾萬條生

命，幾萬萬金元的金錢，現在全都白白地費掉了。唉！萬不可想的事，是北滿的敗潰，中國內地的失利！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恥辱啊！在兩個月內所佔領的，竟不到一個月的功夫失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中國底遊擊隊不過是關東馬賊底變相而已，有什麼可怕？有什麼強力？奉天戰爭時代的帝俄軍隊當然比什麼遊擊隊要强得多多，但是終被皇軍擊敗了，並且擊得他們三十來年不敢對日本有所表示。一九二二年西伯利亞出兵時代的俄國遊擊隊，那是因為氣候的關係，自非皇軍之罪，但是現在對於中國遊擊隊有什麼可申辯的呢？所傳的皇軍不敢作英勇的表現，那自然不對，因為皇軍一向是誓忠於天皇的，而且他們也知道他們是爲了衛護帝國底利益而戰的；至於危險思想一節，那却難說，不過凡是皇軍中所不應有的，皇軍都知道得很清楚，每一個日本人都是從幼年就受過很好的訓練的，所以這自然不會是真正的原因，但是，什麼使得皇軍底戰鬥力減低了呢？

他半天不能得到解答。在他底腦子裏重繪出一些慘痛的景像來，那是：蘇聯

空中陸戰隊在張廣才嶺以西和興安嶺東南一帶降陸，攻擊日本防守部隊的情形；外蒙空軍的轟炸南滿與朝鮮；中國遊擊隊襲擊日本守備隊，截劫運輸車；在中國內地的日本軍隊步步受敵……以及日本海軍在日本海中燃起大篝火和日本空軍在中國領空所遭受的打擊。一個片斷一個片斷地刺着他。他愁苦地繃起了眉。

誰會想到，苦心竟白費了！僱傭了的散佈的病菌，很快地被銷滅了，而且喪失了兩個得力的人員；西伯利亞大鐵路也並沒有因為折軌和爆炸墜道而且損毀其能力，最後一次的大破壞計畫竟遭到了尚未着手即告失敗的惡運。這些工作上，沒有一處不是經過我的心血所渲染了的，而今竟一筆抹殺我底功勞，把我革退了，說我沒有盡職的決心，貽誤了重要的軍事契機。

是，是我的罪，是我命令了鈴木鑽到外蒙古去挨打，是我讓大日本帝國挨了一個大嘴巴！假如都是我，那麼第一件事，我便不用那個鈴木老混蛋作主將；其次，我在半年之前絕不深入外蒙古去！海軍自由行動，失敗了！不肯把握住內

而強伸入外蒙古，失敗了！以五千公尺的高度用空軍去轟炸中國內部，失敗了！不先處理烏蘇里江一帶，而向歐洲部份去再搗亂，失敗了！這都是我麼？

假如我有罪，那麼對於安部、鈴木、以及小松等等的人們都應該怎樣呢？

在腦子裏閃出了明治新維後，舉國一致，同心戮力的情形來，在那時候，誰也沒有個別的行動，誰都努力於整個地增強國力上，每一個兵士都等於一個武士，旅順口、對馬島、遼陽、奉天都是他們英勇地表現出爲天皇誓死的地方，而他們底忠勇事蹟，便是增加大日本帝國權威的要素。

他覺到很痛疚於心，微微地嘆了口氣。

如今呢？天孫底後裔，神武天皇底子孫，萬世一系的皇室底臣民呢？他們侮辱了祖先、帝國、榮譽和他們底未來的子孫！這是不可恕的！

爲了挽救這垂危的帝國底命運，我們必需要再度蹶起，擊潰我們底敵人，絕對地排斥開危險思想和與它同調的文治派，免去他們對於軍人底阻撓，我們要再

做一度的決勝戰爭，我們要掃除恥辱，挽回帝國底光榮！

因爲風底吹動，陰雲烈開一條細隙，從那裏射出一道微弱的陽光，陽光照在內田底頭上，但是很快地，當內田昂起了他那有着興奮的表情底臉的頭的時候，一塊極濃的黑雲又蓋住了雲間的空隙，那道微弱的陽光便又消失了。

船上陡然顯着騷亂了。甲板上立刻出現許多的人，這些搭客都在成羣成組地從升降口裏擁出來，一面走着，一面談着——準確點說，是爭辯着些什麼。顯然地，他們底出現擾害了內田底安靜，所以後者很生氣地向海裏吐了一口口水，把伏着的身體也從欄杆上伸直了起來。

中村出現了，這個忠心于其主人甚於其祖國的前任副官同樣地撤了職，一如其主人所受到的處分，現在聽說了一樁大新聞，遂跑着找尋他底主人，以便告訴他以所聽到的。他在獲得滿頭大汗之後才想到了甲板，於是他在十幾分鐘所沒有找到的人，到底在甲板上找到了。

「新聞，早安……不，早安，先生！有一樁新聞！」一頭擦着汗，一頭整理着「口稿」。

「什麼事？……早安！」內田突然想起來，在他現在的身份上，他必需回答別人底問候。

「先生！方才船上接到無線電報，我們底船不能在今天下午入港了，因為昨夜我國底重工業中心區都被轟炸了，重要軍港包括商港在內也被轟炸了，損失真相還不大知道，但僅知道損失很重。東京、橫濱、橫須賀、佑世保、門司、大阪、神戶……等地方在一夜的功夫都完全被炸燬了。執行轟炸的工作的，是中國和赤俄聯合空軍。執行空襲的飛機數自至少在一千架以上，拋下的炸彈也在二十五萬噸之上……」

中村看見內田底臉色突然蒼白了，額上也涔涔地流出了汗，唇上一點血色也沒有了，閉着口，身體在顫抖。

海船決定改變向門司入港的道路向南駛去，內田便病倒在這艘中途改變方針的船上，一直到下午。

天仍是陰着，海上原已鬱悶不暢的空氣，越來越熱了，而且熱得有些窒息。內田在醫生注射強心針之後，昏厥的現象減退了，只有嚙語留在口邊，他不斷地說着些無頭無尾的話，中村因而非常地擔心於他的主人底生命。

「光榮……帝國……亞洲……帝國……征服世界……支那……俄羅斯……勳章……」

中村感到有些可怕，在病室中除了他和病人以外，誰也沒有，門關得很嚴，從敞開的窗子傳過來海水打擊船舷的聲音，吹進來的海風激盪着室內底空氣，因而顯得更熱，使得康健的人底心緒更繚亂。

突然，內田醒了過來，眼睛睜得異乎尋常的大，面孔塗了顏色般的紫紅，他從牀上跳了起來，眼睛直直地向前注視着，兩隻手掬成了十個鈎子，從口內順着

乾燥的唇上往下流着口水，嘴在歛動着。本人却立着不動。

中村原想着對於病人給予一種善意的幫助，但是一種莫可名狀的恐怖抓住了他，於沒有遲疑地，本能地開開了艙門，跳了出去。

醫生來了，而且帶了許多的人。內田沒有准許他們走近前來，他拿着一把椅子當作武器，喊着：

「你們現在不能輕視我，我已經回復了原職……停止，你們這些叛徒！看！皇軍底長官在命令你們，你們要再拿起武器來，你們要在我底命令下進攻支那和俄羅斯！我們的勝利在……」

他的身體被兩個碩壯的水手抱住了，他的口也被按捺住了，他只能透過那縛在口上的手帕發出嗚嗚的聲音。

半小時之後，他安睡了，他身上底繩帶也被解開了。

天暗了下去，天上的陰雲已經被留在後面了，一輪搖搖欲墜的太陽只有半個

頭露在西方的水平線上。

一抹微紅的落日底光輝平射進來，它透過了窗子，射到艙壁上，再更微弱地反射到地板上。

醫生叫中村在死亡檢察證上簽字作證。中村從檢察證上的一彈從右太陽穴射入，直貫腦髓，從左方腦骨穿出……」幾個字上，把視線移到臥在血泊中的內田底屍身上，不由自主地流出了眼淚，然後很迅速地在檢察證上簽了一個潦草的署名，就用手遮了臉，從病室裏穿過人羣跑了出來。船長也跟了出來，讓人們處理死屍以便水葬，他走近了中村底身邊。

此時一個水手跑來找船長，手裏拿着一封無線電報，電報上寫着：

「國內發生大叛亂，船隻暫勿進港……」

中村只看見了這兩句，船長已經走開了，他幾乎是跑步般地走開了。

中村感到了混亂，頭像突然漲大了，身體也似乎不屬於他了。腦子裏像泛濫

着洪水，耳邊也像有千百隻汽笛在鳴着，他像醉了般地移動着兩條軟腿，它們也無目的似地交替着在甲板上踏踐着。

一個什麼人捉着他的肩膀，扶住了他，免得他跌下去，然後幫助他走向航行醫生那裏去。

走到門檻那裏的時候，略微有些清醒了的中村，很困難地呼吸着，慢慢地揚起了他底頭，回轉來看着西方。此時，太陽已經落下去了，在西方的天空裏佈着一片血般紅的晚霞，海水也被映得一片紅色。

海船無目的地向前進着，晚霞把它染成了一艘被血濺滿了的紅船。

今天底太陽已經沉落了，它留下了滿天的紅色，這正是預告着明天將要是一個極明朗的日子。

一九三七·九·十二譯完

10/042765

中華民國捌拾捌年陸月拾柒日購

國家圖書館



001685303